



M4  
[246.5]  
427

沈心池著

長篇哀豔  
奇情小說  
花  
落  
花  
開

上海華英書局印行



3 2167 9709 6

長篇哀豔  
奇情小說  
落花開目次

I

第一章	孤兒寡婦	一
第二章	自力更生又一人	一九
第三章	第一次見面！第一次作風！	三七
第四章	書中故事眼前人	五五
第五章	天上雙星，人間七夕	七三
第六章	第二次的介紹人	九二
第七章	兩對夫妻的對比	一〇九
第八章	藝人末路說珍珠	一二七
第九章	花將落	一四五
第十章	花又開	一六六

# 花落花開

沈心池作

## 第一章 孤兒寡婦

某一年，離現在也已經有二十多年了，這個故事和「殘陽影裏」一樣，也是追敘到二十年前以前的事情，而且便是憑「殘陽影裏」這部書中，牽涉的展演下去，讀者是知道的，「殘陽影裏」中這一對男女主角，現在都已經有下落了，而且是急於要知道，有了下落以後的發展，但是現在這個故事，扯得太遠，且慢寫陸一鶴和芙蓉的事情，我們打另外一件事情說起。

讀者如果以欣賞戲劇的眼光來讀我的小說，那末這部小說，現在已經寫到第三幕了，幕啓，地點是常州，時序已經是初夏，且說在常州南門郊外有一個地方，這個地方，非常的僻靜，走出南城的城門，有一條石砌小街，這一條街，僅僅有這麼十來丈路，走到盡頭，就是一片葱綠的原野，這個時候，田裏的秧苗都已經插上了，一行一行，排列得齊齊整整，遠望過去，大地好像覆上一塊無窮盡的油綠毯子，鮮豔得連一個輕淡的足印都沒有；太陽是將近快要下山了，遠處新蟬的聲音，好像是剛登台，初次演戲的藝員，那條嗓子，顯得又是嫩，又是怕羞，近郊的城外，一切都比城裏安靜，這一條石砌小街上，七八家終年不變的鋪子，差不多都吃起夜飯來了，每在這個時候，近處一所國民學校裏散學的鐘聲，輕一下，重一下的，也響了起來。

這一所國民學校，開辦得不久，但是倒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走完這條街，那裏有一座小石橋，打小石橋旁邊的河灘上灣進去，有一個花圃子，這花圃子，也就是這國民學校的校址，說起這個學校，這裏姓龔的一位校長，着實費了不少的心血，他爲了辦教育，把自己錢都辦完了，所得的成績，僅僅辦成了這樣一個初小制的學校，附近人家的孩子們，也幸而有了一個學校，不致於荒廢學業，這花圃子，原是私人有的一塊小園地，龔校長把它租了下來，在花圃的中央，建造了三間瓦屋，慘淡經營的辦了三年，好容易從初小一辦到了初小四，學生從十幾個漸漸的增加到一百以外，龔校長是一個將近五十歲的人，依這個年齡說，他還算得不老，但是他辦學校的精神，任何人都及不到他的，除了這百餘的學生，僅僅雇用一個校工外，校長是他，教員也是他，他教育着全校百餘個學生，每個學生的品行和學問，他都分晰得非常清楚，他這樣認真的辦學，一個還不到五十歲的壯年人，頭髮和鬍鬚都花白了，看起來，他的年齡，至少再增加五年。

這一天，學校裏散學的鐘聲，照例像過去一樣，輕一下，重一下的，一下一下的響了起來，接着一羣的小學生，在那三間瓦屋裏，魚貫似的走了出來，他們穿過兩行分列着短短平平的冬青樹小徑，走出花圃的竹籬芭門，沿着那條河灘，一直走到小石橋，他們這個小小的隊伍，漸漸的亂，漸漸的散了，但是迴旋在空氣裏的鐘聲，還有點餘音嫋嫋，印在人們的耳朵裏，一個鐘頭以前，這裏是充滿着孩子們讀書的聲音，談笑的聲音，現在孩子們都走了，這三間瓦屋裏，顯得異乎尋常的陰冷和寂寞，窗子外面一行高大的梧桐樹，綠油油的桐葉，把整個屋子都遮住了，時間已經是將近傍晚，屋子裏的光線，顯得非常的暗淡，然而在

暗淡之中，頗有一點陰涼的感覺，除了這個感覺以外，還有一點讓人看了以後，最覺得舒服的，那就是屋子裏的清潔和整齊，在別處簡直是看不到的，這裏是三間平列着的屋子，外邊留出一條走廊，左邊和當中兩間，是初一初二及初三初四的複式教室，右面一間是龔校長辦公兼臥室，教室裏面排列着黑漆的課桌課椅，一行一行分列得非常整齊，當中壁上一塊烏油黑板，揩拭得像鏡子一樣，只覺得亮亮的，地是小方磚鋪成的，掃的那樣的乾淨，說一句過份的話，好像磚縫裏粘積着的灰塵，都被掃乾淨了，這一種成績，是學生們所做出來的，這些十歲左右的孩子們，能夠做到這個地步，那還不是龔校長二三年的心血所教養出來的，龔校長是永遠沒有休息的，他白天是教育着這些孩子們，晚上還要批改着孩子們的課卷，他的桌子上老是堆積着各科的練習本子，一批改過了，一批又來了，他是那麼的有耐性，對於這些孩子們，從來沒有厭倦過一次，他老是穿着那件愈洗愈淡的大藍布褂子，現在天氣雖然熱了，好像和批改卷子一樣的有耐性，還是穿上這樣一件厚布衣服，沒有絲毫的熱意，這個時候，孩子們都已經放學回去了，他穿着這件大布褂子，端坐在自己的書桌上，書桌旁邊是兩扇對開的窗子，窗子已經打開了，窗外是梧桐樹，那一種濃綠的影子，映在書桌上，書桌上擺着一本孩子的作文卷子，綠線小方格子裏，寫着端正的小楷，讓濃綠的桐葉影子，映着這一本綠線格子的作文課卷，襯托得有些詩情畫意，不但此，二面粉白的牆壁，當中安着一隻小床，小床上撐着一頂雪白的帳子，都被窗外的梧桐綠影，映了進來，淡淡的也染上了一層綠意，龔校長手裏拿着一枝硃紅筆，斜坐在書桌旁邊的一張環椅上，他的頭髮和鬍鬚都花白了，長長的臉，顯得很清瘦，在那深度的近視眼鏡裏，一對慈祥的眼睛，注視着

站在他旁邊一個五六歲的孩子，這孩子，剪着一個平齊短髮的頭，一張滾圓的蘋果臉，穿着一身很乾淨的藍夏布短衫褲，可是兩隻腳上，並不是穿着黑布的鞋子，却穿着一雙雪白布的白布鞋，從這一點看，他決不是一個幸福的孩子，他不是短了父親，便是少了母親，他骨澀着一對滾圓的眼珠子，那麼畏縮地，偷偷地瞧着龔校長長的臉，而龔校長呢，却在注視着他的兩隻手，他的兩隻手上，沾滿着污泥，原是垂直在兩個膝頭上，龔校長老是視着他的手，他非常不安的把兩隻手縮到背後去，龔校長搖了搖頭，轉過身去，把手裏的硃紅筆攔到書桌上放着的筆架上，於是又回過身子來，那麼慈祥地說道：

「張仰良；你知道一個好孩子，應該是怎樣的？」

這個叫張仰良的孩子，不覺就低下頭去，老是答不上這句話來，

「你說罷：」龔校長嚴肅的面孔，帶着一點淡淡的笑意，他的話又說得那樣的溫和；  
「我每天告訴你們的，你記得不記得？」

「記得！」

「你說罷！」

張仰良嚙嚙的說：「要誠實！」

龔校長點了點頭，笑道：「你不是不是一個誠實的孩子！一個誠實的孩子，是不是應該說謊的，今天在園地上丟泥塊，是誰做的？」

「是我！」張仰良半天方始說出這兩個字來，但是他縮在背後的兩隻泥手，還是那麼畏縮地不敢伸到面前來，

了。「那末你剛才爲什麼推諉到別人身上去？」龔校長問到這句話，仰良就低着頭不說話了。

屋子裏重又沉寂下來，窗子外面的梧桐樹上，斷續的蟬聲，又響了起來，龔校長眼睛對着鼻子，鼻子對着心，靜聽着蟬聲到耳朵邊，好久不說話，隔了半天，蟬聲拖着一個極長的尾音，從響亮而以至於消滅，屋子裏的沉寂和空虛，比剛才格外顯得厲害，龔校長輕輕地歎了口氣，在這樣一個時間裏，他的腦子裏，好像已經波動着無數的思潮，他不由的拉過仰良一隻手來，用另一隻手，撫摸着仰良的頭，那麼的慈祥 and 溫柔，用着一種哀憐的口吻，低聲的說道：

「好孩子！以後你不應該把自己的過處，推諉到別人的身上去，一個誠實的孩子，不應該這樣做！你比不得其他的孩子，你格外應該要學好，因爲你的爸爸已經去世了，你媽將來一切的希望，就是你這樣一個孩子，世界上的東西，沒有一樣頂可貴的，惟有人人的智識，那才是頂可貴的東西，你是一個聰敏的孩子，我不是每天和小朋友說，一個人除了頂可貴的智識以外，還有一件更可貴的東西，那就是操行和誠實；如果有了學問，沒有操行，那還不是一個完全的人，我現在跟你說這些話，你未必都能清楚，將來等你長大了，跑到社會上去做了幾年事，你方始知道龔老先生每一句話，都是教你們學好，一些兒都不會錯的，」龔校長每一個字說得這樣的清楚，說得這樣的有力，在仰良簡單的腦筋裏，果然都未能聆略龔校長這些話的意思，但是他大概能夠知道，龔校長這些話，大約都是好話，但是好在那裏，這就有點糊塗了，他骨溜着一對小眼珠子，只是在龔校長的臉上打轉，龔校長輕輕的搖撼着他的



胳膊，一面又扳開了他的手掌心，這小小的手掌心裏，全是粘滿着污泥，龔校長禁不住搖了幾下頭，一面撫摸着仰良的頭頂，那麼慈祥地接着笑道：

「你瞧罷！這樣的一隻手，決不是一個好孩子所有的，今天你回去！叫你媽去洗洗乾淨，從明天起，不准再有這樣的一隻髒手，也不准再說謊話，我自己的過處推諉到別人身上去……」

話說到這裏，窗子外邊的走廊裏，校工朱六和一個年輕的婦人在說着話，這個婦人，便是張仰良的娘，她是一個年輕的寡婦，穿着一件白底子印上藍色小圓點子的洋布短衫，腰裏繫着一條長長的黑布裙，裙子的邊緣上沿着白布的滾條，鞋子也是白的，白色的鞋頭上還釘着兩塊粗麻布，這個樣子，她的丈夫還死得不久，她是一個新寡的少婦，一種深刻的憂鬱感，緊鎖在她的眉心裏，這一張臉，要是有照片能夠對證的話，讀者是覺得非常熟悉的，這個婦人的出一場，你們就不由的會想起「殘陽影裏」的芙蓉，但是她不是芙蓉，天底下面貌長得想同的，也是常有的事情，不但她的面貌和芙蓉相像，她的裝束也和芙蓉相像；烏黑的頭髮，倒不曾爲了她心裏的痛苦，沒有心思去梳理，她的頭髮仍舊梳得很光滑，腦後挽着一個光溜溜的如意髻，上面也斜斜的插着一朵白絨花，她年輕得很，不過是二十開外的年紀罷，她現在的遭通，要是拿宿命論的觀念去斷定，那就沒有話說，如果說是人爲的不當，這裏龔校長當初的一片好心，卻鑄上了這樣一個大錯，然而龔校長又那裏料得到，他當初把兩根紅絲，結到一處的時候，絕對想不到，並沒有結得穿，七年以後，竟會斷了。

龔校長辦了二十多年的教育，他從私塾辦到現在這樣的新制學校，門牆桃李，不知有多

少，在這些學生之中，他認為更得意的一男一女，男的叫張又房，女的叫華如錦，這一對男女，也就是現在張仰良的父母，七年以前，龔校長辦了一件頂頂高興的事情，他以介紹人的資格，把這一對男女學生，結成了良緣佳偶，一個人的禍福，要是預先能夠知道的話，龔校長決不會這樣做的，他決不會這樣想，七年以後的初春，張又房得了一場傷寒症，竟是撒手長眠了，這一件事情，在龔校長的心裏，老是像犯了一件大罪似的，他總覺得，華如錦的一身，斷送在他的手裏，他在如錦的面前，老是懺悔他過去的錯誤，如錦是一個好女人，他隱忍着心裏的痛苦，每次拿「宿命論」的口氣去回答龔校長，這一件事情，龔校長簡直沒法子去彌補，唯一彌補的辦法，只有盡心竭力的去教育他們的第二代，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張仰良，張仰良的聰敏，是龔校長常常所贊許的，但是他的玩皮，也是龔校長常常擔心的一件事情，今天這個骨溜着一對小眼珠子，生着一張像爛熟了蘋果臉的玩皮孩子，大約又闖下了什麼小禍，被這位太老師嚴嚴的責訓起來，他的母親華如錦在家裏等久了，老等不見他心愛唯一的孩子回到家裏，總覺得有點放心不下，於是丟着手裏的針線，就悄悄的走到學校裏來，他走到學校，第一就碰到那個胖校工朱六，朱六的父親是在這條小街上，那家永和肉店裏幹殺豬的，他們的住家，正和華如錦是貼鄰，大家也常常來往，朱六能夠到這國民學校裏幹份校工的差使，也是由華如錦的引荐而成功的，朱六一個將近二十歲胖胖的大孩子，孩子們都叫他六叔，連帶華如錦也趕着孩子們嘴裏的稱呼；稱他一聲六叔，這位六叔是家傳的酒種，他的祖爺喝酒，他的老子也喝酒，輪到他，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少年人，一天總也要喝上半斤八兩，國民學校裏一個月也有兩塊錢的工資，這兩塊錢拿到六叔的手

裏，不添個鞋頭脚面，一古腦兒就喝酒喝光了，龔校長是個教育家，他老是鼓勵人家的孩子讀書識字，朱六進國民學校的那一年，是前年的事情，他祇有十五歲，龔校長在他工作完畢後的晚上，也教過他念書識字，無奈這位六叔的料子，簡直夠不到讀書的資格，憑你怎樣的教他，他什麼都不懂，龔校長恨透了，罵他是其笨如豬，他回答龔校長，卻叫人笑也不是，惱也不是，他說：「豬在他爸爸的肉店裏！」龔校長從此不教他讀書了，朱六也樂得清淨，打過了散學的鐘，悄悄的溜了出去，倚着酒舖子裏的大酒缸，喝上幾大碗的白干，回到校裏，龔校長家裏的夜飯已經送到，等老先生吃畢飯，這又是他的事，真所謂是酒酣飯飽，一場大睡，在朱六腦子裏的人生觀，不過是如此如此，所以他冷天雖然穿一件破棉襖，熱天穿一件破汗衫，但是他一個身體，卻愈吃愈胖，胖到一顆滾圓雪白的腦袋，簡直讓人家擔心它快要從頸子上滾了下來，今天華如錦走到校裏，朱六一場酒剛吃過回來，他老是穿着那件牛油滿處的汗馬甲，露着兩條紫醬色肥胖的胳膊，見了華如錦，兩隻眼睛，眼眯成一條縫，一開口就是一股子的酒氣沖人，張奶奶張伯母的趕着亂叫，如錦抽下脅下一條白蘇紗手帕，掩着鼻子笑道：

「六叔！誰跟你鬧這個皮勁，別裝酒瘋！我問你，仰良在不在校裏，天快要黑了！到這個時候還不回來！」

朱六道：「你放心罷！東西就是這麼一條街，他跑得了嗎？我告訴你，今天他闖了一場禍，拿泥塊子把玻璃窗擊碎了，現在在老先生的屋子裏，正在問他的話呢！」

他們在外邊談着話，屋子裏仰良的小耳朵，特別的靈敏，他早已聽見娘的聲音，正在和

六叔談着話，要不是龔校長沈着臉色，他早已飛也似的跑了出去，一頭撲到娘的懷裏，他偷偷的看着龔老校長的臉色，這位老先生的臉色，簡直像鉛塊一樣，連剛才一點淡淡的笑意，都沒有了，仰良一顆心飛在娘的身邊，但是兩隻腳始終不敢移動一步，挺直着身子站在龔校長的身邊，顯得那樣非常聽話的一個好孩子龔校長一手摸着花白的鬚鬚，仰着臉，他似乎想起了某一件事，竟想出了神，他想了半天，方始把眼睛又注視到站在旁邊的仰良，一隻手不覺又撫摸仰良的的頭頂，深度近視眼睛裏的眼睛，好像有一點潮潤的樣子，他似乎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將要在眼睛上表現出來，但是又竭力隱忍着，把將要掛下來的淚水，用一種苦笑來掩飾過去，他的聲音顯得更溫和；

「好孩子！你的聰敏像你的爸爸！但是你的誠實和操行，也要像你的爸爸！這樣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好孩子！」龔校長說着這話，禁不住掉下眼淚來了，他伸手到衣袋裏去，摸出了手帕子，然後把眼鏡往上一推，揩乾了眼睛上的淚，這個時候，正是華如錦悄悄的走到屋子裏來，他看見自己的孩子背向着外，挺直的站在龔老師的旁邊，而龔老師正在拿着手帕子揩他自己的眼睛，這個樣子，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又鬧了些什麼事情，讓龔老師傷心了，她走到門口，不覺就是一呆，一手扶着門框子，且不招呼這位龔校長，輕輕的叫了一聲仰良，仰良聽見了母親的呼聲，回過頭去，像小鳥一樣的撲到如錦的懷裏去，如錦禁不住痛苦地閉起眼睛來，撫摸着他新剪平齊的頭，也是一樣溫柔的聲音，輕輕的說道：

「仰良！你不聽太老師的話，又引得太老師傷心了！」

「沒有！沒有！」龔校長忙抱手帕子塞到衣袋裏去，連搖幾下手，「仰良是一個好孩

子！他的玩皮正是他的聰敏！如錦！你好久不上我這兒來了！這一陣子，你想開了沒有？你的年紀太輕了！我總覺得好像做了一件錯事，非常對不住你！」

華如錦每次和龔校長見面，這位老先生老是表示着他當初無意的一個錯誤，向如錦深深的懺悔，如錦是決不會遷怪她老師的，過去她所受的教育，絕對沒有迷信思想，但是她現在受到人生最不幸的一個打擊，一個人在最痛苦的時候，想去想回來，不覺就滲雜一些迷信的觀念，她一切都諉之於命，她回答自己的老師，也老是拿「命運」二個字來解釋她不幸的遭遇，她拉着仰良的手，坐到靠壁一把藤椅裏，面對着龔校長，竭力隱忍着自己心裏的痛苦，臉上露着一絲淡淡的笑容。

「我都想開了！老師！一個人從下地到死，天公早已安排好一生的命運，又房大約祇有二十六歲的壽限，沒有法子挽回的，我都想開了！我決沒有一點意思遷怪到老師的身上，我們的婚姻，當初老師是一片好意，誰也料不到又房會早死，一個人的禍福，誰又料得到呢？我不怨人，我怨自己的命苦！」

如錦這些話，龔校長也已經聽過好幾遍了，她每一次說，龔校長總是默然，他心裏又那樣想，他辦了二十多年的教育，一直站在教育的最前哨，那怕是時代倒流二十年，他從沒有對孩子們說過一句因果迷信的話，現在如錦每一次和他說的，完全和她過去所受的教育背道而馳，她的話是那麼相信她的命運，龔校長的教育理論，決不是像如錦嘴裏所說的話，但是，一個人的心理，有時候，簡直矛盾得連自己都不相信，龔校長現在希望如錦相信她自己的命運——她自己對於命運的論斷，是天公早已安排好了的——這樣：一個遭受到人生最不幸打

擊的年輕婦人，有了個「宿命論」的觀念，至少能夠減少她精神上一點痛苦，龔校長現在決不會扳駁如錦的理論，但是如錦這些話，何嘗是從心裏出來的，她覺得她丈夫致死的原因，總是譴責自己的疏忽和誤投藥石，她現在的遠心之論，是騙她的老師，是騙她自己，話是這樣說，然而她心裏的痛苦，祇有在孤衾深宵，那種淒涼滋味，壓制的忍受下去。

龔校長搖了幾下頭，他沒有話說，他一對深度的近視眼，在那厚厚的鏡片子裏，睜得滾圓，老是注視着斜倚在如錦懷裏的仰良、仰良一張蘋果臉兒，貼在他母親的懷裏，一對滾圓的小眼珠子，骨溜溜的瞧着他母親的臉，這個樣子，龔校長就會想起他的父親張又房，二十年前，張又房也跟他一樣的長短，在一間窗明几淨的屋子裏，有這麼一對相仿年齡的男女孩子，念着紅紙的方字塊子，二十年以後，誰料得到一個會早夭，一個會守寡，這些事情，都在龔校長的眼前，真像是昨天的事一樣，現在仰良也有這麼高了，跟他父母念方字塊子一樣的情景，又房要是不死，那是多麼的好，他們的家庭是簡單和美滿，又房是一個肯吃苦肯作事的少年人。

「命運！」龔校長禁不住也說出這兩個字來；「讓我們相信命運罷！」如錦是深知道這位老師脾氣的，他愛又房，連帶也愛仰良，他在七年以前自認是做錯一件事。——但是這件錯事，決不會有人推諉到他的身上去——他心裏的痛苦，簡直不輸於如錦，他沒法子用言語去安慰如錦，惟有在他們的孩子身上，盡心出力的去教育他們的第二代，如錦怔怔的看着這位鬢髮如絲的老教育家，一個以教育為終身事業古道熱腸的好人，他家裏的錢，都灌溉在成千的孩子身上，這些孩子們，有的是做了社會的中堅，有的是做了國

家的中堅，一代一代，在他手底下薰陶出來的，最不幸的一個是張又房，張又房——是龔校長一手灌溉出來一朵美麗的鮮花，但是這一朵花，正在含苞待放的時候，一場風雪，竟會凋謝了，現在的張仰良，正像是萎謝花朵旁邊長出來的一枝嫩芽，這一枝嫩芽，又需要龔校長的心血，把他灌溉成一朵肥壯的鮮花，教育一個孩子，是那麼的不容易，尤其教育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更不容易，全校百來個學生，張仰良是一個可憐的孩子，他的可憐，這位老校長常常引爲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他看着仰良，然後再看如錦。——一個二十五歲年輕的寡婦——他搖了搖頭，禁不住歎了口氣，如錦是深知道老師的痛苦，也就是自己的痛苦，他低着頭，一手撫摸着仰良平齊的頭頂，那麼哀憐的問道：

「仰良！你告訴媽罷！你做錯了什麼事情，讓太老師又傷心了！」

仰良見了娘，比見了龔校長要活潑得多，他鼓着小嘴兒說：

「我丟了泥塊！」

「六叔不是說你擊碎了玻璃窗子嗎？」

仰良搖着頭道：「沒有！」

仰良說這話，朱六在窗子外面接着笑道：「張奶奶！我原是騙你的，你別聽我的話罷！」他說着話，一路從走廊裏走到屋子裏來，當他看見龔校長，方知道自己是喝了酒，遠遠站在門口旁邊，不敢走向前去，但是他手裏有一樣東西，打算要送給龔校長的，他識字讀書儘管怎樣的笨，取巧兒卻特別的聰敏，他知道走到龔校長的面前，嘴裏這股子酒味，難免要讓他聞到，少不得又是一頓臭罵，心裏一急，也會生出一個巧主意來，他把手裏的東西，

往仰良的手裏一塞，又向仰良指了指龔校長，叫他送過去，自己微微一笑，一轉身就溜跑了，仰良手裏拿的東西，是一封信，這封信，大約是剛從郵局裏送來的，他是個聰敏的孩子，什麼話都不問，悄悄的走到龔校長的面前，把這封信送到龔校長的手裏，龔校長先不置信，一手又拉住了仰良的小手，一面撫摸他的頭頂，笑道：

「好孩子！你的聰敏像你的父親，但是你的誠實也要像你父親，剛才我親眼看見你去的泥塊，怎麼推諉到別人的身上去，太老師頂不喜歡一個不誠實的孩子！一個不誠實的孩子，到處要被人家輕視的，你懂嗎？」

「懂！」仰良非常清楚的說出這個字來，他看了看龔校長的臉，然後又轉過臉去，看了看他母親的臉，龔校長禁不住那麼愉快地一笑，臉上的縐紋，被這一點輕鬆的笑意，格外刻劃得深刻。

「如錦！」龔校長一抬臉，叫了一聲，接着笑道：「仰良是一個好孩子！你瞧着這個孩子，應該忘記過去的痛苦，這孩子！活像他的父親，是塊好料子，將來是有希望的，我教育你們一代，現在我再教育你們的第二代，要是我們能夠還有十年二十年的壽命，我好好的把他教育起來，我看你們長大，看他成人，看他做一番大事業，如錦，我們現在煞這一點苦罷！將來——將來——是有個苦盡甘來的日子——」

老校長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刺到如錦的心坎裏，如錦好像回復到她的童年時代，她好像坐在矮矮的小竹椅上，聽着老師的訓話，那個時候，老師還是現在的老師，但是時代已經差不多向前走了二十年，龔校長烏黑的頭髮，現在已經花白，一副近視眼鏡的深度，也是一年



增加着一年，自己呢！從孩子成爲少女，從少女又成爲少婦，這一條平坦大路，走得那樣的幸福和平穩，但是太短了！她從十八歲到現在二十五歲，這一段短短的人生路程，接一連二的不幸遭遇，她都經過了，這短短的七年，她意料不到的，死了父母，死了公婆，現在又死了丈夫，一個人的思想縱然是新到頂點，在一個短短的時期內，受到這許多的刺激，永遠是想不通，想不通了，一切都諉之於命罷！像如錦這樣的年齡，照說，她是多麼的有朝氣，但是她有時候排不開心裏的痛苦，點上了一柱青香，翻開了她一生從來沒有翻開過的佛經，喃喃的唸了起來，她好久沒有聽見她老師這一種鼓勵的話，雖然龔校長的話，並不是鼓勵她，是鼓勵她的孩子，但是在她聽起來，好像是二十年以前，鼓勵她自己一樣，仰良是那麼天真的，他掙脫了龔校長握着的手，重又撲到他娘的懷裏來，如錦閉着眼睛，一手撫摸着仰良的頭頂，有一種希望——是一個苦盡甘來的日子，——她禁不住在這個極痛苦的環境裏，裝出極高興的樣子，笑着和仰良道：

「你聽！太老師這麼樣的獎你！你應該要學好！」

「媽！你怎麼哭起來了！」仰良高舉一隻小手，指指點點的指着他母親眼睛裏掛下來的兩行清淚，如錦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會掉淚的，她拿手帕子揩了揩眼睛，對面坐着的龔校長，也在一隻手抬起了眼鏡架，一手拿着帕子，揩着他眼睛裏掛下來的眼淚。

「仰良！你聽話嗎？」

「我聽話！我聽太老師的話！聽媽的話！以後不再去泥塊！」

如錦和龔校長聽了，禁不住都笑了起來，龔校長一面笑着，一面拆開了手裏的信封，抽

出了信紙，在那陰綠的光線裏，把一封從頭至尾的看了起來，當他看信的時候，如錦和仰良靜靜的坐在一邊，如錦看龔校長看信的臉色，比剛才格外的陰沉，而且是愈看愈像生氣的樣子，他看畢這封信，緊緊的鎖着眉頭，把信紙依舊送到信封裏，丟到桌子上，歎了口氣：

「這孩子——」他說到這三個字，只管搖起頭來，以下簡直是沒法子把這句話連續下去。

如錦道：「是誰寫來的？」

龔校長搖了搖頭，「別提罷！這孩子真太不成話，我左右總弄不好他！」

龔校長低着頭，沉吟了好半天，然後又慢慢的抬起臉來，他陰沉的臉色，淡淡的浮着一層苦笑：

「姜——二十年前！一個頂頂頑皮的孩子！如錦！你記得不記得，你們一塊兒跟我念書的那個拖鼻涕的學生姜彩霞！」

「姜彩霞？」一個極熟的名字在如錦的腦子裏立刻就記憶起來，隨即有一個頑皮孩子的影子，也就印到她的腦子裏來，如錦禁不住微笑着點了點頭，「記得！可不是一個頂可憐的孩子，他的父親和母親早就去世了！家境也不大好！他大約現在也已經二十開外的人罷！聽說老師幫過他很多的忙呢！又房在世的時候，偶而也提起他，說他是一個極聰敏的人，但是聽敏過份，也不是好事，常常要鬧些亂子，現在他怎麼樣了，寫信來說些什麼話呢？」

龔校長搖着頭道：「有什麼話呢？他少不了找人幫忙，一輩子就是要找人幫忙，前幾年我介紹他到遠處縣城的縣衙門裏當一份差使，我巴望他賺錢以外，就少鬧些亂子，瞧他今天

這封信，大約又闖下什麼禍了！」龔校長說到這裏，歎了口氣，接着又道：「教育一個孩子是怎麼的難，像又房這樣，我一直自誇是孔老夫子門下的顏淵，可是姜彩霞這個人，孔老夫子門人三千，簡直找不出這樣一個沒出息的弟子來！」

如錦聽龔校長把他自己比擬爲孔老夫子，不禁笑了笑，她一面又輕輕的撫摸着仰良的頭頂，笑道：

「你別生氣罷！一百個孩子！就有一百個等級！姓姜的，他在幼年時代，何嘗不是一個聰敏的孩子！他並不是開蒙的教育受得不好，實在是他以後的朋友交得不好！我真有點擔心，我們的仰良，可不是也是一個聰敏的孩子！他將來不知道走的是正路？還是斜路？」

「你放心罷！仰良是決不會的！我總覺得一個孩子，幼年的教育，可以影響到他的一生，我絕對不相信，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孩子！他會走到斜路上去，姜彩霞也是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成就簡直就是他的失敗，他還年輕，如果經過一番再教育的話，我就不相信也永遠不會好！」龔校長說起話來，老是帶一個教育的理論，這些理論，在如錦的耳裏，早已聽個滾瓜爛熟，現在他又提上了！在如錦的眼睛裏，好像看見仰良從桌子那麼高，一忽兒就長到像龔校長一樣的高，龔校長肯定的說，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孩子，將來是有希望的，煞着這一點苦罷！等着仰良長大了！有這麼一個苦盡甘來的日子，如錦一切的痛苦，祇有這一點唯一的安慰，這一點安慰，使她能夠痛苦地活下去，半年來，她這張難得有笑容的臉，現在瞧着龔校長，不覺就淡淡的笑起來了！屋子裏陰綠的光線，愈暗愈帶着一點綠意，這一點綠意，也快要漸漸的消失，如果再不掌燈的話，人和人的臉，也就模糊得看不清楚，這個時

候，如錦攜着仰良的手，站在龔校長的面前，仰良彎着身子，向龔校長一鞠躬，  
「太老師！明兒見！」

他們從學校裏走出來，母子依依地，在那模糊的暮色中，從河灘走到小石橋；然後灣到石砌的小街上，這裏是一個近郊的小市集，幾家店舖子，老早的就打烊，石砌街道在那蒼茫的暮色裏，顯得格外的不平，走過一小段路，有一家屋簷下吊着一盞油紙蛋殼燈籠，燈籠裏拴着一枝小紅蠟燭，倒是點上了火，燈籠上貼着兩個紅紙剪成的扁字，是「永和」，這是一家肉舖子，走過這家舖子，沒有多少路，就是如錦的家了。

這是一幅多麼動人的圖畫，天是將近黑了，月亮圓圓的，帶着一點微黃的顏色，貼在遠處的天邊，又像是掛在柳條子上面，石砌小街在這個時候，差不多完全黑了！月亮沒有昇起來，還隱藏在遠處的柳條子裏，這裏全憑着永和肉舖子屋簷下掛着的一盞油紙燈籠，這一點微弱的亮光，在街中央畫了一個淡黃的圈子，在這個圈子裏，有一長一短的黑影，相偎得那麼緊，晚風從遠處吹來，涼颼颼的，吹動着如錦的裙角，如錦感覺到有點涼意，俯下身去問：

「你冷嗎？」

她問這句話，他們已經到家了！她推開了矮矮屋簷下的一扇黑漆板門，打一條烏黑的巷子裏走進去，前面二進，都已租給了人家，他們母子是住在第三進新造的三間平屋裏，這三間平屋子，廣漆柱子粉白的牆，建造得還不久，過去，如錦的公婆健在，丈夫健在，在那三間充滿着油漆和泥土氣味的屋子裏，也充滿和洽溫暖的空氣，這短短的七年，說一句迷信的

話，真像是如錦所帶來的一種頂壞的命運，二年以後，她的公公死，四年以後，她的婆婆死，七年以後，她的丈夫又死了，好比一座屋子，大樑倒了！二樑倒了！三樑不能倒，但是三樑也倒了！當中一間堂屋，七年之中，少不了這一隻白幔白桌披的靈台，白幔裏的照片，輪流的在變換着，從白鬚的公公，換到白髮的婆婆，現在換到一張非常英俊的少年人，照例，在那黃昏薄暮的時候，如錦捧着一隻黑漆的小圓盤子，這盤子裏裝着兩碟子的菜，一盞子的飯，一手托着盤子，一手攜着仰良的手，打開了堂屋裏的長窗子，影綽綽的走了進去，把飯菜供到靈台上，點上了靈台上拴在白銅蠟台上的一對白蠟燭，這是她每夜必做的夜課，今天遲一點，當地在後面灶屋裏煮好了飯菜，天已經黑了，今夜，仰良的小手裏，提着一盞玻璃小風燈，矮矮的走在前面，如錦捧着小盤子，慢慢的走在後面，走到堂屋裏，照例把飯菜供到靈台上去，然後點上了一對白蠟燭，燭光閃閃的，照到白幔子裏面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活像是現在的仰良，胖胖和圓圓的臉蛋，鼻子上架着一幅白金邊的眼鏡，如錦呆呆的瞧着他，他好像也呆呆的瞧着如錦，他們似乎相處得那麼近，但是他們相離得太遠了，如錦眼睛裏的淚水，止不住的掉了下來！

「又房！」她哽咽着聲音，輕輕地叫了一聲，

仰良伏在靈台前後的蒲團上，叩了三個頭，爬了起來，佝倚在他娘的身邊，一對小眼珠子，也骨溜溜的釘着那白幔子裏的照片看，看了半天，禁不住也叫了一聲：「爸爸！」

如錦把一塊白蔴紗手帕，揩了個濕透，她痛心得再也站不住了，攜着仰良的手，從堂屋裏走到右面的廂房裏來，這廂房也是她的臥房，房裏沒有點上燈，窗子外面的月亮，在那高

高的梅花牆洞裏照進來，好像是篩散的銀塊子，一塊一塊的貼在素白的帳門上。

過去——這裏是三代同堂，現在所剩的，一個是寡婦，一個是孤兒。

## 第二章 自力更生又一人

國民學校裏已經放暑假了！龔校長一年忙到頭，夏冬兩季，至少還有這麼十天半月讓他老人家好好的休息一下子，他雖然有一個家，但是他等於沒有家一樣，這並不是他的家連生活都維持不過去，他家裏的情形，就說是他把一切的積蓄，辦學校都辦完了，但是他有一個很好的兒子，一個很好的兒媳，最難得的，還有一個很好的老妻，他們把這個家，持得井井有條，不需要龔校長在辦學的精刀以外，再分出一些剩餘的力量去照顧他自己的家，因此，龔校長全副的精力，完全放在他自己一手創辦成功的國民學校裏，雖然是暑假了，他沒有回去，他終身的住址，好像就是這花園子改造的國民學校，他終身的職業，好像就是教育着這一代一代的孩子們，夏天，是學校裏最長的一個假期，但是龔校長還是那麼的忙碌，他改不完一批一批孩子們課外的作業，計劃着下學期教育大綱，而且每天還要抽出一個時間，這是彌補他良心的譴責，每天必須要到如錦家去，和仰良溫習一下功課。龔校長真太好了！他是從清晨一直到深夜，永遠沒有休息的忙碌着，這一夜，大約已經是九點過後了！我們的六叔，酒酣飯飽之餘，睡在教室裏課桌拼成的板床上，打雷似的鼾聲，和成羣蚊蟲的嗡嗡聲，好像是湊成了一隊軍號軍鼓，然而龔校長的屋子裏，還是一燈如豆，他端端正正的坐在窗前的書桌旁邊，一手拿着硃紅筆，一手拿着蒲扇，批改着孩子們的課卷，蚊蟲在黑暗的地

方向亮處飛來，圍襲在龔校長的身邊，龔校長用硃紅筆在課卷上批改了幾個字，一面又用蒲扇在大腿上壁壁拍拍的打了起來，因此他工作的進展，比白天要遲緩得多，一忽兒將近要十點鐘，他正打算捲卷就寢的時候，好像聽見外邊竹籬芭門上罩着半截的么門，有人在咚咚的敲着，他側耳靜聽了半天，一點也不錯，有人在外邊打門，心裏不免狐疑着，這樣的深夜，誰有什麼急事，找到這裏來呢，他先不應打門的人，一手抬着一盞火油燈，一路走了出去，一路叫着朱六，朱六睡在教室裏的課桌上，睡得又香又甜，他正在夢見有人送來了一大鬘子的好白干，龔校長在外邊喊着，他在裏邊答應，他說：

「老先生！你瞧罷！這一鬘子的白干，總有個五十來斤的重量，味是那樣的濃，那麼的香，我六叔怎麼有怎樣的好口福，不知道是誰送給我的，倒可以喝上個十天半月呢？」

龔校長一聽，這是什麼話，這不是夢話嗎？禁不住搖了搖頭，真想要笑了出來，他抬着火油燈，一路走到教室裏去，只見朱六雪白的一身肥肉，只穿着一條條子洋紗的短褲，仰面朝天的睡在四隻課桌拚成的板床上，他睡得香，夢也作得甜，一張嘴只管牽動着，牽了半天連說「好白干！好白干！」

「朱六！朱六！」龔校長禁不住笑着叫道：「你別作你的白干夢！有人在外邊叫門。快起來開門罷！」

他一面說，一面推着朱六肥胖的身子，朱六簡直像一頭豬，推了半天，他嘴裏還是「好白干！」龔校長恨透了！在他的大腿上擰了一把，朱六覺得比蚊子咬還痛上幾倍，這才驚醒了，他一骨碌從四隻課桌拚成的板床上跳了起下來，伸着一個食指亂揉着眼睛，好容易他揉

了，方始知道是做了一場夢，那裏有人送他的白干呢，清清楚楚的，龔校長一手抬着火油燈，站在他的旁邊，他非常不好意思的從課桌上跨下地來，剛才在大酒缸裏喝的酒，至少也醒了，但是一股子的酒味，從他的嘴裏還辣辣地鑽到龔校長的鼻子裏

「老先生！」他那麼不好意思的說，

龔校長沒有一點責備的意思，溫和的笑道：

你瞧瞧去罷！外邊好像有誰在打門呢？」

「是！」朱六非常恭正的應着，他說畢這個字，接過了龔校長手裏的火油燈，轉身就要往外邊走，

「你慢走！」龔校長又把他叫住了：「你先得要問問清楚，是生人，還是熟人？」

朱六偏着胖腦袋問道：「要是生人怎麼樣呢？」

「你不用開門，先得問清楚找到這兒來有什麼事，然後再來告訴我！」

朱六抬着火油燈走了，龔校長背着兩隻手，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裏，他看着朱六手裏的燈火，隱沒在兩行冬青樹的小徑裏，心裏愈是狐疑着，這個時候，誰到這兒來打門呢？自己一生事業，惟有教育，教育以外的事情，什麼都不顧問，這樣的深夜，總不致於有人爲了學校的事情，跑到這兒來呢，而且自己辦這個學校，經辦得一無瓜葛，似乎也不致於有人找上門來，這樣想着，不覺由狐疑而漸漸的感到害怕，但是朱六一去，好久就沒有回來，龔校長站在那月影和花影婆婆的走廊裏，只是乾着急，隔了大半天子，朱六回來了，他並沒有帶進什麼人來，氣急喘喘的說：



「外邊有是有個人，我問不清是誰，所以不敢開門！」

龔校長繙着眉頭道：「你問過他姓什麼？找我有什麼事呢？」

「問過得！他說姓張！他說有點兒事找這兒的老先生，我問他什麼事，他又不肯說！」

「你問過他名字沒有？」

「沒有？」

龔校長又繙着眉頭道：「你怎麼不問人家的名字呢？」

朱六紅着臉一笑，拿着火油燈轉身又向外邊走，去了半天！仍舊一個人回來了，笑道：

「我剛才聽錯了！他不是姓張；是姓生薑的薑！他叫……」說到這裏伸着一隻手，亂搔着頭皮，想來想去，想不出剛才那個人告訴他的名字；不覺訕訕地，搔了一陣子的頭皮，接着笑道：「我忘了！」

龔校長聽朱六說出一個生薑的薑字來，已經明白了！這個人不是別人，一定是他生平認為最沒出息的弟子姜彩霞，他禁不住歎了口氣，這孩子一次又一次的已經找上他好幾次，龔校長也一次一次的提攜過好幾次，但是左右總弄不好，他現在又來了！龔校長抬頭望着天上的月亮，躊躇了大半天，然後向朱六道：

「你接他進來罷！」

朱六覺得是出于意外的，龔校長剛才那樣的鄭重其事，非要問清名姓不可，現在還沒有辦清這個人的來歷，卻又顯得這樣的隨便，一句話，就是接他進來，朱六偏着腦袋，反而倒猶豫起來了，

「成嗎？」他囁囁地說：「是生人呢？」

「你不用管！把他接進來就是。」龔校長說畢這話，背着兩隻手在那淡淡的月光裏，從走廊裏慢慢的踱到他自己的屋子裏去，朱六抬着火油燈，這是第三次走了出去，這一次，他是打算把這扇竹籬芭門開了出來，放進一個人，這個胖子，有時候也會這樣的細心，他小心地打冬青樹小徑走到竹籬芭門口，先把手裏的火油燈送到旁邊的青石板上，一手將要推開竹籬芭上的門門，忽然一猶豫，問了一句：

「你是找這兒，不走錯路嗎？」

外邊那人笑道：「我怎麼會走錯呢？這不是國民學校嗎？」

朱六一聽，話沒有錯！一手推開了門門，開了第一層的竹籬門，外邊還有矮矮的半截木柵么門，這扇門一打開，外邊的人才能進來，但是朱六粗起來，什麼都粗，細起來，什麼都細，他先不打開么門，要緊去移那青石板上的火油燈，打算把這個人的面貌照一照，但是剛把燈油燈拿到手裏，一陣涼風，就把燈火吹熄了，朱六吓了一聲，一手拿着熄了的油燈，一手就去拔開了么門上的鐵鎖，外邊的人輕輕的把么門一推，門就推了開來，人也走了進來，

「你怕什麼呢！我不是強盜賊爺！我是這兒龔老先生的學生子，叫姜彩霞！」

朱六笑道：「對啦！你叫姜彩霞！我一下子把你的名字又忘了！」

姜彩霞——讀者是那麽熟悉的，他在「殘陽影裏」這部書中，闖下了一場大禍，還沒有下文呢，料不到他在這兒又出場了，朱六手裏的油燈已經吹熄了：我們看不到七爺現任究竟

弄成了怎樣一個光景，他的聲音還是過去那個聲音，顯得非常輕浮，在那淡淡的月光裏，依稀可以辨得出，他穿的是一件雪白的紡綢長衫，涼風一陣陣的吹過來，他的綢衫也輕飄飄的吹了起來，朱六轉過身去，把么門和竹籬門都關上了！憑着這一點月色，他在前面引着姜彩霞在那兩行的冬青小徑裏，一路走了進去，走到屋子外面的走廊，朱六就叫他在廊子上等一等，他把手裏的火油燈點上了，送到龔校長的屋子裏去，龔校長坐在他書桌旁邊的環椅裏，陰沉的臉色，像鉛塊一樣，朱六睜着他這副尊嚴的樣子，心裏一跳，連話都說不上來了！還是龔校長先問他：

「人來了沒有？」

「來了！」朱六垂着手回答：「他等在外邊呢！」

「請他進來罷！」

龔校長說這句話，站在廊子裏的姜彩霞，他早已聽見了！所以不等朱六出來招呼，他就輕輕的走了進去，屋子裏的燈光亮亮的，姜彩霞清清楚楚的站在龔老校長的面前，他和過去並沒有什麼大改變，似乎是清瘦一點，一件白紡綢長衫，罩在他的身上，寬大得很，顯得有點瘦骨支離的樣子，他的臉色也不大好看，似乎經過了好幾夜的失眠，眼睛皮子往下垂着，顯得非常的疲倦，讀者要是細心的察着他的舉動，覺得他和過去的不同點，他已經從暴躁和浮滑的脾氣改變到拘謹和恭正，他站在龔校長的面前，直垂着兩條手，顯得那麼地可憐，決不像是「殘陽影裏」的姜七爺，卻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君子人，一個表裏的改變，好像是戲台上演戲扮的角色，一會兒搽着一臉子的白粉可以扮個曹操，一會兒塗了一面孔的紅油，立刻

就可以扮個關公了！姜彩霞這種改變，也像是戲台上演戲扮的角色，他的戲演到那裏，他的角色也扮到那裏，如今他扮上了這麼一個拘謹善良的人，然而不是瞞不過這位老教育家龔校長的眼睛，他一手教育出來這個善變的孩子，他知道左右總是弄不好！

「老師！」姜彩霞恭敬地叫了一聲。

龔老校長鉛塊一樣的臉色，淡淡的浮上了一層笑意，他微微的點了一下頭，斜過眼睛去看朱六。

「朱六！你去睡罷！」

朱六站在旁邊看呆了，被龔校長一提醒，他才回到教室裏去睡他的覺，龔校長把朱六打發開，從環椅上站了起來，走過去把房門輕輕的虛掩着，於是重又回來，坐到環椅裏去，伸着一個食指，指了指他對面放着的方橙子：

「彩霞！你坐罷！」他說話的時候，眼睛注視着姜彩霞，他看着姜彩霞非常拘謹地坐了下去，然後又淡淡地一笑，接着道：「你的信我已經收到了。你信裏的話，我也都明白了——」

「我——我——非常對不住老師！」姜彩霞慘白的臉色，正映在從玻璃窗子裏射進來的月色中，書桌上放着的煤油燈，和月色一打比，燈光顯得紅紅的，龔校長一張充滿着血氣的臉，映在紅紅的燈光裏，格外的紅，姜彩霞一張慘白的臉，映在月色裏，格外覺得慘白，他說這句話，聲音有點抖顫，眼皮子老是抬不起來，龔校長不禁又淡淡的來一笑：

「你太對不住你自己！」這句話說得非常的沉着，姜彩霞禁不住抬起臉，來看了一眼老

校長，但是老校長閃閃的眼光，像探海燈似的，照射着姜彩霞的臉，彩霞不覺又低下頭去，他是那麼的可憐，聲音像四周蚊蟲一樣的叫聲：

「我願意受老師的責罰！」

「彩霞？」龔校長輕輕地叫了一聲，他的臉色嚴肅中浮着一層淡笑，他的口氣，嚴厲中也帶着一絲溫暖，他緩緩的搖了幾下扇子，一個字，一個字，顯得那麼有力，那麼的沉着：「彩霞；這是我第幾次責罰你了；你一次又一次受到父母的責罰，老師的責罰，甚至於是社會上千萬人的責罰，你清醒的日子好像是一個頑劣的孩子，受到父母責打的一刹那，才明白自己是做了一件錯事，你糊塗的日子，又像是一匹沒人管束的野馬，脫了韁鞍無天無地的趕開去，永遠不想回頭！彩霞！你是二十三歲的人了！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社會正需要你們去幹一點事業，幹一點為大眾謀福利的事業，我問你！你從十八歲踏出了學校的門，到社會上幹了些什麼？你的父母，巴望你是怎樣的，你老鄺巴望你是怎樣的，社會國家又巴望你是怎樣的！我告訴你，你父母爲了你氣死，老師爲了你痛心，社會國家爲了你失去了安甯的秩序，你僅有懺悔的心，而沒有勇氣堅定你的意志，這是沒有用的，彩霞！你已經不是過去的孩子，老師也決不能拿戒尺來責打你的手心，叫你改過！一切都全在於你自己！」

老校長的話，像一支尖銳鋼針，一針一針的刺到彩霞心坎上，彩霞低着頭，耳邊響着老校長的話，真像是暮鼓晨鐘，發人深省，他心裏的難受，較之過去，老師責打他的手心，還要難受，龔校長把話說完了！彩霞簡直沒法子想出一個字來回答龔校長，屋子裏的燈光，火焰上爆出一朵火花，比剛才格外的亮，微微的在閃動着，小方磚鋪成的地皮，浮上了兩條搖

曳的黑影，夏晚的風，輕輕的從開着的半扇玻璃窗子裏溜進來，彩霞的衣襟在飄動，床上掛着的帳子，也在飄動，地上的影子，搖曳得比剛才格外的厲害，人影和帳影，有時候簡直有些分不清了，大家沒有話說，讓一種空虛的岑寂包圍着整個的屋子，但是沉靜得太厲害了，蚊蟲的聲音，像磨礮一樣，到處響了起來，彩霞不時的搓着兩隻腳，當蚊蟲咬到他的腳膀，他還不敢俯下身去，在龔校長的面前，那麼放肆地去拍他一下，這一種光景，在久已放肆慣了的七爺，他是多麼的難受，今夜！他好像是走進了一座幽靜的教堂裏，站在老牧師的面前，懺悔他過去的罪惡，他鼓着勇氣，抬起臉來，眼睛裏兩顆晶瑩的淚珠；像水晶燈籠般的滴了下來，滴到胸前，一小點的淚珠，在紡綢衫上化開了一大堆的濕痕，龔校長搖了搖頭：

「哭是沒有用的！」

「我最後一次求老師——」姜彩霞伸着指頭揉了揉紅腫的眼睛，鼓着勇氣說：「求老師再幫我一次忙——」

龔校長睜圓着一對大眼睛，在厚厚的近視鏡片子裏透視到彩霞的臉上，

「你要我怎樣的幫忙？」他先問上這句話，然後接着又道：「你要明白！——個人犯了罪，那怕至親骨肉，沒有法子幫忙的！」

「但是——但是——我並沒有真真的犯罪！老師！請你相信我！我實在是沒有犯罪，我沒有放火！我沒有殺人！——」

龔校長淡淡的道：「我耳朵裏好像聽見你爲了人家茶舖子裏的一個女孩子，鬧了一場大

禍呢？你說你並沒有真真的犯罪，你沒有放火！你沒有殺人！那末誰放的火，誰殺的人呢？」

姜彩霞是萬萬料不到的，他過去所做的事情，他的老師竟這樣的清楚，他心裏的話，真像是一部廿四史，從何說起，但是龔老校長不用他把過去的經過再說出來，他已經清楚得很，彩霞信裏的話，把自己的錯處，遮掩得乾乾淨淨。他絕對不提一場放火殺人的案子，最先的起因，是爲了他垂涎傍水居裏的徐芙蓉，他寫給龔校長的信，是那麼地聰敏，自己的過處，什麼都不提，竟是把這些錯處，一古腦兒都推諉到黃冠和仇四的身上，這些話是多麼的冠冕，而且是多麼的乾脆，我們這位七爺，並不是他自己錯，乃是朋友把他帶累了，他自己承認最大的一個錯處，輕描淡寫地裝上「交友不慎」四個字，龔校長覺得他的聰敏，是常人所不及的，但是他的荒唐，也是常人所不敢嚐試的，「一個聰敏過了頭的人，他的成就，也就是他的失敗！」這句話，是龔校長二十多年的教育經驗，所體味出來的真意；十多年以前，一個頂頂聰敏的孩子，在他的腦子裏又浮映起來，他禁不住用哀憐的眼光，投了姜彩霞一眼！

「孩子！」老校長心裏的激動，十多年以前稱呼彩霞的稱呼，現在又喊了出來，他微微顫着手，用一個食指向彩霞遙遙的指着：「你顯得那麼不誠實！你把自己的錯處，遮掩得一點也沒有！我告訴你罷！你的交友不慎，是你一生最大的吃虧處，你的想入非非，是你一生事業的阻礙！你瞞不過我，我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你，這五年之內，你沒有幹過一件好事，九流三教的人，你一個一個都能交上朋友！而且還要幹上一些風流勾當兒，百忙裏又去愛上了

人家舖子裏的閨女，但是人家是不是願意呢？你沒有想，而且你糊塗起來，簡直掩過了你的聰敏，你怎麼想不到，一個已經有了丈夫的閨女，你憑什麼勢兒，嗟使你這些懷朋友把他的丈夫趕走！我知道你不會放過火，也不會殺過人！這替殺人放火的案子，是你朋友幹的，但是追溯到過去的事情，也都是爲了你單戀一個閨女起的因，你難道說沒有錯嗎？你難道說一點也沒有錯嗎？彩霞！你荒唐了好幾年，怎麼現在又想到我了，我是知道的，你大約現在又有些混不下去罷！你的朋友怎麼樣了呢？你能不能依靠你的朋友過這麼一輩子，他們大約連自己的生活都弄不過去，而且官廳追緝兇犯又是那樣的緊，你覺得你這條路子又走不通，所以又想到我了！」

姜彩霞還有什麼話說呢！一切的話，都被他的老師說完了，龔校長真像是一個神仙，他知道得那樣的清楚，那樣的明白，彩霞所做的事情，他好像是親睹目見一般，這一點，彩霞驟然間聽了，竟弄不懂龔校長怎麼會知道得這樣清楚的，但是他稍稍一想，也就想明白了，四年以前，自己到縣衙門裏當這份差使，原是老師託裏邊一個朋友引荐進去的，自己的事情，難道這位朋友不告訴老師嗎？而且小龍已經落網了，小龍在警局子裏招出來的口供，縣衙門裏的朋友難道又不告訴龔校長嗎？姜彩霞不必再向他的老師有所辦白了！老師的話，什麼都對，甚至於他和黃冠仇四混不下去這句話，都被他猜中了，那還有什麼話好說呢，他抬着的臉子，痛苦地又低下頭去，兩顆晶瑩的淚珠，禁不住從眼眶裏掛了下來。

「我……最後再求你老人家一次——」他的話說得這樣的可憐，一手拿衣袖子揩着止不住從眼眶裏滾下來的眼淚，「老師！我懇求你！我求你再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



「機會！機會不是永遠跟在你後面的！你一次一次的機會都已經錯過了！」  
「現在再給我最後一次！」彩霞說這話的時候，又抬起臉來，用一種哀求的目光，呆呆的向龔校長注視着。

龔校長聽了這話，心裏不禁微微一動，他是一個仁慈善良的老人，一個孩子，從他的手裏教育起來，他巴望這個孩子，將來成爲一個有用的人，那怕這孩子的頑劣和不聽話，他是不厭麻煩地把他一遍一遍的勸醒過來，姜彩霞這個人，在他的身上，不知已經用過多少的心思，無奈這位七爺，釘成的秤，天生的性，龔校長勸導他的時候，他顯得那樣的聽話，一轉頭，他就什麼都忘了！龔校長是永遠不會灰心的，他明知姜彩霞這個人，實在毫無辦法，但是當彩霞走到他面前來，那種哀懇和可憐的樣子，他的心又軟下來了！他緩緩的站了起來，把手裏的蒲扇，放在書桌上，背着兩隻手，來回的在屋子裏踱來踱去，走了半天，便在彩霞的面前站住！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幫助你！」他沉着而有力的說：「彩霞！我先問你，你能不能跟我吃這一點子苦？」

「能！怎麼不能！」彩霞的回答是乾脆和肯定。

龔校長微微的點了一下頭，然後又坐到書桌旁邊的環椅裏去，一個指頭，在環椅的靠手上，輕輕的敲着，敲了一陣，又微微的點起頭來。

「你在這兒住一時罷！讓我瞧瞧你有沒有改過的決心！」說到這裏，低着頭，沉吟半天，接着又道：「彩霞！不過我擔着很大的風火，把你收留下來，你知道不知道，縣衙門裏

通緝的單子上，也有你的名字呢？」

「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並沒有犯上什麼大罪，老師！我沒有放火，我沒有殺人！我心裏還是這句話，我過去的錯誤，讓我從今以後，洗心革面的改變一下子，我是被人帶累了！我的本心並不是這樣！」姜彩霞聽到龔校長願意把他收留下來，他高興得又驚又喜！他找上他的老師，原來的意思，也不過是如此，姜七向來無法無天，弄到現在山窮水盡，但求老師能夠收留他，給他個安身之所，他什麼都滿足了，現在龔校長吐露出這個意思來，彩霞又把自己的錯處表白一番，龔校長淡淡的笑了一笑，搖着手道：

「我現在不跟你談這個！你所做的事情已經做出來了！長一百張嘴，也決不能把你自己的錯處，說得完全是對，最大的問題，我已暫時把你收留下來了，你決不能再像過去一樣！眼前是很像聽話！一下子又什麼都忘了！彩霞！我爲了你，費過多少的精神和心血，現在又擔上這麼大的風火，最要緊的！……」龔校長說到這裏，不覺又躊躇起來。

姜彩霞怔怔的望着龔校長的臉道：「老師！最要緊的是什麼？」

「你得把姜彩霞這個姓名改換過一個！免得讓人注意！」

「老師改罷！」彩霞恭謹的 answering，

讀者請記清楚，姜彩霞這個名字，從此便沒有了！國民學校，在這個暑期裏，除了龔校以外，又多了一位張更生先生，張更生這個名字，是姜彩霞到了國民學校後的第二天，龔校長給他更換的。

情感和理智是兩件事，一個成功的教育家，他教導一個孩子，這兩件事是教育上最重要

的工具，龔校長的教育方法，也不外呼是如此，他感化一個孩子，先用理智去開化他！理智不行，然後用情感去感動他，人是感情的動物，聽了這些好話，當然也會力爭上流，何況我們這位改頭換面的張更生先生，他跌了幾次，一次一次都是龔校長把他扶攜起來，龔校長說，這是最後一次了，一個人在走頭無路的時候，依舊是這位熱心的老師，讓他一條路走，他一向糊塗的腦子，立刻就清醒了，何況龔校長除了收留他以外，從床被到衣服，那一樣不是對老師掏出來的錢，給他添製的，

「張更生！從今天起，你必須自力更生！不能再糊塗了！」這是龔校長在第二天的清晨，給彩霞更換了這個名字以後，像清晨古寺裏的鐘聲，打到了彩霞的心裏，彩霞從此就像換過了一個人，天地間一種至情至性的偉大感動力，使姜彩霞改變了過去荒唐的作風，他不再像戲台上扮演的角色，從此就真的做起一個人來。

張更生——我們過去的姜七爺——他在國民學校裏，一會兒就住過了十天，這十天之內，他幫着他的老師批改孩子們的課外作業，計劃着下學期的教育程序，而且有一件事情，是龔校長常常所想到，但是一直擱置着沒有精力去辦，這件事情，就是繪製着各種的統計表格，龔校長並沒有說，但是張更生他早已想到，他在這十天之內，有了餘暇的時間，就着手繪製各種學生年齡統計表，教育程序表，每學期學生人數增加表，非常整齊的貼在他們的辦公室兼臥室的牆壁上，這一點，多麼的迎合着龔校長的心意，他覺得，這是一樁絕頂聰敏的人所做出來的事情，一個絕頂聰敏的人，好好兒的在正路上走，像早晨起來的太陽一樣，多麼的有希望：一個荒唐的人，轉變得這樣快，所謂「近硃者赤，近墨者黑」，也許是可能

的，龔校長相信他，讓我們的讀者也相信他。

時間過得真快，一個長長的暑期，現在已經過去了二分之一，離開學還有一半的時期，在這過去的一半時期裏，龔校長有了這樣一個好助手，他們的教育工作，辦得格外有勁，龔校長究竟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他的精力有限，一切正須急辦而又無法辦理的事情，都被張更生辦去了，一個月以來，龔校長細細的觀察這個從姜彩霞蛻變下來的張更生，他覺得這個大孩子的前途，還是有希望的，他每天有這樣一個時間，必須要從學校裏到如錦的家去，給仰良溫習一下功課，自從學校裏有了一個張更生和他辦事，他比較的有一些空餘的時間。因此他和仰良溫畢課後，不致於像往常一樣，走得那樣的匆忙，偶然之間，他和如錦談起這，他現在已經改名張更生的姜彩霞，老校長突然的偏愛，是使如錦覺得非常奇怪的，過去的色彩霞，是龔校長所不齒的，現在從姜彩霞蛻變出來的張更生，他又讚揚得如何的好！但是如錦心裏的疑團，永遠是不會消釋的，當龔校長並沒有把張更生過去的事情告訴她，她對於龔校長都不大有點信任，但是龔校長是一個隱人之惡，揚人之善的君子人，他覺得一個正在痛改前非向正路上走的青年，似乎不應該向他人再宣佈他過去的罪狀，所以龔校長提起張更生，只是讚他的好，絕對不提他過去的錯事，更不提改名的原由，如錦是一個年輕的寡婦，他似乎也不好意思向龔校長盤問一個年青人的底細，她肚子裏的疑團，永遠關在他的肚子裏。

過了好幾天，忽然龔校長有好幾天不來了！這幾天，正是天氣最熱的時候，在如錦的心裏，以為龔校長怕熱不願走路，所以不來，有一天，偶然碰到了朱六，她方知過去的猜測不

對，鬢校長之所以不來，原來是病了，如錦聽到這個消息，她少不得要去看看她的老師，就在這一天，將近傍晚的時候，她到街上去買了一些藕粉鮮菓，裝紮好了，拎着回到家裏，關好了屋子裏的門窗，一手拎着禮物，一手攬着仰良的手，就到國民學校裏來，那時候，太陽已經下山了，石砌街道還是滾燙百熱，沒有一點風，午間最高熱度的餘威，還瀰漫在空氣裏，走過小石橋，灣到河灘上來，朱六在前面歪歪斜斜的走着，這個樣子，他一定是一場酒又灌飽了，正從大酒缸那邊回來，後面的脚步聲，不由的使朱六回過頭來看，一看是如錦和仰良，眯着細眼兒，禁不住就笑了起來：

「是張奶奶！你不是瞧老先生去嗎？」

如錦笑道：「是呢！六叔！我瞧你又喝到八九成的光景罷！」

「六叔就是這一點子糊塗！」朱六自己尊稱着自己那樣的大着舌子說，他一眼忽然又看見如錦手裏拎的東西，「張奶奶！你買上這些東西送老先生嗎？回頭老先生又得埋怨我了，說是誰叫你這個快嘴朱六報告張奶奶說生病的——」

如錦笑道：「不會罷！老先生那會埋怨你這個話，倒是你成天裏喝個糊塗爛醉，少不得讓老先生埋怨你！」

「但是我改不掉！不喝酒！我更懶！」朱六一縮脖子，那樣油滑的笑着說，如錦不由的微微一笑，並不接着他的話，反過來問到另一件事情，

「你們校裏來了一位新先生罷！」

朱六點着胖腦袋道：「上一個月的大深夜來的！起初老先生好像和他有些氣呢，後來這

位先生，幫着老先生做這樣，辦那樣，老先生又中意了，但是我總有點弄不懂，這位先生，一會兒姓姜，一會兒姓張，不知道鬧些什麼鬼把戲！」

如錦聽了他的話，又微笑點着頭，這個時候，他們已經走進國民學校的竹籬芭大門，沿着兩行冬青小徑走到屋子裏來，天又將近夜了！屋子面前的走廊上，讓梧桐樹濃綠的影子遮掩着，顯得非常的幽暗和陰涼，她攜着仰良的手，打龔校長臥室兼辦公室的窗前經過，窗子是打開着，窗口邊一隻書桌，有一個人坐在書桌旁邊的環椅裏，這個人穿着藍條子的府綢短衫褲，留着長髮，當中分開了一果極清的頭路，梳得又光又滑，當如錦走到窗口邊，窗子裏邊的人，聽見了廊子上的脚步声，不由的抬起臉，他一抬臉，正和如錦打了一個照面，兩對眼睛相視到一處，大家都不由的呆了。

這真是一個奇績，至少在兩個人的心裏，大家都有一個想頭，如錦看到這個人，那是不用猜，老早的知道，這就是龔老師讚不絕口的張更生，一個月以前，豈不就是龔老師搖頭歎氣的提起那個姜彩霞嗎？姜彩霞這三個字，印在如錦腦子裏的，是一個頂頂頑劣的孩子，現在至少也是一個浮滑的少年，但是今天如錦所看見的，簡直像換了姓名一樣的換了一個人，雖然他們僅僅在一注視間，都還沒有開口，但是如錦覺得他的眉宇之間，充滿着英俊的氣概，決不是一個沒有作爲的少年人，她是最佩服他老師的，老師的話，決不會錯，古話也說得對，「敗子回頭金不換！」張更生！瞧樣子，簡直不是過去老師嘴裏的姜彩霞他現在已經變好了：如錦這種想法，倒是人情之常，但是張更生見了華如錦，腦神筋受到一個極大的刺激，他這個刺激，使他立刻想到傍水居裏的芙蓉姑娘，天地間簡直有這樣相像的人，要不是

他已經換了一個地方，換了一個環境，而且是換了一個姓名，他真想就要呼喚出芙蓉這個名字來，他呆呆的注視着華如錦，如錦穿着白夏布的短衫，拖着長長的黑布裙子，而且腦後又挽着一個光溜溜的如意髮髻，這一種少婦的裝束，他所見的芙蓉，並不是這樣的，一剎時，他的腦神經方始清醒過來，禁不住向華如錦笑了一笑，如錦回答他的也是一笑，然後問：

「龔老師在家嗎？」

「在家！在家！他睡着呢！」

當更生說這話的時候，龔校長睡在床上都聽見了，他一手撐着床沿，從帳門裏伸出頭來，笑着說：

「是如錦嗎？請進來罷！我病了呢？」

如錦從廊子裏走進屋子裏，他一眼看見壁上滿掛着各種的圖表，除了圖表以外，靠壁又多了一張床，這在一個月之前，她上這兒來，都沒有見過的，而龔校長斜倚在床欄干上，他所看見的，是如錦手裏拾着的東西，他禁不住繃了繃眉頭：

「你怎麼又化錢送東西來，我不過冒一點暑，睡幾天罷了！大約又是朱六這酒鬼跟你說了罷？」

如錦笑道：「沒有！這一點東西，算不得什麼呢！」她說着這話，把手裏的東西。送到龔校長床到的矮几子上，牽着仰良的手，讓龔校長去握着他，當龔校長伸出手來，撫摸着仰良頭頂的時候，如錦回過頭去不覺又和張更生的視線接觸到一處，這一回，讓龔校長也看到

了，他微微一笑說：

「你們現在都不認識了罷？像仰良那麼大，你們都是很要好的小朋友呢！」

「認識！」如錦笑着回答，眼睛還是注視着更生！「是姜——是姜——張先生！」

「唔！」更生方始也醒悟過來：「是華——是華——是張奶奶！」

### 第三章 第一次見面！第一次作風！

一個偶然機會，往往可以造成了一個一生的命運，這但不是小說裏一種誇大的描寫，極力要把一個故事從一件細小事情渲染下來，事實上，人生的悲劇，往往都是從一個極偶然和極細小的事情開始起，不過我們所注意的，是一件事情造成後的結果，大都忽略了造成前的原因，寫故事的人，這就決不肯放鬆這一點，一個故事的演進，有時簡直細小到從一枚銀針落到地上說起，現在這個故事的演進，那也是極偶然和然細小的事情寫起，而且是非常的不在意，某一天，張更生在一个偶然的一個機會中，到了一次華如錦的家裏。

造成這個機會的，不是別人，卻是龔校長，龔校長病了好幾天，別的事情他還丟得開，他念念不忘的，惟有張仰良這個孩子，爲了他的病，也荒廢了好幾天的學業，他想不出一個補救的辦法，最後想到一個唯一的辦法，也祇有讓他現在認爲尙算滿意的張更生去代課，張更生有了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能得到華如錦的家裏，但是事先是龔校長支使朱六通知華如錦的，華如錦的意思，不敢煩張先生到她的家去，還是讓仰良到校裏來補課，更生卻一味

的歉恭和客氣，他說，他一天走上一二小時，實在沒有什麼關係，而龔校長也覺得，讓一個



五六歲的孩子冒着毒辣的太陽到學校裏來，似乎也不大好，而且自己的病，至多也不過幾天的事情，病好了，就可以自己親自去教，這幾天之內，讓更生走這麼幾天，那又何妨呢，這是一個意思，另外一個意思，他是打算着磨練這個已經墮落過好幾次的青年，瞧他能不能教導一個孩子，龔校長的主意是好的，然而他無意之中，絕對想不到，好像不經意的丟了一支細針在橙子上，當他坐到橙子上，方始知道這一支針會刺痛他的肌肉的，現在他不會想到，華如錦也不會想到，老師這樣的好意，如錦又怎好拒絕，唯其如此，姜彩霞的一個故事剛寫完，張更生的第二個故事，又在這裏安排好了。

這一天，也是一個頂熱的天氣，午飯以後，屋子外面梧桐樹上的蟬聲，像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不管人家的討厭和心煩，它嘶啞着嗓子，力竭聲嘶的又喊了起來，校龔校長是睡着，下着半面帳門，他並沒有睡熟，外面的蟬聲吵得他心裏非常的煩躁，一個將近五十歲的人，抱病聽着這種聲音，那是多麼的難受。何況天氣又是這麼的熱，睡在床上，好像貼在熱鍋上一樣，薰灸得從頭到腳，都是滑膩的汗珠，他禁不住歎了口氣，這一口氣，讓坐在書桌旁邊正在伏案寫字的張更生聽了，也就禁不住抬起臉來，在書桌的桌角上拿起了一塊白蔴紗手帕，揩了揩手腕上和額上的汗珠，轉過臉去，向床上的龔校長看了一眼，笑道：

「老師！你怎麼啦？不好過嗎？」

「天真太熱了！梧桐樹上的小東西又叫得這麼討厭！」

更生笑了笑，又低下頭去，把最後一本學生的課外作業改革，掩着卷子，笑着回答道：

「天愈熱！它就喊得愈有勁！」他說這話的時候，朱六搖着一柄破蒲扇走了進來，他今天還沒有喝過酒，走路步子也沒有歪斜，他走進屋子裏來，站到更生的面前，更生是知道的，他到這兒來，是打算把已經改畢的學生課外作業簿，一家一家分發到每個學生的家裏去，這是一個星期之中，有這麼三天，必須要朱六跑腿，龔校長的辦學精神，他人是絕對辦不到的，不論是下着大雪的寒假，或者是大熱天的暑假，在這二個長長的假期中，學生們在家裏，除了遊玩以外，決不致於沒有工作做，一個星期之中，朱六就幹着一份送卷子收卷子的差使，龔校長一切事情的認真，朱六是無論如何不敢偷懶的，今天是禮拜二，不用有人提醒他，他知道分送課卷的日期又已經到了，他悄悄的走進屋子裏來，瞧着書桌上放着一疊厚厚的課卷，別的事情他儘管不聰敏，惟有這件事，龔校長像教着猴兒戲裏的猴子一樣，做熟了的手，不需要再讓人指撥了，他找了一根細麻繩，把桌子上的課卷網繫起來，拾在手裏，但是他並不急於就走，那麼一點也沒有酒意的問更生：

「張先生！你不和我一塊兒走嗎？」

更生聽了，先是一呆，但是隨即就想到了，他們昨天已經約定好，張更生和仰良去補課，是叫朱六要領去的。

更生抬起臉來，望着窗子外面火紅的太陽，躊躇了好一陣子，隨即就決定下來，他打算跟朱六一塊兒走，但是龔校長在床上卻又體諒起人家來，他說：

「外面熱得很！傍晚的時候去罷！」

「不！」更生那麼肯定地說：「我倒不大怕熱！」他說畢這話，就把牆壁鈎子上掛着的

一件紡綢長衫取了下來，穿到身上，一面又拿了一把龔校長所出門必帶的黑綢洋傘，正要掉轉身子走，龔校長又把他叫住了。

「你已經知道教到第幾課嗎？今天是打二十三課教起，好像是「司馬光——」。」

「我知道！」更生笑了一笑說：「你昨天和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隨着這句話，朱六已經往外邊走了，更生也就跟着出來，他們走出了廊子，太陽的熱度像燃燒着的烈火一樣，踏到地上，腳底下就有一股熱氣，往褲管裏直溜，更生撐開了黑綢洋傘，但是朱六只穿着一件破了的汗馬甲，光着兩條胖胳膊，他在太陽地裏走得多了，兩條胳膊好像抹了一層桐油，又像是黑漆的兩根粗木柱，顯得那樣的結實，他走在太陽地裏，簡直不當一回事，更生遮了洋傘，臉上和身上的汗珠，倒已滲透了出來，路短得很，一下子，他們已經走過了永和肉舖，沒有幾步路，就要到華如錦的家了。

「到了！」朱六踏上一家的石階，推開了黑漆門，回過頭來向更生說，更生笑了一笑，把傘收弄，隨着朱六走進這屋沒裏去，他們穿過了一條長長的弄子，一直到最後一進，這一進，是三開間新造的平屋，顯得非常的寬暢和簇新，一排落地的玻璃長窗，揩拭得亮亮的，屋子面前是一塊極寬大用青石板鋪成的天井，靠左用小方磚砌成的八角花台上，聳立着一枝筆直的玉桂，桂花還沒有到開的時候，枝葉已長得非常的繁茂，蟬聲在密叢叢的樹葉裏，叫得使人頭昏，然而屋子裏卻顯得特別的冷靜，好像是沒有人居住着一樣，朱六拉着槓子，喊了一聲：

「張奶奶！」

如錦在裏邊應着，隨即人就走了出來，她還是穿着前天到學校裏來的衣裙，見了站在天井裏的張更生，不由一呆，但是立刻又堆着笑容，向更生點了幾下頭，笑說道：

「真不敢當！怎麼讓張先生來了，我們仰良到學校裏去，不是一樣嗎？」

「沒關係，這一點子路，近得很呢！」更生笑着回答，一面拿手帕子揩拭着頭上的汗珠，他說着話，慢慢的向裏邊走，朱六跟在他的後面，跟了幾步，忽然想起他自己的事來，

「張先生！沒有我的事罷？我這就先走了？」

張更生微微的點了一下頭。朱六掉轉身子，拎着一厚疊的課卷，飛也似的就向外邊跑去，這裏如錦引着他到左面的廂房裏來，這間屋子，過去是又房父親的書房，又房的父親死了，就作爲又房的書房，今春又房也死了，這屋子裏的陳設，一點也沒有變動，書桌書櫥以及桌子上所擺的古玩玉器，都依照又房生前一個樣子，但是又房卻永遠不會到這間屋子裏來，坐在書桌旁邊，讀書寫字，現在到這間屋子裏來，又換了一代，那是仰良，如錦看到這屋子裏一切照舊的陳設，不免勾起舊情，想到死不久的丈夫，所以要不是龔校長上他們的家給仰良授課，她就把這間屋子，老是關得緊緊的，難得進去一次，張更生到這兒來，當然是讓他到這間屋子裏來坐，更生走進屋子，只覺得窗明几淨，壁上字畫，書櫥裏滿裝着洋本子和古本子的書籍，當中供桌上的玉瓷大花瓶，雪白無塵瓶子裏插着一朵淡紅的荷花，差不多快要萎謝了，有幾張花瓣子已經低垂下來，其中有好幾瓣離開了花朵，掉落在地上。

「請坐罷！張先生！」如錦淡淡的一笑，拉開了窗前一把藤椅，那麼客氣地向更生說：

「不用客氣！不用客氣！」更生連連的道謝着，一面又揩拭着頭上的汗珠，當他正在揩汗的時候，如錦就匆匆忙忙的向外邊走了，不多一會兒，她捧着一臉盆的溫水進來，更生一見這個樣子，那不叫自己洗臉嗎？剛坐到藤椅裏，忙忙又站了起來，拱着拳頭笑道：

「大嫂：這真太不敢當，這麼大熱天！你不用張羅呢？」更生說這話的時候，如錦已把臉盆放到一隻儿子上，她沒有請更生來洗臉，竟是絞了一把手巾，送到更生的手裏，

「天真太熱了！張先生，洗一把涼水的臉罷！」

這幾句話說得多麼的客氣和婉轉，說這話的是一個年輕的女人，聽這話的又是一個年輕的男人，而這個男人對於這個女人，自見面以後，好像就提上了一件心事，因為十分之八九，華如錦實在太像徐芙蓉了，現在的張更生，縱然把過去的事情和舊有的姜彩霞這個名字一切都丟了，但是見到這個曾經單戀和熱戀過像芙蓉一樣的一個美麗的女人，而且這個女人和芙蓉所不同的，是芙蓉對於他，老是淡淡的，如錦對於他，顯得那樣的殷勤和好感，當更生接過這一把說是涼水其實是溫熱的手巾，而且手巾上還遍灑着雙妹老牌花露水，一種在大熱天清人耳目的香味，送到他的鼻子裏來，他的心裏，差些兒恢復到和仇四娘那樣的浪勁，蕩漾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好久，好久，他揩了一把臉，才把手巾依舊送回到如錦的手裏。

「不敢當！不敢當！」更生控制着一顆跳動的心，連說這兩句話。

「別客氣！」如錦還是堆着一臉的笑容，那麼和悅的 answering，她接過了更生手裏的手巾，微微的一沉吟，接着笑道：「仰良這孩子又不知跑到那兒去了，張先生！你坐一下子休息一會兒罷！」

她說畢這話，捧着臉盆走了，如錦是一個溫文爾雅的好女人，張更生對於她如此，他對於張更生絕對沒有這種心思的，她那樣的敬重着這位張先生，是代表着她的孩子敬重他的老師，張更生是如此，每天龔校長到這兒來，也是如此，她的家裏除了他和孩子以外，並沒有雇用女僕，要是有客到她的家去，這些遞煙送茶的工作，不是她做，又叫誰做呢？張更生似乎又有點想入非非了，但是當如錦走了以後，他依然坐到藤椅裏，腦子比剛才也清醒一點，他轉到另一個心思，方始知道如錦是一個守節的寡婦，對於他不應該有這種非非的想念，想到這裏，禁不住就自己譴責着自己的良心。

別說張更生在書房裏僅僅幾分鐘的時間轉着這許多的念頭，華如錦卻作夢也想不到這件事，捧着臉盆走了，她把臉盆端到右面廂房的臥室裏，然後又走了出來，去找他唯一的孩子張仰良，她並不向前面找，一直找到後面去，從廚房和柴房的弄子裏找到後園，卻找不到仰良這個人，重又回出來，再向外邊找，剛走到天井裏，仰良像後面追着一個人似的，跳跳蹦蹦的逃了進來，他看見了娘，一頭就撲到娘的懷裏，兩隻小手抱住了如錦的裙子，死命的抓着，如錦見他這樣的慌張，忙把他抱了起來，連聲的問：

「怎麼？怎麼？誰又跟你吵昏了！」

「不！不！」仰良伸着一個指頭向外邊指，更加慌張的說：「大哥哥來了！」

大哥哥！這三個字，讓如錦聽着，簡直就會頭痛，仰良嘴裏的大哥哥不是別人，原來是如錦的大姪子，名叫張建才，姓張的可憐得很，從他們太爺手裏，傳到現在的仰良，也有好幾房，現在碩果僅存的，最大的是張建才一個人一房，最小的是張仰良一房，當中還有三房，別說是房地產早已完了，連人都沒有了，大房呢，總算還留着張建才這麼一個人，可是這個張建才，也接傳了他的祖風和父風，吃喝嫖賭以外，還加上一箇大煙，經不得三代一敗，什麼都有了，姓張的，自太爺以下，這數十年中，從來也沒有走過一步好運，本來這最小的五房，是最有希望的，但是在七年之內，雖然並不短的是錢，人卻一個一個的像一座屋子上的樑子，連倒了三根大樑，又房在着呢，建才見他的五叔至少還有點怕懼，又房一死，建才見他這位年齡還比他小上三歲的五嬸娘，什麼話都說出來了，橫豎他是光桿兒一條身子，不要臉子的就要把又房這份家財他對分一半，要不是又房不生仰良這孩子，他的理由更充足，有了仰良，他還是那樣的撒野撒賴，如錦是一個苦命的女人，她的娘家死得沒有了，婆家又是這個樣子，她一生得力的一個人，惟有她的老師龔校長，龔校長做了好幾次的難人，重重的責備了建才一頓，使建才不敢再提對分家財的話，建才見了龔校長是怕的，當龔校長的面，他就不說，但是龔校長不能永遠在他的身後，只要他弄得活不下去的時候，少不得就找他的五嬸娘，如錦呢，爲了息事寧人計，也就化幾個錢周濟過他幾次，偶然有一次不能答應他，他就撒起野來，裝死兒不走，什麼人都罵到，甚至於要揍死張仰良，所以仰良見到大哥哥，好像是看見了深山裏的老虎一樣的膽戰心寒，不由的怕了起來。

今天他又來了！一個年青無賴的子弟，當如錦抱着仰良站在廊子裏，這個不才的建才像

死蛇一樣的慢吞吞的蹣了進來，他穿着一身好像已經好久不洗的白洋紗短衫褲，污跡和汗水混在一起，很好的白地子，變成了焦黃和灰黑，這一種顏色，和他的臉子一樣，也是多年大煙的煙癮，把他的臉色一樣燻成了焦黃灰黑，這一個灰色的人，今年不過二十八歲，但是在別人的眼光裏看起來，至少又裝老了二十年，頭髮大約也好久沒有理過了，不但是長，而且是亂，嘴巴上的鬍根子，像一隻毛茸茸的毛刷板子，烏黑黑的一團，使人害怕，他懶洋洋的走了進來！顯得一點也沒有精神，要不是病，一定是大煙的癮，又在這裏發作了，那帶着淡黃的眼珠子，嵌在凹下去的眼眶裏，骨溜溜的打着轉，見了如錦，垂着兩條手，無力而又輕輕地叫了一聲：

「五嬸娘！」

如錦的心在跳動着，她最不願意見的一個人，老是像吸血的蚊蟲，常常包圍在她的身邊，仰良呢，伏在她娘的肩頭上，把眼睛都閉上了，如錦緊鎖着眉頭，當她聽到建才叫出這一聲「五嬸娘」來，她心裏的不舒服和耳朵裏的不入耳，都在她的臉上表示出來。

「建才！你……你……怎麼又來了！」這一句話，如錦真有點無可奈何的跟他說，建才低着頭，他老是一副子頑劣的叫化作風，起先他顯得那樣的軟，那樣的和善，裝着這一種可憐的模樣，叫如錦的心也軟了下來，不須多費嘴唇，乖乖的送他幾個錢，他第一個作風，就算是成功了，但是如錦決不能一次二次以至於無數次的永遠無條件送他的錢，她是一個沒有公婆沒有丈夫苦命的女人，自己又不會生產，僅僅靠着公婆和丈夫傳留下來這一點薄薄的田產，那麼含辛茹苦的撫育着她唯一的孤兒，她決不能把這僅有的產業，有一絲一分的浪化，



縱然這些產業不能傳留給她的孩子，至少把她的孩子要好好的培植起來，何況仰良還祇五六歲的年紀，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從小學培植到他大學，這一筆教育費，那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數目，建才每次來跟他的五孀娘吵鬧幾個錢，這位五孀娘所給的又如何的填不滿他的慾望，所以建才第一張面孔裝得非常的可憐，直到如錦拿出這幾毛和塊把錢的時候來，建才的臉色就不大好看了，每次他老是裝着一副可憐相來見如錦，結果是伸拳捲袖的罵出門去，今天，如錦簡直沒有法子答應他的請求，在這樣的五荒六月裏，一個寡婦家經濟的來源，全靠一冬收下來的租子，在這個當兒，她那有餘錢，一次一次的供給這個不成才的姪子去揮霍，當她說出這一句，「你怎麼又來了」無可奈何的話來，心裏的痛恨，也就到了極點，但是建才還是裝着他過去一貫的作風，他的臉上，有點描摹不出是哭臉，還是笑臉，聽了如錦的話，又裝着一種使人看了極哀憐的樣子，口口聲聲的哀求着道：

「五孀娘！我病得太厲害了！這一次，無論如何的請求你幫上一個大忙！」

「你是什麼病呢？」如錦突然的聽他說是生病，不由的就奇怪起來，看看他的樣子，並不像真病，竟是極的力在裝假病。

「我……我是……肺病！醫生說我是肺病！」

如錦聽了，真是又是氣惱，又是好笑，那麼狐疑的問：

「是肺病？」

「不錯！是肺病！醫生說是肺病，需要醫治，而且是急於需要醫治，我想……我想……別的地方我沒有一個親近的，我和五孀娘究竟是一家人，這一回，你好友總要幫我一個忙，

一個人是料不定的，瓦片也有翻身的日子呢？我的病要是醫好了！我不會忘了五嬸娘的大德，難道我一輩子不會掙錢嗎？我掙了錢，本利償還以外，五嬸娘要是有什麼困難的地方，做姪子的總不會袖手旁觀呢？……」

如錦不等他說完，冷笑道：「你的話說得太遠了！」

「遠？」張建才說了一大篇的鬼話，料不到反應的卻是這樣一句冰冷的話，他不由的微微一楞，自己也覺得這些話，實在說得太遠了，忙又改過來說：「但是五嬸娘！我的肺病是不假的！」

「你找那一位醫生看出來的呢？」

建才忙回答道：「是北門的陳醫生！陳邦國醫生，五嬸娘當然也知道這位醫生的！」如錦沉吟了一下，微微的點了點頭，她的話並沒有和點頭發生關係，她說：

「肺病決不是一朝一夕能看得好的，但是……」

建才忙又搶着道：「但是也許能看好！不過就是錢的問題，今天無論如何，請求五嬸娘借我個百兒八十，」

如錦一聽，他一開口就是這麼大的數目，別說現在沒有這樣一筆整數目存放在家裏，就是有，如錦也決不會依他的話，送給他的，這一點，張建才簡直太糊塗了，他倚在廊裏廣漆的柱子上，怔怔的望着如錦的回話，但是如錦回答他的，只是鼻子裏的冷笑，建才方始有點知覺，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

「五嬸娘！你說罷！……」

如錦冷冷的道：「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總不能向人家借債來借給你這筆錢！……」  
建才焦急的道：「你說罷！你說多少呢？」

如錦一正臉色道：「建才！我告訴你！今天我一個子兒也不能借給你，你是知道的，自從你五叔去世以後，憑我這樣一個婦道人家，一不能出外賺錢，二又沒有房親自族來照顧，依靠着這微薄的田租和房租，維持着我們母子的生活，除了生活以外，我必須還要培植我們的仰良，照說呢？五叔沒有了，你大姪子應該照顧我們一點，既經不能照顧我們，也應該原諒我們一點，建才！你自己細細的想一想罷！這半年來，你是不是照顧我們，是不是原諒我們，五叔在着的時候，你倒還不敢一次一次的向他要錢，你五叔死了！不照顧也罷！不原諒也罷！反而變本加利的欺侮起我來，你每一次上我這兒來，那一次是不拿幾個錢走，我的錢不是搶來偷來的，也不是你張建才應得的，今天你要個百兒八十，我明明白白的告訴你，我今天一個子兒也不給你！」

如錦這一番話，從來也沒有說得這樣的硬朗，今天她實在氣極了，存在肚子裏大篇的話，一齊都發洩了出來，尤其說到最後兩句，是那麼的堅決和氣憤，乾脆的回答他，今天別說是百兒八十這樣的大數目，就是一個子兒也不能給他，這些話，聽在建才的耳裏，那是多麼的難受，他從沒有看見這位五嬸娘生着這麼大的氣，平常五嬸娘不過是牛皮糖的脾氣，建才少不得撒野一下子，五嬸娘就痛痛快快的給錢了，今天的情形，和過去有些不同，如錦受足了氣，不等建才硬起來，她就先硬在建才的前頭，建才見她來勢這樣的兇猛，他自己反而軟了！裝着笑臉道：

「五嬸娘的話是對的！我也是命運不好！心裏何嘗不想照顧你嬸娘，只是沒有能力照顧，現在又弄了一身病，希望嬸娘可憐可憐我，把我的病醫好了，以後的日子長着呢！難道就一輩子永遠不能照顧你們嗎？」

如錦板着臉子道：「請你原諒我一點就是！我不需要你照顧！」

建才伸着油污的衣袖，揩了揩額角上的汗珠，訕訕地笑道：

「百兒八十既辦不到，那末三四十也行！」

「沒有！」

「那末十兒八塊呢？」

「也沒有！我不是早告訴你今天連一個子兒都沒有嗎！」

如錦今天的鑽釘截鐵，這是出於建才意外的，其實建才何嘗生什麼肺癆，他的心思，都被如錦猜透，不過是煙癮發作罷了，如錦是知道的，一次一次給他的錢，好像把這些錢丟到大海洋裏，那怕是傾家蕩產，這海洋永遠是填不滿的，建才一看不是路子，忙從百兒八十縮到十兒八塊，如錦竟一點水都潑不進去，老實告訴他，今天就是一個子兒也沒有，張建才弄到這個地步，惱羞成怒，又要使出他的看家本領來，眼睛皮子往上一翻，連說兩個好，人就往如錦的臥房裏一跑，如錦又那裏料得到他撒野撒到這個地步，抱着仰良，一路追了上去，嘴裏連說：「你敢偷東西！你敢偷東西！」這個時候，她把張更生丟在書房裏，早已忘了，一頭趕到房裏，張建才倒並不在偷東西，穿着那身油污的衣服，端端正正的睡在如錦乾淨的眠床上，如錦見了，急得只是亂跳着腳，但是她跳腳有什麼用呢，建才睡了下去，卻就

不想起來。

「你……你這是什麼樣子！」

建才舒舒服服的睡在床上，隨手在枕邊拿起了一把細莖蒲扇，輕輕的搖着，冷笑道，

「這是什麼樣子呢！五孀娘不給錢！我的病就沒法子救了！我死在自己的家裏，總比死在路上要強得多呢！」

「這是你的家嗎？」

「難道這不是姓張的家！我不是姓張的人嗎？」

如錦見他這樣的裝腔作死，除了一個急，還有什麼法子呢，如錦心裏着急，仰良伏在娘的肩頭上，兩手勾住了娘的頸子，卻也急的哭起來了，如錦知道他一胡來，自己無論如何頂他不過，仰良一哭，她就不跟建才理論，掉轉身子就往外邊走，她一肚子的氣憤，正想走到前面找房客們來打圓場，弄到結果，少不得還是錢的晦氣，當她走出臥房，跑到廊子裏來，不期然就遇到丟在書房裏早已忘了好久的張更生，更生坐在書房裏坐得久了，他先是聽着如錦和一個人在廊子裏說着話，後來又聽到如錦在跟着那人吵嘴，聽了半天，他也明白這個人和如錦是什麼關係，而且也知道是爲了借錢的問題，在那裏吵起嘴來，聽到後來，只聽見那人連說兩個好，好像就一脚往裏邊走，大半天就沒有聲息，也不見如錦跑到書房裏來，更生等了片刻，慢慢的踱到廊子裏，當他走出來的時候，正是如錦抱着仰良，氣憤憤的也從臥房裏跑了出來，兩個人在廊子裏碰了一個對面，如錦一見更生，剛才簡直是氣昏了，竟把這位第一次上門來的客人，丟得忘了，一時把沉着的臉子，立刻就堆上了笑容，說道：

「張先生！真對不住！我冷淡你了！」

更生說道：「沒關係！我好像聽你們鬧着一點家務罷！剛才這一位是誰呢？」

「說出來就不怕人家笑話，是仰良的堂哥哥呢！一個年青青的人，什麼都不肯學好，吃光用完，老上這兒來胡纏，你瞧瞧去，他要不到錢，睡在我的床上裝死！」

「呀！」更生不由的也驚奇起來，「這還成什麼樣子，你不給他一點厲害看嗎？」

如錦搖着頭道：「我有什麼力量！少不得幾個錢晦氣，才能打發他！」

「這樣不是一個好辦法，橫豎他到一回你這兒來，少不了是錢，你一輩子就被他纏住了，大嫂：你總得想一點辦法才是！」

如錦繙着眉道：「像我們婦道人家！有什麼辦法呢，要不，張先生你去嚇唬嚇唬他，也許……也許他看到你這樣的人，不知道你的來歷，見你還有點怕懼！」

更生是想不到的，如錦竟這樣的信任他，而且是這樣的尊重他，這一件差使，落到他的手裏，那還有什麼話好說呢，他辦這樣的事，就像是寫文章的人寫到了好文章一樣的得意，何況是如錦的事情，更生是格外的賣力，在那二次相見之後，他們是熟得多了，如錦說得出來，更生那會有什麼推辭，當下他點了點頭，微微一笑：說道：

「試試罷！不過……不過……我得罪令姪的地方，好像有一點不大好罷！」

如錦笑道：「請你別顧忌這些，你不要把他當我的姪子看，乾脆就把他當作一個無賴看，只要能夠把他轟出去，罵他也好！打他也好！我……我真非常的感激！」

如錦說到感激二個字，淡笑着向更生看了一眼，更生禁不住也微微一笑，伸着一個指

頭，向如錦的臥房一指：

「是在這一間房嗎？」

如錦微微的點了一下頭說了一個「是」字，更生這就輕着步子，從廊子裏走到如錦的臥房裏去，她的臥房，原是一統間很長的廂房，當中隔了一堵板壁，分成了兩間，前半間堆置着箱籠衣櫥等傢具，後半間才是睡的地方，當更生走到前半間，聽見一陣呻吟的聲音，這不用說，那就是張建才睡在床上裝腔呢，房門是開着，更生走了進去，貼面便是一張紅木大床，雪白的白羅紗帳子，用白銅的帳鉤鉤起着，床上一條用龍鬚草織成的細蓆子，光滑得很，可是睡在床上的，讓人見了以後，簡直令人啼笑皆非，天底下似乎還不致於像一個叫化一樣的人，睡在這種舒服的紅木大床上，房裏的光線，因為窗子上掛着竹簾的關係，比較陰暗一點，但是更生是非常的看得清楚，這床上睡着的人，說他一句無賴和叫化，似乎也不爲過份，這個時候，張建才睡在床中央，蹺起着一條腿，這一種床，十多年以來，他已好久沒有睡過了，今天有這個機會，睡到這種舒服的床上，舒服果然是舒服，但是嘴裏卻不斷的呻吟着，一聽這種呻吟的聲音，顯然是故意裝出來的，張更生從外邊走進來，一陣腳步聲音，張建才還以爲是如錦送錢來了，那裏知道走進來的卻是一個不相識的男人，建才一見這個人，吃不正是什麼路道，嘴裏哼的聲音，先就沒有了，骨溜着一對眼珠子，只是向更生打量，更生走到床面前，兩手一叉腰，那麼乾脆，那麼清楚地，只說二個字：

「起來！」

這兩個字，比如錦的一大篇話都有效力，建才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這些吃不正路道的

人，更生的舉動和說話，一派是吃碗衙門飯的樣子，建才對於衙門裏的人，見了就頭痛，他活了二十八歲，已經坐過三次的牢，衙門裏的鐵面孔，他見得多了，一句話說溜了，皮鞭子立刻就打到身上來，今天他看見了更生，活像是衙門裏的一個鐵面孔，禁不住一陣寒心，連話都說不出來，

「起來！」更生第二遍說這二個字，建才竟乖乖地從床上坐起來了，他的身體有點微顫，兩手撐着床沿，兩條腿已經跨出床外，但是一個身體還沒有離開那張床。

「走！」更生簡直像呼喝着一條狗那樣的呼喝着，而且是簡單和乾脆，這讓已經有了寒心的建才聽着，禁不住又一連的打起寒噤來，他踏着鞋子，緩緩的站了起來，那麼可憐地看了更生一眼：

「先生……」他輕輕地叫了一聲，剛要接下去說，更生把他的話就截住，

「沒有話說，我們一塊兒上局子去！」

建才一聽，這簡直是一個吃公事飯的人，如錦不知道得了什麼路子，把這些人都找上了，怪不道她剛才的話，說得這樣的硬朗，原來她就準備好這一下手段，來對付我的，建才一看情形不對，少不得又軟下來了，他那麼可憐見的，顫抖着聲音說：

「先生！我……生……着病，找我們的五孀娘借幾個錢！我……並不是一個壞人！」

「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壞人，你生着病，錢這兒有呢，我們一塊兒上醫院去！」

建才聽着這些話，愈聽愈不對，他什麼話都不敢說了，好半天才道：

「我走！我走！」



嘴裏說着話，人慢慢的往外邊走，更生跟在後面，也一路走了出來，這個時候，如錦已躲到另一個地方去了，建才沒有看見他的五孀娘，越發相信是五孀娘做的圈套，她自己倒踩過了，橫裏鑽出個莫明其妙的人來，跟他爲難，他強得過他的五孀娘，可就強不過他確認的衙門裏跑出來的鐵頭，嘴裏說走，果然慢吞吞的一步一捱的向外邊走去，走出天井，灣到巷子裏，大約是心裏虛怕的厲害，還等得到更生在後邊送嗎，早已腳底揩油，一隻流星溜了，更生走到弄口，不見了人禁不住微微的一笑，重又回轉身來，向裏邊走去，剛走到廊子裏，如錦攜着仰良的手，在裏面迎了出來，

「怎麼啦！不是已經走了嗎？」

「已經走了！」更生笑着回答，接着又道：「你放心罷！」

如錦微微一笑，接着又歎了口氣，

「真沒辦法！我老是纏不過他，張先生的手段好！三句話就把他嚇跑了，但是保不定這一回是好辦，下一回他也許還要來麻煩，我終不能一次一次的麻煩你呢？」

更生笑道：「其實這一種人不算難弄，對付這種人，第一說話不能多，你要是一多話，他就把你瞧出來了！大嫂子以後要是有什麼爲難的地方，只管支使我罷！我們在幼年時代，不是還有一份同學的友誼嗎？這一點子小事，算不了什麼！」

如錦又笑了笑，輕輕的說了一聲謝謝！他們從廊子裏走到書房裏，在那陰綠的簾影裏，靜聽着響亮的蟬聲，屋子裏的沉寂，差些兒叫更生忘記了他的來意，也使如錦忘記了讓仰良授課，過了好一陣子，如錦方始把仰良推到更生的面前來，笑着說：

「叫張伯伯罷！這也是你的老師！」她說畢這話，丟着仰良，轉身又往外邊跑了，隔了多時，當仰良的書本子，攤在書桌上，翻到了二十三課，更生正要和他講解那個司馬光，如錦手捧着一大碟子已經切成小方塊的西瓜，瓜上面扞着兩隻銀質的細腳爪叉，笑嘻嘻的又走了進來。

#### 第四章 書中故事眼前人

張更生已經是第三次上華如錦的家了，他們見面了好幾次，一次比一次的相熟起來，如錦對於更生，老是在有意無意之中，顯出一點非常親熟意思，更生接受着這一位年輕的婦人的美意，在他的心裏，縱然是極明白如錦是一個守節的寡婦，不應該對於她有一種非分的想念，但是這為張奶奶委實太像他過去單戀過的美蓉，美蓉對於他，冷淡得像冰塊一樣，弄到結果，使他闖下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禍事，現在他弄到毫無辦法之下，投奔到他老師的學校裏，改名換姓的重新做起人來，這一回，他是真正的覺悟了，十天以前，他一點也不涉邪念，下定決心的想好好的做一個人，但是老天安排着一個人的命運，就像是寫故事的人安排着故事的題材一樣，他是作夢也想不到的，在一個極偶然的機會裏，遇到了這一位面貌酷肖芙蓉的華如錦，芙蓉對於他是一塊冰，如錦對於他，好像是一盆燃燒着的烈火，把那熄滅了的餘灰，重又撩撥起來，無論張更生把這撩撥起來的熱情，拚命的壓制下去，見了如錦以後，他的心，不覺又蕩漾起來。

這一天，也是一個極熱的天氣，張更生冒着毒辣的太陽，又到了如錦的家，他給仰良授

課，一個鐘頭也完事了，但是他授畢課以後，至少還要坐上一些時候，和如錦有一搭沒一搭的撩着天，今天他坐得特別的長，幾次要走，如錦老是非常誠意的款留着，笑說是外邊的太陽很厲害呢，多坐一會兒罷！等太陽下山了，再走也不遲，張更生接受了他怎樣的好意，簡直也不想向外邊走，因此一坐，就是這麼大半天，這個時候，仰良早已讀過了書，往外邊跑了，書房裏靜悄悄的，陰綠的竹簾低垂着，屋子裏顯得非常的幽暗，何況時間又將近傍晚，屋子裏格外的顯得幽暗，更生坐在書桌旁邊的紅木轉椅裏，書桌上放着一隻吃殘的西瓜盆子，還留着四五塊的西瓜，如錦坐在他對面一張藤椅裏，那麼靜靜地，她抬頭看着竹簾上斜斜的半截太陽影子，好像出神的想起了一些什麼事情，今天她穿了一件綠色細夏布小圓角短衫，黑布長裙沿着雪白的滾條，映在綠色的簾影裏，襯托着一件綠夏布短衫格外的綠，黑色白滾條的長裙，也格外的覺得素淨清淡，她望着簾子上的太陽影子出神，更生卻望着對壁掛着的一張照片出神，這張照片，是如錦死去的丈夫張又房半身的像片，圓圓的臉蛋，鏡片子裏一對靈活的眼睛，只覺得笑意迎人的，更生不覺也微微的笑了起來，說道：

「我看到又房的照片，七八歲童年時代的情形，就好像在眼前，又房是不應該死的，他是多麼有希望的一個好青年，像我……」說到這裏，微微的頓了一頓，臉上也泛出了一層淡淡的紅暈，半天，方始嗚嗚地接着笑道：「像我簡直太不說話了！這幾年來，一點事業也沒有成就……」

如錦並沒有回答他的話，然而聽了這些話，她的心裏是非常難過的，她把注視在簾子上視線，轉移到更生的臉上來，壓制着心裏的酸楚，無可奈何地向更生淡淡的笑了一笑，更生

見她笑得非常的不自然，忙把話岔了開去，接着又道：

「令姪大約好幾天沒有來吵鬧罷？」

如錦笑道：「好幾天沒有來了！保不定以後來不來呢？」

「一個人的好壞，並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本心，朋友交得好！要壞也不會壞，朋友交得壞，要好也好不來，像令姪這樣的，大約是交壞了朋友，但是懸崖勒馬，何賞來不及呢，我說句不知羞恥的話，雖還不致於像你令姪那樣的無聊，可是過去的確也被壞朋友帶累了不少，這件事情，大約老師已經告訴你罷！」張更生提到如錦的姪子，不覺把自己也帶了進去，他說這話，是含着一點深意的，他知道自己過去的事情，遲早是瞞不過如錦的，自己不過說，龔校長不跟他說嗎，趁着今天這個機會，在那無意之中，提了一提，他說到自己，不免又紅着臉，然而如錦聽了，對於他過去的事情，實在糊塗得很，她是一個深居簡出的人，外邊的事情，一概不知道，而龔校長對於姜彩霞的事情，瞞得像深空的鼓一樣，她所知道的，僅僅是姜彩霞更換了一個張更生的名字，龔校長嘴裏的姜彩霞，說得如何的不好，換了一個張更生，就把身價抬高了，但是如錦卻愈弄愈糊塗，龔校長的前後說話不符，究竟是個什麼意思，現在她聽了更生的話，也是一個機會，可以問他一問，她微微的搖着頭，淡淡的笑道：

「我一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事呢？好端端的把姓名也改換了！」

「龔老師沒有跟你說嗎？」

如錦又搖着頭道：「沒有！」

更生抬着臉，也望着竹簾上的太陽影子，出神的在想些什麼，想了半天，然後向如錦淡淡的笑了一笑紅着臉道：

「我想不必再提過去的事罷！我的意思，倒並不是把過去的事情，不願意告訴給大嫂聽，事情是簡單得很，不過是跟我姓名相仿的一個朋友，在我服務的縣衙門裏闖了一點小禍，把我也連累在內，我免得受累，所以跑到老師那邊來，姓名是老師給我更換的，其實呢，老師也是膽小，不換姓名也不妨事的！」張更生這些話，竟是全部撒謊；然而他在如錦面前，總不好意思把自己說得十惡不捨，如錦聽着，信不信呢？她雖然不能立刻就信任更生的話，但是她很信任龔老師的，龔老師對於張更生的話，一點也沒有說壞，那末更生自己的話，至少也使如錦不致於十分不信任，一個年輕的婦人對於一個年輕男人過去的底細，似乎也不應該盤問，如錦是幼讀詩書，長習禮貌，她是深知道一個女人應該怎樣做的，張更生既然輕描淡寫的寥寥說了這幾句話，如錦也就淡淡的一笑，沒有追問下去，隔了半天，方始笑道：

「其實改個名字也就行了，何必把姓都改了昵？」

更生非常輕鬆的笑着回答：「這一改，可不是跟大嫂子改上一家了！」

更生的話，是無心說漏了嘴，然而在如錦聽來，總覺得好像非常刺耳的，也禁不住一紅臉，不覺又低下頭去，這個樣子，立刻就使更生感覺到自己的話說得有些不對，因此跟着如錦紅臉而自己也紅起臉來，一個是低着頭，一個卻抬着臉，把視線又注視到對壁所掛張又房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只覺得笑意迎人的，跟如錦一個樣子，都是那麼的年輕，他看了一會。

照片，禁不住又看如錦這個人，對看之下，輕輕的就歎上了一口氣，這一聲輕歎，如錦就拈起臉來，更生覺得這一口氣又歎錯了，紅着臉道：

「仰良簡直太像他的父親了！要是父房還活着，你們這個家庭，那是多麼的幸福！」

「然而世間的事情，老是缺陷的多，一個稱心如意的人，簡直是找不到的！」如錦非常幽怨的說，她說畢這話，禁不住也輕輕地歎了一聲，

這個時候，蟬聲拖着極低的尾音，慢慢的沉了下去，屋子裏的岑寂，好像連自己心房的跳動，都能聽得出來，更生覺得這樣的長坐下去，坐到什麼時候才走呢，時間已經從正午到傍晚，他坐了這麼大半天，教了一個鐘頭仰良的課，其餘的時間，差不多都和如錦撩着天過去，他幾次要走，如錦也幾次好意的堅當着他，但是他們談話的範圍，總是那樣的謹慎和顧忌，少男少女之間，好像是隔了一條鴻溝，有許多話，都不便說出來，更生提到父房，提到他們的家庭，而如錦卻幽怨地回答他，世間是找不出一個稱心如意的人，更生要說的話是多得很，他可以從如錦回答他這句話中，好好地勸慰她一番，轉念一想，一個沒有妻子的男人，似乎不應該在一個寡婦面前勸慰這些話的，他是應該走了，要是再坐下去，這個情形，簡直有點僵，大約他已經是第四次把身子離開了紅木轉椅，慢慢地站了起來，那麼拘謹地笑着說：

「我應該走了！天不是快要晚了嗎？」

「街上大約還有太陽罷！」如錦也笑着站了起來，多半還含着一分挽留的意思，這第四次的挽留，在於她，似乎也非常的不好意思，因此又接着笑道：「坐久了，張先生大約也悶

得發慌呢！我真有點過意不去，老是勞你張先生的駕，每天上我們這兒來給仰良補課！」

更生笑道：「你真太客氣了！老是叫我張先生！其實我和又房是同學，和大嫂子也是同學，我們過去都是呼名喚姓的亂叫，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好！我簡直還夠不上讓你都稱我一聲先生的資格，以後請不要這樣的客氣，叫我張更好，叫我姜彩霞也好！」

如錦紅着臉道：「這太不成話了！過去是孩子不懂事，大家趕着亂叫，現在都長大了，還好意思趕着亂叫嗎？」

張更生的話，給如錦一駁，又被她頂住了！禁不住又一紅臉，微微一笑，想不出什麼話來，

「我自己真還很是一個孩子呢？」他非常不好意思的就拿這句話來搪塞，一面說着，脚步慢慢的向外邊走，如錦也跟着送了出來，直送到廊子裏，更生轉過身子，一伸手，忙忙把手縮住，笑道：

「快進去罷！明兒見！」

如錦好像有一句話要說，更生一轉身子，她也就不由的微微一縮身子，當更生說了一句明兒見，正要向外走的時候，這就趕着問道：

「明兒你來不來呢？」

「怎麼不來！」更生笑着說：「龔老師把這裏的事情交託我了，我當然天天要來，大婢子明兒有什麼事嗎？在不在家呢？」

如錦點點頭笑道：「在家！我想跟你借幾本小說看看！不知道有沒有？」

更生聽她說出這句話來，倒是出於意外的，從這件事情，就可以推想到如錦心裏，是如何的寂寞，孤度着這長長的歲月，一點消遣也沒有，更生低着頭，想了一想，連說兩個有，然後又仰着臉，再想了一想，笑道：

「不知道你要看那一類小說，新的還是舊的？」

「新的舊的！隨便什麼都行，不過像武俠偵探這一類小說，我就不大愛看！」

更生笑道：「那末除了這兩類以外，少不得是社會和言情了！這些書，我好像也有幾本，讓我明天帶來罷！」

如錦聽他提到社會和言情這兩類小說，禁不住又一紅臉，微笑着又點了點頭，輕輕的道：

「不急！隨便什麼時候都行！不過紅樓夢我已經看過好幾遍了，請你不要帶來，最好是新小說！」

「知道！知道！我都有，明天一定帶來！」更生說着話，也微笑點着頭，一逕往外邊走了，如錦直看他走過天井，轉到弄子裏去，不見了人影，方始回過身子來，把書房的長窗子關好，什麼事情都沒有，於是又走到她的臥房裏，疲倦地斜倚在窗邊的藤榻裏，當仰良不在他的身邊，一種空虛的孤寂，永遠包圍在她的身邊，她一顆心也似乎重重的沉到海底，尤其在這黃昏薄暮，低垂着的綠色竹簾，浮上一種陰綠和幽暗的色彩，越發加重她心裏的孤寂和空虛，這種情形，在又房死後的半年來，她所深深地領略到個中苦味，而且她又深知這種苦味，一輩子永遠不能排除的，然而這幾天來，自從張更生的影子，佔據到她的心裏，不知如



何，她心裏的空虛和寂寞，格外的感覺到厲害，每一次看見更生，老是會使她不由自主的想起又房，更生的話說得那麼的使人感動，要是又房活着，那是多麼的好，他們的家庭，又是多麼的幸福，但是現在什麼都完了，一個年輕的女人，喪失了她的丈夫，她一生的命運，好像是編劇人的筆底下早已安排好的，一個悲劇，這悲劇讓她在沒有觀眾的戲院裏，靜靜的演下去罷，然而編劇的人和小說的作者，一樣的喜歡有觀眾，不願意她在一個沒有觀眾的戲院裏，那麼靜靜地演下去，因此突然有一個張更生的影子，闖到她的心裏，好像是一塊小石子，投入了一他止水的池塘裏，掀起了一個小小的浪花，這個浪花，也是那麼的不經意，如錦委實寂寞得沒法子安排自己這顆心，忽然想到向張更生借起小說來，而我們的張先生，得了這份差使，比中了什麼獎券都高興，他從如錦的家走出來，要不是沒有如錦借小說這回事，他是打算回學校了，老實說，他和如錦說的話又是撒謊，他那兒來什麼小說，少不得上街去買了，他心裏一高興，不回學校，立刻就趕到城裏，一掏衣袋子裏，還有整整的兩塊錢，這兩塊錢，也是他僅有的家財，平常呢，這兩塊錢他還有點捨不得化，今天卻不管了，一路奔到城裏，找到了一家書舖子，把小說一類看了一遍，只覺得五化八門，什麼都有，他就揀了幾種封面最美麗而書名又帶些誘惑性的香豔小說，一齊都買了下來，這一買，衣袋子裏的兩塊錢，整整的如數付訖，一錢也不多，一錢也不少，手裏挾着一大包的書，匆匆的回到學校裏，這個時候，已經是傍晚，料想是龔校長已經吃過晚飯了，但是走到房裏，龔校長卻不在，朱六坐在書桌旁邊的環椅裏，高蹺着一隻腳，大約酒又喝到八成兒光景了，嘴裏唧唧唔唔的正在唱着小調，一見更生進來。忙從椅子上跳到地下，捲不起舌子的笑着道：

「張先生：你今天來晚了，夜飯已經送來了大半天呢！」

「老先生呢？」

「老先生家裏有點兒小事，回家去了，他說今夜也許不住在校裏，等張先生回來，叫我關照一聲！」

更生點了點頭，微微一笑，隨即把手裏挾着的一厚包書，送到書桌上，一面脫下了那件白紡綢長衫，隨手掛到釘子上，手裏拿着手帕，揩拭一下頭上的汗珠，朱六這一點還比較聰敏，他悄悄的走了出去，打了一盆冰涼的洗臉水進來，等到更生洗過臉，揩過身，朱六又把四碟子的飯菜送了進來，端端整整的放在書桌旁邊的一張四仙桌上，更生坐了下來，胡亂的吃了一碗飯，丟着筷子，不想再添了，

朱六笑道：「張先生怎麼只吃一碗飯，不再添嗎？」

更生搖了搖頭，離開了四仙桌，坐到環椅上來，一面把桌子上丟着的書包解了開來，隨手抽了一本，拿到手裏一看，只見封面上用三色套版印着一對年輕的男女，向前面一個紅紅的太陽走來，書名是印着觸目驚心的「情魔」兩個字，更生把書頁子翻了開來，映着窗子上微弱的殘陽慢慢的看了下去，一面回想着朱六的話道：

「今天我在張仰良的家裏，把西瓜吃飽了！」

朱六一面吃着飯，一面回過頭來，醉眼矍矍的，向更生看了一眼，笑道：

「昨天我聽見一件新鮮笑話兒，張奶奶的大姪子叫張建才的，在南門大街上，大罵其街，我細細一聽，大約他又向張奶奶要不到錢，嚙嚙不清的罵人，不但罵了張奶奶，而且還

罵了一個人，說是他五孀娘是個年輕寡婦，不知在什麼地方來了一個野男人，把他轟了出去，他一聽他所說的野男人，大約就是張先生，我聽了他的話，就悄悄的告訴他，說你別嘴裏不清不白的亂說着話，讓你五孀娘聽見了，不怕打耳刮子嗎？你五孀娘規矩矩的，那兒有什麼野男人，人家也是規矩矩教你堂弟弟書的張先生……」

更生聽着朱六的話，不覺就掩着書本子，聽到後來，縐着眉頭道：

「你怎麼把我的來歷都告訴他呢？」

「不能告訴嗎？」朱六偏着一張紅疹疹的胖臉，那麼不相信地問：

「你跟他說了，他不是要記我的仇嗎？我告訴你，前兒張奶奶也實在弄得沒有辦法，才叫我把他轟了出去，你想，一個簡直像叫化一樣的人，要不到錢，竟會睡到張奶奶的床上去，要沒有我，不打發錢，只怕他就不肯走，但是我是糊着一張紙老虎的，現在你把我的來歷說穿了，只怕他就不肯罷休！」

朱六睜圓着眼睛道：「怕什麼呢？他肯罷休，難道就把你吃下去嗎？老實說，這邊的五爺一死，張奶奶也太軟了一點，天底下也決沒有這樣的事情，一個早已分了家的堂姪子，等他五叔子一死，也想撒野撒賴的要得家私，別說張奶奶還留着仰良這個後代，就說沒有後代，她不願意分她的堂姪子，那也由她的意思，可是張奶奶真是一個好人，像這樣流氓坯子的人，吵一次就少不得打發他的錢，要是換了我六叔，可也不是個好欺侮的，乾脆，送他到衙門裏，就辦他個十年八載的官司，」

更生正要把手裏的書本子，往下看下去，一聽朱六的話，說得這樣的氣憤填胸，不覺又

抬起臉來，笑道：

「你有這樣的好心，那末何不給張奶奶出把力呢？」

朱六搖着頭，把最後一口飯吃完了，一面收拾着桌子上菜碗，送到菜籃裏，一面回答着更生的話，

「不行！張奶奶肯聽我六叔的話嗎？我也老跟她說，我說，你這樣一次一次打發他的錢，他一輩子就不會忘記你，斬草除根！就是這麼一句話，乾脆就送他上牢門去，要是換了我，一橫心，管他呢，拿了我爸爸的殺豬刀，就把他的腦袋砍了下來！」

更生笑道：「你這真是孩子話。砍了他的腦袋，不你自己先去坐牢嗎？」

朱六不禁也笑了，說道：「我這個話原是氣極了才說的，不過張奶奶一味的軟，我就瞧着有點兒生氣，她呢？至少還有一個人幫他一下子忙，張先生是天天上他們家去的，也應該勸勸她叫她別一味的軟下去，闖下來的禍，我六叔三杯白干一到肚，天坍都頂得起，這點子事，怕什麼呢？」

「朱六！」更生微笑着叫了一聲，接着道：「你今天大約又是三杯白干已經到了肚罷！怎麼這樣的高興呢，屋子裏應該掌燈了！你別在這兒磨牙了！」

朱六聽了，方始訕訕地一笑，拎着菜籃跑了，不多一會，他送來了一盞亮亮的煤油燈，更生打算要看書，雖然朱六喝了一點酒，今夜龔校長又不任，他老是想和更生搭起話來，但是更生看書看出了神，不去理他，也就悄悄的去睡他的覺了。

今夜龔校長是例外的住到家裏去，偌大一個花，圍在那三間平屋的學校裏。僅僅祇有張

更生和朱六睡著，朱六睡在教室裏，他們的辦公室兼臥室，燈火點得比往常亮，張更生坐在書桌旁邊，手裏執着一本書，正在掩卷沉思，不知又想到了些什麼。夏天是一個可怕的季節，白天的炎熱，到了晚上，也慢慢的涼起來了，何況這學校的地點，是在近郊一個花舖子裏，四面都是葱綠的樹木和花草，到了晚上，陰涼的風從窗戶裏吹了進來，這一種涼快的感覺，在那熱鬧的市街裏，是領受不到的，張更生今天大半天子差不多都在如錦的家裏，他和這個年輕的女人，總是在那有意無意之間，老是有着一點輕情淡意，在這樣的夜涼如水，身心都安靜下來，回想到白天的事情，一顆心不覺又在微微的蕩漾着，何況他心裏嵌着如錦的影子，老是深銷眉頭，說不出這許多的憂鬱感，剛才聽了朱六的話，越發覺得如錦的可憐，是任何人所猜度不到的，一個年輕的女人，遭逢到人生最不幸的事情，守節撫孤，這已是夠她的痛苦，然而橫腰裏又鑽出個她無賴的堂姪子跟她糾纏着，除了痛苦以外，又說不出這許多的怨恨，更生癡癡的想了下去，真恨不得依着朱六的話，去幫他一下子忙，但是一個尚未娶妻的男人，去幫一個年輕寡婦的忙，這個忙又從何幫起呢，更生禁不住搖了搖頭，輕輕地歎了口氣，大半天的沉思，時間已經過去了不少，窗子外面，碧天如水，夜色沉沉，屋子裏成羣的蚊蟲，又到處響了起來，更生找了一柄蒲扇，一面驅逐着蚊蟲，一面就把手裏的「情魔」，慢慢的看了下去，一看之後，不覺又看出了神，這書裏的故事，真是無巧不成書，所講的故事，卻是一個寡婦情奔的故事，更生看了十多頁，一想這本書送給如錦，有點不大好罷，但是書裏的情節，卻也寫得曲折動人，愈看愈引人入勝，一時看了下去，竟丟不開手，一口氣，已經看了大半部書，看到那書裏的女主角，毅然的不顧一切，和那舊禮教反

抗，在她跟情人臨奔前的一夜，寫給他頑固父親的一封信，真是淋漓盡致，無孔不入，其中的警句也特別多，像她反問着父親的話，如：「爲什麼一個男子喪了他的妻子，他可以再娶，爲什麼一個女子喪了她的丈夫，她不能夠再嫁！」又如：「我決不能讓我的青春，拋擲在沒有意義的歲月裏，人生一世，草生一春，一個人活着是爲了什麼，一個人活着究竟爲了什麼，難道除了吃飯穿衣之外，人生就是如此嗎？」更生看到這兩段話，禁不住拍案叫絕，拉起書桌上的一枝硃紅筆，就在旁邊密密的圈了起來，圈了還不算，又在書的天頭一段空白上，加寫了痛快！痛快！四個硃紅小字，寫畢以後，一丟筆，一拍桌子，叫了一聲好，當他嘴裏叫出一聲好來，不料屋子外面也有人在叫起好來，夜色是非常岑寂的，這一聲好，清清楚楚的送到更生耳朵裏，更生一聽，不田嚇了一大跳，心想這叫好的，究竟是人還是鬼？正在寒心，不料下面又接着兩句好白干，聽到這三個字，方始知道朱六又在作他的白干夢，禁不住微微一笑，重又把書看了下去，卻是愈看愈出神，愈看愈有味，不覺把一本十多万字的小說，在半夜的時間裏，一口氣都看完了，那書裏的結果，總算不讓看書的人失望，那一對男女主角，解開了禮教的束縛，好像是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兵士，結果他們是勝利了，讀者所得的餘味，是同情他們，敬愛他們，尤其是張更生，看了這部書以後，不由自主的就會聯想到現在的華如錦，如錦的遭遇，簡直和書裏的女主角一個樣子。但是書裏的女主角卻有這個勇氣，如錦有沒有這個勇氣呢，如果她也有這個勇氣，那末她所屬意的情人，又是誰呢，想到這裏，禁不住又紅起臉來，一時掩卷吹燈，睡到床上，但是睡到床上，又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的，只管胡思亂想，想想這本書，還是不送的好，送了以後，讓她看了，保不

定她像古井一般的心境，也會泛起波瀾，自己勾引一個年輕的寡婦，少不得也被社會所指摘，小說上這種如火如荼的描寫，究竟是小說上的事，事實上，世間又那裏真有書裏的女主角那個樣子，大胆的會做出這種事來，保不定這一部書送到如錦的手裏，如錦看了，不但生好感，反而責怪自己的輕薄，那又何苦呢，這樣沉沉的想着，覺得還是不送的好，但是我們的張先生對於這位華如錦，着實有點意思，想去想回來，總得覺人是感情的動物，她看了這部書，難道竟無動於中嗎，就說她竟無動於中，而且還有點責怪的意思，那末這部書又不是張更生寫的，要責怪也祇能責怪這個寫小說的人，也決不能責怪到這個送書的人，想到這裏，決定的送了，他大半夜把一切的思潮沉浸在書裏，又是大半夜，把一切的思潮沉浸在華如錦的身上，熱天是夜短日長，一轉眼，天就亮了，等到窗外梧桐樹上的蟬聲一叫，那裏再睡得着，一骨碌從床上跳了起來，看看鐘頭，也祇有八點鐘，上半天上華如錦的家去，未免太性急了，吃了稀飯以後，一時又找不到什麼事情可做，只得把其餘幾部小說，揀選了一部，又看了起來，直看到中午，吃過午飯以後，朱六是上街去了，龔校長還沒有來，這個時候，太陽又曬得很熱烈，更生昨天晚上沒有好好的睡過，吃過午飯以後，不覺就疲倦起來，一時躺到床上，正想假眠一下，那裏知道這一睡下去，卻是一場大睡，足足睡了四個鐘頭，一覺醒來，已是日影西斜，又是黃昏薄暮了，張更生這一急，比丟了東西都急，跳起床來，披了紡綢長衫，就往外邊走，走到門口，忽然想起昨天所買的一大包書沒有帶，於是重又回來，剛走到廊子裏，看見朱六在教室裏走了出來，一見更生，就笑着道：

「張先生，你打什麼地方來？」

「我要出去呢，忘了帶東西！」更生匆匆忙忙的，也來不及回答朱六的話，重又回到房裏，把一厚包的書挾着出來，朱六見他怎樣的匆忙，忽然想起一件事，笑道：

「張先生！你這不是上老先生的家去嗎？」

更生一路走，一路答道：「沒有！我是上張仰良的家去！」

朱六跟在後面笑道：「聽說有人正要和老先生打官司呢？」

更生突然的聽到這句話，不由停住了腳，回過頭來問道：

「爲什麼？」

朱六笑道：「聽說這兒花圃的主人，要收回這裏學校的房子，老先生不能答應，這個花圃子就打算要告老先生了，這個消息，我是從酒舖子裏聽來的，可是不大清楚，張先生知道這件事嗎？」

張更生簡直聽得有點莫明其妙，他不信有這樣的事，尤其是朱六嘴裏說出來的，更使他不信，他不由的微微一楞，笑道：

「有這樣的事嗎？」但是隨即又搖着頭道：「只怕不會罷！」說畢這話，也不再向朱六細細的打聽，其實他也心不在焉，一逕往外邊走了。

一顆心跟着脚步一樣的快，直奔到華如錦的家，一路從長長的弄子裏，踏到第三進的石板天井，更生只急得什麼似的，但是到了第三進的廊子裏，屋子裏卻鴉雀無聲，當中堂屋的玻璃長窗，卻是虛掩着，窗外是走廊，窗裏是安放着張又房的靈台，靈台上白燭高燒，也是寂靜無聲，一派的淒涼氣象，更生站在廊子外面，輕輕叫了一聲大嫂子，如錦在靈幃裏面聽



見了更生的聲音，忙把手帕揩了揩眼睛，裝着笑容走了出來，更生見她眼睛紅紅的，當然是剛才哭了過來，因此就非常不好意思的說道：

「大嫂子，我今天來晚了！」說着話，又微微的一灣腰，表示非常的歉意，如錦見他這樣拘恭的樣子，那有不感激的道理，心裏不由微微的一動，笑道：

「大熱天老是讓你跑路，心裏真也過意不去，其實瀟了一天，那也沒關係的，我們仰良這本第三冊國語教科書快要教完了罷！又何必這樣的巴結呢？」

更生笑道：「我今天打午覺把時間都錯過了，本想不必來了，但是忽然想到昨天大嫂子不是要我拿幾本小說來罷！所以我就趕着送來了！」

如錦聽了，不禁微微一笑！

「你真是個老實人……」說到這裏，忽然覺得這句話未免有點不大妥當，要想收住，已經來不及了，她禁不住一紅臉，把手帕子掩着嘴，假意的乾咳了幾聲，一路引着更生到書房裏去，但是更生聽了這句話，好像服了一帖興奮劑，他有生以來，從沒有聽見人家稱他一聲老實人，現在卻從一個年輕女人的嘴裏說出這句話來，那是多麼的容易呢，由此可以推想，如錦對於他的印像，實在不會壞，有了這句話，他對於如錦的說話，似乎也膽大一點，當他們走到書房裏來，更生把簷下挾着的一厚包書放到書桌上，依舊照過去那個坐法，面對面的坐了下去，坐定以後，更生就向如錦的臉上看了一眼，笑道：

「大嫂子可不是爲了又房兄又在傷心罷？但是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你也得看開一點才是呢！」

如錦低着頭道：「我的確是想開了，今天我倒並不是爲了這件事而傷心！」

「那末爲了什麼事呢？你的眼睛不是好像哭過來嗎？」

如錦微微一笑，不覺又拿着手帕子揩了揩紅腫的眼睛，一抬臉，看了一眼更生，半天才說道：

「你不知道，今天我的堂姪子建才，他又來吵過了！」

「他……」更生裝着驚奇的臉色說：「他怎麼又來了？」

「還不是爲了要錢用嗎？我真給他纏死了！」

「那末你給了他沒有呢？」

「不給他成嗎？什麼下流的話都說得出來！」

更生搖了搖頭，禁不住歎了口氣，隨手在桌子上拿起了一柄細莖蒲扇，緩緩的搖着，一面低着頭，好像沉沉的在想着什麼心事，時間卻過得很快，更生走進書房的時候，這裏還有一點日光，但是說不到幾句話，天卻愈來愈黑了，因此屋子裏的光線，也愈來愈暗，當更生正在沉思的時候，如錦不覺笑問道：

「張先生！你帶了些什麼小說來？」

更生聽了，忙從轉椅上站起來，一面解開了放在桌子上的那個書包，一面笑着回答道：

「都是新小說，不知道大嫂子愛看不愛看，我把所有的新小說，濟夥兒都帶來了！」

「謝謝你！等我看完了，再奉還給張先生！」

更生把包紙解了開來，卻並沒有把這些書送給如錦看，聽了如錦的話，依舊把紙包包

好，連連的搖了幾下手，笑說道：

「不急！不急！這些我都已經看過了，小說這類子書，看過一遍也就算了，白丟在我這裏，我也不會再看它第二遍，大嫂子什麼時候還都行，就是留在你這裏，也沒有問題，」說到這裏，抬頭看了看天色，接着笑道：「瞧天色大約夠不上給仰良補課罷！那末我就走了！」

如錦笑道：「這兒吃過晚飯去罷！」

「不成！老師這幾天家裏有點兒小事，不在校裏，所以我必須早點歸去，明天見罷？」他說畢這話，人就往外邊走，如錦倒也並不怎樣的強留，一直送到他廊子裏，那麼笑迎人的說道：

「真對不起！勞你的駕！明兒見！」當如錦說到這句明兒見，她手拿着一塊手帕子，往半空裏一揮，這個時候，更生已經走出天井，將要灣到弄子裏去，一眼睛看見如錦把身體斜倚在廊裏的廣漆柱子上，一揮手帕，不由的一陳甜意，浮上心來。

這裏如錦待更生走後，和仰良兩個人，草草的吃過了夜飯，在平常呢，仰良一睡，她少不得是對月長嘯，空自下淚，今夜有了更生送來的幾部小說，也可以消遣她一下苦悶的心境，因此侍候着仰良一睡，她就急忙忙的把更生送來的幾部小說翻了開來，隨手一抽，不料就抽到這本「情魔」，一時移着一把籐椅，放到靠窗的地方，打開了兩扇窗子，又把陰綠的竹簾捲起了一半，一盞亮亮的煤油燈，就傍着籐椅旁邊的小几子上放着，人坐到籐椅裏，翻開了書本，映着燈光，一行一行的看了下去，看了幾頁，已經看出一個頭緒來了，然而一顆

心不由微微的在跳動着，這書裏的故事，不是寫利人，竟是寫到她自已，一個年輕寡婦心裏的苦悶和憂鬱，完全活躍在紙上，好像她自已心裏的痛苦，都被這個寫小說的人猜度出來，像描花一樣的，都被他描繪到紙上來，要不是這個寫故事的人也是個寡婦，不然而以會寫得這樣的真切呢，心裏怎樣想着，一路看了下去，恨不得一目十行，立刻就看出一個結果來，看了半天，方始看到一個男主角出場，又看了半天，看到那個女子臨奔前寫給他父親一封信，其中幾句深入心肺的話，都加上了硃紅的密圈，而且上面的空白天頭上，又用硃紅筆批着痛快痛快四個字，如錦看到這個時候，一顆心簡直像一頭脫疆的野馬，老遠的飛奔開去，收也收不回來，一時也想不到旁的的事情，只管看了下去，直等到把全書看完，這才鬆了一口氣，掩着書本，閉目一想，書裏的情節是如此，自已現在的情節不是也如此嗎？張更生何以送這部書呢？難道他是含有深意的，小說上的故事是圓滿的，人世間的事實，難道也像小說上一樣的圓滿嗎？張更生如果真有這個意思，那末我又將如何？想到這裏，一顆心只是蕩漾起來，一抬頭，望着烏沉沉的天空，只見銀河斜掛，牛郎和織女兩顆星，一個在河東，一個在河西，心裏卻又轉念到，今天是七月初五，後天就是七月初七了。

## 第五章 天上雙星人間七夕

朱六在酒舖子裏聽來的話，說是有人和龔校長爲難，要把學校的房屋收回，更生乍聽之下，只當他是捕風捉影之談，事情不會確實的，然而到了第二天的傍晚，當更生從如錦的家回到學校裏的時候，龔校長也已經回來了，他坐在書桌旁邊的環椅裏，臉色陰沉沉的，看見

更生進來，也沒有說什麼話，這個樣子，簡直像有極大的心事，正在解決不下，更生走了進去，輕輕的叫了一聲老師，接着笑道：

「這二天老師府上有點兒事嗎？」

龔校長輕輕歎了口氣，搖着頭道：

「我家裏關一點柴米油鹽以外，一點事兒也沒有，倒是學校裏的事情，把我的心冷透了！」

「怎麼？」更生不由心裏一跳，这才想到昨天朱六說的話，大約是不會錯了，因此又接着問道：「我好像聽說這花園子的主人，要把這兒學校的房子收回自用，有這件事嗎？」

龔校長點了點頭，但是隨即又搖起頭來，

「外邊的謠傳是這樣，其實事情並沒有這樣的簡單，這兒花園子裏的屋子，是我租地造屋的，訂期十年，租約上是寫得明明白白的，現在四年還沒有足，憑什麼就可以毀約呢，這件事情，表面上說是花園主人金老闆要收回自用，骨子裏其實並不是金老闆的事，跟金老闆一點也沒有關係！」

「那爲了什麼呢？」

龔校長冷冷的一笑道：「爲了什麼？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勒令停辦！」

「這……這……」更生聽了龔校長的話，愈弄愈糊塗了，「我們的學校可沒有什麼反動的思想呢！」

龔校長又歎着氣道：「辦學校就是這麼回事，像我一個無錢無勢的人辦學校，那更困

難！你不知道不知道，這幾天的時局，又不大好呢！」

「大約知道一點，聽說總免不了要打！」

龔校長點着頭道：「唯其如此，也連累了我們的學校，前兒縣衙門裏接到了一道命令，說是孫大帥大批的軍隊，就快要到了，勒令縣知事在三天之內，安排好士兵的住屋，縣知事叫我去談起這事，要徵用我們學校的房屋，叫我們暫時停辦半年，但是又恐怕在軍隊未到以前，搖亂民心，所以在外面放的空氣，就說是金老闆要把房屋收回自用！」

更生聽龔校長把事情說明，才算懂了，他想，要是花圃主人把房屋收回自用，倒還可以反抗，這上邊的命令，那還成嗎，照這個樣子說，這個學校，下學期無論如何開不成了，自己是一個沒有父母沒有家室的流浪人，好容易投奔到老師的學校裏來，不料又起變卦，那末以後浮萍浪跡，向什麼地方走才好呢，想到這裏，不覺呆了起來，隔了半天，勉強笑了笑道：

「照這個情形說，事情簡直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這班天殺的軍閥！還有說話的餘地嗎？尤其是我們辦教育的人，地方上有了什麼事情，總是我們第一個倒霉！」

「那……那我們下學期是不打算開學了？」更生問這句話，我感覺到多麼的失望，這一點，龔校長看得出他臉的表情，知道他心裏痛苦，但是龔校長胸有成竹，他把什麼事都安排好了，看了一眼更生，伸着一個拳頭，在桌子上輕輕的槌了一下，非常堅決的說道：

「更生！你不用擔憂罷！我辦了數十年的教育，什麼困難的事情都經過了，我總是抱着

絕大的勇氣，把這許多的困難克服下去，如今我的年紀雖然大了，但是我還有一點勇氣，把這一件困難的事情克服下去，辦教育，不需要條件，什麼時間可以辦，什麼地方也可以辦，我在常州的南門外辦不成教育，憑我的精力，隨便走到什麼地方去，還有十年八載去教育孩子們，更生！你有沒有這個精神，你願不願跟我走呢？」

龔校長的話，又是更生所意料不到的，他的毅力和克苦，決不是將近五十歲的人所做得到的，更生聽了以後，決不能說不願意，然而他有一件最大的心事，似乎他和如錦的友誼，正在高速度的發展下去，一時卻捨不得丟開，這句話，怎好意思跟龔校長說，就在這一猶豫間，臉上也不免躊躇起來，半天方始笑道：

「當然願意……」說到這句話，忙又轉過來說：「但是勢必把這裏的學生都丟了！」

龔校長笑道：「但是可能我想帶一部份孩子去，所丟的一部份，那也出於無奈，我就沒有辦法了，至少像仰良這個孩子，我無論如何得帶他走，讓我一手把他造就起來，但是困難的事情也有，仰良一走，他的母親少不得跟她孩子也一塊兒跟我走了！」

更生差些兒叫出一聲好來，他臉上的笑容，較之剛才裝出來的強笑，又大相逕庭了，但是龔校長縱然是個察言辨色的專家，又那裏猜得出更生肚子裏這一點壞心思呢，直到更生自己覺得這一種突然的笑臉，有點兀突，這才收住了笑容，鎮靜的問：

「老師！你打算上什麼地方去呢？」

龔校長點着頭道：「已經有了！我決定到上海，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他爲了逃避戰禍，已經從鄉間搬到了上海，住在福煦路高昇里八號，他打算在上海辦一個學校，房子也已

經找好了，就是缺少個主持的人，前天寫快信來請我去，我因為這裏也有個學校，不能離開，照他的信上看，似乎非要我去不可，高興的不得了，所以我還沒有寫回信去，現在這兒既然下學期開不成學，我就到他那兒去，這個人，你是認識的？」

「誰？」更生驚奇的問，

「潘啓文！」龔校長淡淡的回答，他儘管回答得這樣的不經意，但是張更生的臉色卻突然的變了，這一面驚怕的神氣和剛才龔校長說到帶仰良母子一塊兒去的話，他聽了那種驚喜的神氣，成一個明顯的對比，剛才龔校長是猜不出他何事而驚喜，這一回可就猜得到他為何事而驚怕，

「潘啓文……」更生輕輕的把這個名字念了一遍，接着道：「那不是潘三爺嗎？老師怎麼也認識他，他是……」

龔校長點着頭笑道：「他是跟你一塊兒在傍水居聽書的那個潘啓文，更生 過去的事情，我都不會跟你說，但是現在也不必說了，你的事情，我都是從啓文的信裏所探聽出來的，所以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啓文是個好人，起初我懶得寫信給他，所以關於你的事情，我沒有跟你提起，後來你鬧了這件事，我就寫封信去問問他，他回信來，不料這件事情，你們卻鬧到一家去了，他的信上，是多麼的向我抱歉 說是早知道姓姜的是你的學生子，我就好意的規勸規勸他，現在姓姜的差不多走了一年，到現在也沒有消息，不知道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直到你投奔到我這兒來，我又寫信告訴他，他總算極力幫上你一個忙，悄悄的向縣衙門裏一運動，把你的案子取消了，」



更生一聽，原來如此，怪不得自己的事情，他簡直像親睹目見的一般，原來潘三爺跟他又是朋友，這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更生不由的低着頭，隔了半天，才訕訕地笑道：

「老師和潘三爺也是相熟的！」

龔校長道：「相熟的！我和他的父親是早年的同學，也是極要好的朋友，論輩份，啓文該小我一輩了！」

「那末我們就打算到他創辦的學校裏去？」更生又不好意思的問，這一點，龔校長又看得出他不好意思的原由來，笑了笑：

「沒有關係，你現在的情形，啓文也知道了，而且我也寫信告訴他，說你經過了一次教訓以後，現在變得很好，趁我明天想到一次上海，還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

龔校長的話沒有說完，更生忙接口道：

「老師明天就要到上海去嗎？」

「我想我一個人先去一次，瞧瞧那邊的情形怎麼樣？如果真想在上海辦學校，有許多的事情，還要和啓文接洽呢，等那邊的事情接洽好，趕回來再把這邊的學校辦結束，這些丘八大爺說來就來，所以辦事也愈快愈好，等我回來以後，辦好事情，然後一塊兒到上海去，你不用擔心罷！我告訴你一件事，你放心跟我到上海去，傍水居裏的那個芙蓉姑娘，總算由啓文的撮合之下，如願以償，結果還是嫁了那個姓陸的說書人，現在有了啓文，她總不致於再記你的仇罷！我說啓文願像他父風，熱腸古道，在中年人一代裏，也是少有的，不過他信裏卻引咎自責，老是想做錯了一件事！……」

龔校長平日沉默寡言，絕對不會告訴更生這些話的，今天不知道他是氣憤還是高興，竟把這更生認爲是他老師不明白的而其實他老師是非常明白的事情，一齊說了出來，更生聽了，不由的目瞪口呆，一想芙蓉結果竟會嫁給這個陸一鶴，自己沒有知道，而龔校長竟比他先知道，大半天子他又說不出話來，然而龔校長的視線，一直注視着他，看得他非常的不好意思，他方始從迷惘之中驚醒過來，好像魂不守舍的連說二個好，說過以後，不覺又沉沉的想了起來，這一天，他們吃過晚飯以後，照平常的情形而論，當然還要幹一點工作。現在學校都開不成了，這種工作，要幹也何從幹起，所以他們睡覺的時間，也比平常早，夏天晚上的八點鐘，正是納涼消暑的時候，這一對師生，大約都悶了一肚子的心事，所以很早的就睡了，睡到床上，起先龔校長還有一搭沒一搭的和他談着話，談了約有半個鐘頭的時間，龔校長不覺也呼呼的睡去了，更生睡在床上，卻老是睡不着，一忽兒想到芙蓉還是嫁了那個陸一鶴，一忽兒又想到日後跟龔校長到了上海，見了這位潘三爺，真有點說不出這種滋味，想到後來，忽然又想到華如錦身上去了，不知道「情魔」這部書，她看過了沒有，照她今天見了自己的情形，老是微紅着臉子，總是在若有若無之間，表示出這一種非常親切的好感來，那末這部書，她無論如何已經看過了，過去，她雖然也常有這種表示，但是過去卻比較還要淡，而今天卻格外的濃，更生想到這裏，一顆心好像搖鈴一樣，只管一陣的蕩漾，他自己也明知道又陷入了一個危險的境地，正是他過去單戀着芙蓉一個樣子，明知道請上黃冠仇四這班人，決不會作出好事情來，但是一時竟色慾迷住了心，他竟冒着個大險這樣幹去，以致於幹出這場禍事來，後事不忘前事之師，然而一個已經跌落了情網裏的人，那怕龔校長

善意的勸導和嚴厲的教訓，也就什麼都顧不得了，何況如錦對於他和芙蓉對於他，又不能相並而論，顯然的，如錦的面貌雖然和芙蓉有點相像，但是不相像的，芙蓉對於姜彩霞，簡直沒有半點意思，而如錦對於張更生，十分之八九，可以說是非常有意思的，張更生在這一個環境裏，他焉得不動心，又焉得不迷惘，何況一個一個的機會，造成他和如錦一天一天的親近起來，當龔校長暫時離開學校，這個機會，給他們造得更好了。

第二天，是舊的曆七月初七，龔校長清晨起來，匆匆忙忙的要緊搭早快車趕到上海去，他臨走的時候，時間已經促得很，所以沒有什麼話留給張更生，只說是有空把校裏的冊簿整理整理，有便到華如錦的家去，就把學校裏的事情，關照他們一聲，更生聽了，第一句話，好像是風吹過耳，一下子就忘了，但是第二句話，卻就特別的入耳，等龔校長一走，一個人坐在環椅裏，手裏捧着一杯冷開水，只管出神的想着，想了笑，笑了想，鬧了大半天，直等到朱六送過了車子回來，張更生還在那裏發神經病，朱六跑了進來，一看這位張先生一個人在屋子裏像山門上彌陀佛一樣的拉開了一張嘴，不覺倒奇怪起來，看看他，還是那樣出神的笑，連朱六走進房來，他好像都沒有覺得。

朱六笑道：「張先生！什麼事兒讓你高興得這個樣子！你知道不知道，這個學校恐怕要鬧不成呢！你還高興些什麼？」

更生聽了朱六的話，方始醒悟過來，說道：

「朱六！你回來了！」

「我不是早已回來了嗎？走在你的面前，你只管在默笑，連人都不看見！」說到這裏，

一看四仙桌攤着的四碟子早菜和一碗稀飯，依然原封不動，不由哎呀一聲，接着笑道：「張先生！你不吃稀飯嗎？」

更生茫然道：「我沒有吃過稀飯嗎？」

朱六笑道：「你瞧！連自己吃不吃稀飯都想糊塗了，你究竟爲了什麼事兒才這樣的高興呢，大約老先生把我們要帶到上海去這件事情而高興罷，我剛才跟老先生說過，他也答應帶我一塊兒去，我上海就沒有去過，聽了以後，也真夠高興！」

「別囉囉！誰爲了這件事高興，現在什麼時候了？」更生說這話的時候，人也站了起來，他把牆壁鉤子上掛着的那件紡綢長衫取了下來，披到身上，正當他扣着鈕扣的時候，朱六笑着回答道：

「大約才十點鐘罷，還早呢，你不要吃稀飯，那兒去呢？」

更生聽了這話，抬頭想了一想，然後把已經扣好的長衫鈕扣，重又解了開來，一面把長衫也脫了，依舊掛到牆壁的鉤子上，坐到環椅裏，向朱六搖了搖頭，

「不吃稀飯！你收拾就得哩！」

朱六簡直弄不懂這位張先生今天是個什麼意思，好像落了魂似的，有點神魂不守，因此也不敢多問他，悄悄的就把稀飯菜收拾了出去，這裏張更生坐在環椅裏，如醉如癡，老是像等待些什麼，直等到吃過午飯以後，喝了兩杯冷開水，到了將近一點鐘光景，這個時間，總算被他盼到了，昨夜他雖然也沒有好睡，吃過午飯以後，似乎又有點倦意，但是他今天不敢睡了，兩杯冷開水灌到肚子裏，神智一清，睡意也沒有了，一面披了紡綢長衫，就往外邊

跑，這一跑，當然又是跑到華如錦的家去，可是他也與奮過了頭，沒有注意到身外一件細小的事情，這件事情，便是他不會注意到，有一個人，偏偏卻注意到他，這個人不是別人，卻是張建才，當他從學校裏跑出來，將近到華如錦的家裏，張建才已在一個靜僻的地方守候了好久，他看見更生遠遠的走了過來，忙在一條小弄子裏掩過了，直等到更生走了進去，建才方始從小弄子裏走了出來，但是他又並沒有跟着更生一塊兒進去，只是在如錦家的大門口，緩緩的徘徊着，似乎在等待些什麼，張更生簡直作夢也想不到外邊卻自這樣一個人在守候他，他卻與冲冲的從弄子裏趕了進去，趕到裏面，只見如錦打廊子裏經過，手裏捧着一盆子的麵製巧果，正要送到當中的堂屋裏，大約是預備供到張又房的靈台上，一回頭，看見張更生滿頭大汗的從天井裏跑了進來，這就縮住身子笑道：

「是張先生！今天怎麼這樣的早？」

「早嗎？」張更生也微微一笑，一面拿着手帕子揩拭着頭上的汗珠，他在這兒已經是熱極了，見了如錦，也不像過去那樣的靦腆，說着話，一逕就往書房裏走，如錦手捧着盆子，也跟了進來，更生一回頭，看見她手裏拿着的盆子，裝着滿滿的巧果，因又笑道：

「你這是請我吃的嗎？」

如錦花着眼睛笑道：「你這樣一說，我就不好意思不請你吃了！」她說着這話的時候，更生用兩個指頭，伸到她抬着的盆子裏，挾了一根，送到嘴裏，笑道：

「這不是巧果嗎？日子真快呢！今天可不是又是七月初七了！」

他是無心說這句話，如錦聽來，總覺得他這句話是含着深意的，禁不住一紅臉，悄悄的

就把一盆巧果送到桌子上，轉身就往外邊走，隔不多時，手捧着一臉盆的溫水，又笑嘻嘻的走了進來，更生每天上她這兒來，這一把臉，她少不得要送給更生洗的，她每次送臉水，更生也每次一連的道謝，今天也不能例外，當她手捧着水盆送到書房裏來，更生正拿着一柄紙團扇亂搖着，一面又連聲的道謝，如錦把臉盆送到窗邊的几子上，回過頭來笑道：

「你瞧！滿頭都是汗，快把長衫脫了罷！我不打給你了，請你自己來洗！」

更生聽了，果然依着她的話，把長衫脫了，走到几子邊，就自己動手洗起臉來，一面洗着臉，一面笑着道：

「天怎麼這樣的熱，恐怕要下雨罷！今天龔老師上上海去了呢？保不定就輪到一場雨！」

「怎麼？」如錦微微的一怔，瞧着更生的臉子：「龔老師到上海去有什麼事嗎？」更生一把臉洗過了，把手巾掠在盆口上，人也坐到書桌旁邊的紅木轉椅裏，笑道：

「你不知道嗎？學校裏鬧了一點事情呢？」

如錦要想把臉盆拿去，聽了更生的話，不覺把臉盆依舊放到几子上，一手撐着几子，人斜斜的坐到窗檻上去，臉上也現出一點驚奇的神氣，呆望着更生的臉子問道：

「鬧了什麼事呢！朱六說是花園子的金老闆要把房屋收回，打算要和龔老師打一下官司，有這樣的事嗎？」

更生點着頭笑道：「我也是先聽朱六這樣說，不過朱六的話，倒並不是事實，昨天龔老師回到校裏來，他很高興，據他說，並不是金老闆要收回房屋，這句話是故意放的空氣，

其實是這裏快要到大批的軍隊，要徵用我們學校的房屋充作兵房，外邊的時局也不大好，龔老師知道下學期的學校，無論如何辦不下去，所以他決定到上海去另謀發展，因為他上海有一位朋友，正在着手開辦一個學校，寫信來請他去主持校務，所以他今天早車到上海去，是專誠去接洽這件事的！」

「原來是這樣！」如錦聽了更生的話，失望的說了這樣一句，接着又道：「那末龔老師打算把這裏的學生都丟了嗎？」

更生道：「他也打算到這件事情，很想帶一部份學生去，但是我說事實上恐怕辦不到的，不過像仰良和大嫂子，最好是跟龔老師一塊兒走，而且龔老師也提到這句話，再說，照這個時局看，表面似乎很鬆，其實是已到箭上弓弦，緊張得很，大嫂子是女流之輩，還是跟着老師一塊到上海去，上海有了英美租界，那是頂安全的！」

如錦沉吟了半響，笑着道：

「我是非常願意的，不過到了上海，開派總比鄉下要大一點罷，而且住屋的問題，立刻就找得到嗎？」

「房子當然容易找，至於開派比鄉下大，像你們這樣簡單的祇有兩個人，又能大多少呢？我說，你到了上海，有利而無弊，可不是，你的堂姪子就沒法子跟你吵鬧了！」

更生最後一句話，是使如錦最聽得進的，她不禁又微微的笑了笑，點着頭道：

「你真比我設想得還周到，這裏的屋子叫誰看呢？」

「你不能借給人家嗎？」

「借給誰呢！除非我是不取房租，就借給朱六的老子住，叫他看屋子罷！」

更生笑道：「你不是也設想得很周到嗎？你主意打定，也應該收拾收拾東西了！」

如錦瞅了更生一眼，笑道：

「也不知道什麼日子才能走呢？這樣的性急幹麼？」

「龔老師一回來，說走就走！」

「那末你也跟着一塊兒走嗎？要是這樣，我就不少照顧你的人了！」如錦說這話的時候，微紅着面孔，眼睛只是瞅住了更生，嘴角上這一點甜甜的笑意，卻也一直拖長下去，更生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又止不住的微微盪漾着，他正有一句話剛到嘴邊，心裏一邊漾，這句話就給忘了，如錦瞅着他，他也怔怔的瞅着如錦，嘴角上也有一點甜甜的笑意，一直拖長下去，大家長長的相視着，如錦方才拿着面盆，悄悄的向外邊走了。

然而隔不到多少時候，她又跑了進來，一盆子切好的西瓜，少不得又給送來了，更生見她又送西瓜來，不覺笑道：

「我到這兒來，好像是專門吃西瓜來的！」

如錦笑道：「大熱天涼涼肚子罷！」一邊說着話，已經把瓜盆送到書桌上來，又微笑着說了一聲：「吃！」更生也笑着點了點頭，拿着銀瓜叉，扞了頂上的一塊，送到嘴裏，一下子咀嚼，又把瓜渣吐到手裏，放在桌角上，笑道：

「這瓜味多甜！你不吃嗎？」

如錦搖了搖頭，笑說道：「我不大愛吃生冷的東西！你吃罷！今天仰良又不知跑到什麼



地方去了，這個孩子，龔老師讚得他太好了，其實好在什麼地方呢，叫他讀書，老是像叫他還債，牽絲的不得了！」

更生道：「六七歲的孩子，要多好呢，管束得太緊，也不大好！今天我們就放一天假罷！」

如錦笑道：「放一天假，他不是更聽得進嗎？」

「其實我自己也想放假！」更生微微的笑着說：「這麼大熱天，老是釘緊着孩子們，對於孩子們的身心也不大好，教的人呢！也弄得頭昏腦脹，這種天氣，頂好是浮瓜沉李，一卷在手，那才悠悠哉哉，樂而忘暑。」更生說到悠悠哉兩句話，坐在紅木轉椅裏，架着一條腿，微微的搖着，如錦見他裝出這一種舒適樂意的樣子，不禁笑道：

「你真會說話！」

「話固然會說，可惜沒有這個資格！」

如錦一手撐着几子，不覺又斜斜的坐到窗檻上，微微的把上牙咬住了下唇，沉吟了半響，笑道：

「你提起一卷在手這句話，我倒想起跟你所借的小說，也有好幾天了罷！應該要還你了！」

更生搔了搔頭皮笑道：「才三天呢！你這麼一說，倒像我要討還你的借書呢？」

如錦禁不住嘆噓一笑道：「你把這些書帶回校裏去，不是也有這個資格嗎？」

更生聽了，心裏又是一陣蕩漾，不覺伸着一個指頭，遙遙的指了一下如錦。

「你也真會說話，難道叫我把這些看過的書，拿回去再重溫一遍嗎？我可就沒有這個耐心，這三天功夫，這六七部小說，你一下子都看全了嗎？」

如錦搖着頭笑道：「沒有！才看了一部呢？」

「看了那一部呢？」更生問到這句話，禁不住也只是微微的笑下去，他這笑，等於像說話一樣，問着如錦是不是看了這部「情魔」，如錦的臉，也跟着更生這笑而紅了起來。大半天答不出話，抬着臉，假裝着在想這部書名，想了半天，微微的搖了幾下頭，笑道：

「記不起了！好像……」

「好像什麼呢？」

「好像有個……鬼字罷！書裏還打着硃紅密圈兒！」

更生笑道：「你……」只說得一個你字，不覺又伸着一個指頭遙遙的指着如錦：「你大約念別了字罷？這是個魔字呢，也許你是故意把它念別了，我猜得對不對？」

「不對！」如錦搖頭笑着說：「我肚子裏的字都還了老師，現在簡直跟仰良一樣，需要再重新念起！」

更生笑道：「你太客氣了，那有一個不識字的人，能看小說呢？」

「我瞎看看罷了！多半不大清楚！」

更生聽了這話，不覺也一紅臉，心想，這真是一個聰敏的女人，說話老是欲擒故縱，若即若離，這個時候，更生聽她說到不清楚這句話，臉一紅也就老着臉子問道：

「不大清楚嗎！讓我考一考你行不行呢？」

如錦也紅着臉笑道：「一個教師似乎還不致於考課考到小說這一類子的書上去罷？」

「怎麼沒有呢？我記得有一家學校裏，考國文課就考了一部『紅樓夢』，」

如錦道：「大約『紅樓夢』在文藝上還有一點價值？」

更生笑道：「你既然懂得文藝，還說不識字呢？大約『情魔』這部書，在文藝上就沒有價值了！」

如錦聽他的話，老像是含着雙關的意思，這種雙關，她也懂得的，她該有怎麼一句話答覆更生，才使更生滿意呢，她禁不住又搖起頭來，笑道：

「我不大懂，但是我總覺得這部書好像完全是胡扯！」

更生笑道：「小說都是胡扯，那部小說不是胡扯，像紅樓夢這樣好的書，又何嘗不是胡扯扯出來的呢，要不然，這就給報紙上去寫社會新聞，但是一段新聞和一篇小說，看起來總覺得小說的情節，要比新聞複雜而好看得多罷？」

如錦聽他這一篇議論，只是點頭微笑，直等他的議論結束了，這才笑道：

「你把小說讚得這麼樣的好，但是有時候小說的不合情理，讓人看了，也叫人有點不大置信，」

更生笑道：「你這話就算是批評『情魔』這部書罷？但是我覺得這個批評是不成立的！」

「你一大段的議論，大約又來了！」如錦輕輕的笑着說，不覺也伸着一個指頭，遙遙的指了一下更生，這一指，使更生也禁不住微微一笑，點着頭道：

「我當然有我的議論，但是我們撇開神怪武俠等小說不提，單說這些社會小說，你覺得它不合情理，但是天下之大，決不是我們件件都能知道的，你認為小說裏所寫的事情，似乎決不是事實，似乎也不合情理，但是也許竟有這種事實，竟有這種情理呢，何況社會小說裏所寫的事情，不能離開現實太遠，離現實太遠了，這就不成其為社會小說，那不「情魔」這部書，可能地社會上竟會發生這種事情，而且我覺得，這種事情，也是極平淡，極有情理的！」

話是慢慢的將要拍到本題上去，其實我們的張更生先生，談了一陣的小說理論，他對於小說，根本就是個門外漢，他話了二十多歲，大約就看不滿十部小說，這些話，可能是從別處地方聽來的，然而他這一點聰敏，是不能不使人家佩服的，他誘惑一個女子的手段，簡直是無孔不入，就拿現在的情形說，他是從小說談起，一步一步的引進去，慢慢的引到本題，結論是小說上的事情，社會上未必所沒有的，這使如錦立刻可以想到，他的話又是含着雙關，換一句話說，「情魔」書裏的故事，社會上也未始沒有，而自己的處境，正和書裏的女主角一個樣子，現在這個情形，可能地把小說裏的故事演成爲事實。如錦想到這裏，一顆心只是砰砰的亂跳，眼望着更生，只是說不出話來，而更生瞧着如錦，只覺得含情脈脈，是深許自己所說這番話，都是對的，唯其如此，一縷情絲，不覺的就把兩顆煮沸了的心，牢牢的縛住，一時大家都呆着不說話，然而更生來了這麼大半天，差不多和如錦也談了這麼大半天的話，不覺的從日中又談到日落，但是今天的大氣特別熱，午後越發的熱得悶人，到了將近傍晚，天空中烏雲四合，一場大雨，就在眼前了，但是屋子裏這一男一女，正在一往情深，

這些事情，那裏管得到，直等到一聲霹靂，方始把兩個人驚醒過來，可是驚醒也來不及了，天空好像漏了一個大洞，撒下了像黃豆大的珍珠玉露，到處嘩喇喇的響了起來，更生抬着臉，向窗子外面一看，喊了一聲不好，低下頭去，看看脚上所穿的，卻是一雙黑紗鞋，不由皺着眉頭道：

「這怎麼辦呢？要知道天要下雨，我就早點兒走！」

如錦笑道：「不妨事，你多坐一會，就得哩！趁便就在這兒吃夜飯罷！」她說着這話，仰良淋着一頭的雨跑了進來，如錦一見，不由的頓着腳道：

「皮孩子！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淋着這麼一身的水回來，快換！快換！」一面說着，一面牽着仰良的手，急急的跑了出去，跑到門口，不覺又回過頭來，向更生笑道：

「別冒着雨走呀！涼了身子，這可不是玩兒的！」

更生聽到了這些話，只覺得比聽音樂都美滿，心裏又蕩漾起來，站着的身子，不覺又軟軟的坐到轉椅裏，呆呆的望着如錦牽着仰良走了，禁不住只管微笑。

照說夏天的陣雨，一下子就過去了，但是今天這場雨，不知老天在給更生爲難，還是給他造成一個機會，卻老是下個不停，而且是愈下愈大，愈下愈緊，照這個樣子，更生少不得在這裏吃夜飯了，等到如錦給仰良換了衣服，天已經烏黑了，她手裏抬着點亮的煤油燈，一手攆着仰良的小手，悄悄的送到書房裏來，更生還是坐在那隻轉椅裏，出神的在想些什麼，當如錦進來，燈光一亮，他不由的微微一笑，

如錦笑道：「對不起得很，讓你大半天老是坐在黑地裏！」

「這到沒關係，可是雨怎麼老是下着不停呢？」

如錦把煤油燈送到地中央的紅木八仙桌上，又把仰良攜到更生的身邊來，笑道：

「別管罷！橫豎在這兒吃夜飯就得哩！沒有什麼菜！倒還有一點玫瑰花浸的好酒，我就怕朱六見不得眼，所以一直好好的藏着，今夜這麼涼的天氣，倒可以喝上一杯！」如錦笑語輕盈的說着這些叫人聽了甜甜的話，一面又拍了拍仰良肩膀，接着笑道：「媽去做飯去了，你好好的在張伯伯那邊玩兒罷！」說畢這話，掉轉身子，一逕的走了，這裏張更生也無可推辭，少不得深受她一番隆情厚意，待如錦一走，他就和仰良有一搭沒一搭的談着些孩子話談到後來，不知如何的，卻談到如錦身上，問他媽待他好不好？仰良點着頭，回答說好，又問他媽在家裏做些什麼事情，仰良回答說不知道，

更生這就笑道：「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仰良仰着小臉兒，想了一想，鼓着嘴道：「我媽在家裏哭！」

更生又笑着問：「什麼時候哭呢？」

仰良道：「睡在床上哭！」

正當他們談着這些話的時候，如錦捧着一隻黑漆小圓盤子，裏邊放着四碟子的下酒菜和一瓶深紅的玫瑰酒，悄悄的送了進來，更生問仰良這些話，她都聽見了，雖然在燈光裏，也可以看出她是紅着臉，她走了進來，把下酒菜放到八仙桌上，含噙的說道：

「那有老師問學生子這些話的？」

更生不覺心頭又是一陣蕩漾，笑着回答道：「我瞎問罷了！」說着話，慢慢的走到八

仙桌旁邊，一見菜也擺好了，酒也斟上了，

「真對不住！」更生一拱拳頭，一看只放一副杯筷，因又笑着道：「怎麼讓我一個人吃呢！」說到這句話，心裏也忽然想到，要是讓如錦坐下來，面對面的喝個雙杯兒，似乎也不大好，因此就沒有說下去，一個人坐到八仙桌旁，端起酒杯，微微的喝了一口，這個時候，風聲夾雜着雨聲，愈來愈緊，屋子裏卻靜悄悄的，更生喝過了一杯酒，忽然想起一件事，笑着坐在對面的如錦道：

「今天可不是七月初七嗎？」

如錦正在喂着仰良吃飯，聽了這話，抬起臉來，拿着筷子，遙遙的向更生一指，笑道：「你巧果都吃過了，怎麼又忘了呢？」

「天一下雨，我簡直忘了，天要是不下雨，這個時候，正是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今晚這一對神仙夫婦，找不到銀河，也許渡不過去了！」

如錦瞅了他一眼：

「你怎知道，他們也許早已渡過去了！」

## 第六章 第二次的介紹人

這一場雨，從舊歷七月初七的傍晚，一直下到下一天初八的早晨，天上人間，一宿無話，這一宿無話之中，卻又包括着許多的話，這裏少不得都剪了，我們固然不知道天上的牛郎織女，找到銀河，渡過了鵲橋沒有，可是人間一夜，不知鬧了多少的風流故事，別的不

提，單說我們這部書裏的主角張更生先生，這一夜天整夜的沒有回校，竟是失蹤了！這件事情，直到第二天初八的早晨，朱六打掃龔校長的房間，方始發覺，我們六叔的糊塗，也是令人可笑的，昨天晚上，他在大酒缸裏喝飽了白干，淋着大雨回來，醉得人事不知，在黑地裏摸進教室，倒頭一場大睡，那裏還管得到這位張先生回校沒有，直到今天大清早，朱六一覺醒來，打掃龔校長的房間，只見房門開着，窗子也開着，跑了進去，龔校長和張更生的兩張床，都是大開帳門，床上空空的，朱六一看，不由一楞，心想老先生果然到上海去了，但是張先生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照平常的日子說，這麼早的時候，他還睡在床上呢，今天卻何以起得這樣的早，但是起來以後，何以又不招呼打洗臉水，連稀飯都沒有吃，老早的就跑出去了，據朱六心想，這個地方，他沒親沒故，又跑到什麼地方去呢，轉念一想，昨天他出去的時候，天氣還是好好的，傍晚一場大雨，保不定他不帶雨具，落在張奶奶的家了，這一想，卻被他想對了，一時也想不到旁的的事情，倒像是他自己做了一件錯事，昨夜一場酒喝糊塗了，忘了給張先生送雨具去，那末今天張先生回來，少不得就是一場臭罵，想到這裏，看看廊子外面的泥地上，還是濕漉漉的，於是趕忙從更生的床底下找出了一雙橡膠套鞋挾在腋下，人就向外邊走。

這一天，天氣卻特別的好，太陽已經出來了，雖然昨夜下了整宵的雨，石砌街道還沒有乾，經過許多人一走，街面上浮上了一層泥漿，只覺得滑膩膩的，朱六赤着兩隻腳，臍下挾着一雙橡膠鞋，他就毫不在乎，一路從學校裏滑着走到華如錦的家裏，這個時候，不過剛五點打過，六點還沒有到，時間還早得很，在這樣的新涼天氣，就是早起慣的人，不免也要貪



睡一下，所以這個時候，大部份的人，差不多還在黑甜鄉裏，其中有一個人，卻用舊報紙攤在如錦家那條黑弄子裏，人睡在上面，也睡得甜甜的，這個人是誰呢？不是別人，卻是張建才，張建才昨天不是瞧着更生上華如錦的家去嗎？張更生這個人的來歷，現在他已經打聽得非常清楚的了，前天他吃了一次虧，存心就要報復一下子，瞧着更生每天上他五嬸娘的家去，老早就在疑心他五嬸娘和這位教書先生有這個調調兒，但是一時又捉不到證據，只是蹙在肚裏，昨天他又瞧着張更生進去了，他在大門口徘徊了好一陣子，幾次要想跟進去，然而他的膽子究竟還小，卻還不敢，後來向朱六的老子朱三和一打聽，卻被朱三和臭罵了一頓，說是人家好好的教書先生，你真是窮透了心，怎麼會說出這些話來，建才聽了，心又冷了一大半，這就不用闖進去鬧了，苦苦哀求的向朱三和借了二毛錢，就往煙燈上一溜，他從煙燈上出來，恰逢着一場大雨，而且恰又經過華如錦的家，橫豎他是光棍兒一條身子，到處可以安身，這就在如錦家的屋簷下躲了半天的雨，可是雨卻老是下個不停，天卻一忽兒就黑了，腦筋一動，就打算今夜在如錦家的那條黑弄子裏打起公館來，一時找到了幾張舊報紙，就在弄子裏一鋪，橫身倒下，他鴉片抽足了也像和朱六的酒喝足了一樣，倒下身來，就是一場大睡，但是他作夢也想不到，這位張更生先生今夜也睡在一個屋子裏，而且特別的睡得舒服，事情的湊巧，簡直是小說，老天這一場雨給更生造成了一個機會，也給建才造成了一個機會，偏偏的，這位百事不關心的六叔，今天一大早起來，卻又關心到這位張先生昨夜沒有回校，而又偏偏的在那一大清早上到如錦的家去給張更生送橡膠套鞋，他何以知道張更生是在如錦的家呢，他心裏的猜測，就是這一點孩子氣，以為張更生這裏是沒親沒故的，除

了張奶奶的家，還有那一家呢，他的腦子要是清楚的話，這種猜想是決不會有的。一個年輕的男人，那會宿到一個年輕輕的寡婦家去，也決不會在這樣的大清早把張更生的橡膠套鞋，一直送到華如錦的家裏，他太糊塗了，那裏知道比他糊塗的人還有，張更生和華如錦談談小說，竟會談入了港，這一整宵，天上找不到銀河，不知道這一對神仙夫婦相會了沒有，可是人間卻有一對曠男怨婦，輕輕易易的就渡過了鵲橋，這樣說，朱六的糊塗主意，巧不巧竟被他猜中了，一路從學校裏趕到如錦的家，大門已經開了，踏進大門，摸到那條烏黑黑的弄子裏，這裏他是熟路，一逕的向前奔着，但是他就不防着這烏黑的弄子裏都睡着一個人，跑了半截子弄堂，張建才睡在頂頭一端，睡夢裏聽見有人在前面奔了過來，一想自己不是睡在弄子的地上嗎，這一奔過來，一脚踏着肚子，簡直要命，不由喊了一聲慢，一骨碌從舊報紙上跳了起來，朱六奔急了步子，那裏站得住，忙一手撐住牆壁，差些兒滑了一交，這個地方，屋頂上倒有一小方的玻璃天窗，一線陽光射了下來，正巧照着張建才這個人，他目定口呆的站在那裏，朱六定了一下神，細細一瞧，不由的嘆了一聲，說道：

「你大清早怎麼在這裏！」

張建才還有點睡夢迷糊，沒有清醒，聽了朱六的聲音，人才清醒了一半，笑道：

「是六叔！怎麼啦！我不能上這兒來嗎？這是我的家呢！」

朱六往地下一看，笑道：

「原來張大爺的公館，昨晚就打在這裏！」

建才一紅臉，低下頭去，把地上零亂的舊報紙，用腳撩了開去，笑道：

「六叔！別挖苦罷：今天一大清早喜鵲叫，正巧碰到你，好歹借我五毛錢；」

朱六一拾眼皮道：「怎麼？你一開口就借錢；」

「我從沒有跟六叔開過口呢！今天喜鵲叫，六叔喜事到，我第一回跟六叔開這麼一次口，你好歹借我五毛！」

朱六吓了一聲道：「叫你媽的喜鵲！我有錢自己不會喝酒，放着也不會咬手，告訴你！別轉這個念頭：」說着話，一逕往裏邊走，從弄子走到第三進如錦住的屋子，有一扇雙合門，這扇門，白天是開着的，到了晚上，也就關了起來，這個時候，門還沒有開，要是換了一個陌生的人，不等裏面的人開出門來，一定也要敲門進去，可是朱六就懂得這門有個暗機關，只須把門縫裏裝着的鐵鈕一撥，裏面的暗門闔掉了下來，就可以開進門去，朱六就是這一撥一推，把門開了，張建才在旁邊一看，不由一呆，一搔頭皮笑道：

「怎麼？這扇門昨晚沒有上門嗎？早知道沒有上門，我也不睡弄堂，把公館打到裏面去了！」說着話，也跟着朱六進來，朱六要想推開他，他一隻腳已經跨進了門口，兩個人就不由的僵持在門口，一個要推他走，一個卻偏要進來，正在這個時候，天井裏邊的屋子裏，忽然聽見有人在說話，建才細細一聽，不是仰良和如錦在說話，卻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和如錦在說話，這個男人不是別人，卻是張更生，他們在說些什麼話呢，却又並不十分清楚，但是其中有一二句，建才却聽得非常清楚的。

更生說：「一個人要有勇氣去克服環境，現在我們總算有這個勇氣去克服環境了！」

如錦回答說：「我們這件事，應該算錯，還算是對呢，你老是拿「情魔」這部書來打比

方，我覺得這究竟是小說，像我們這樣真的做了出來，我想，社會上的人，大都是不原諒我們的！」

更生又說：「放出一點勇氣來罷！請你記着這幾句話，一個男子喪了他的妻子，他可以再娶，一個女子喪了她的丈夫，爲什麼不可以再嫁呢！」

建才聽到上面這一番零零斷斷的話，不由嚇了一大跳，心想，這是什麼話，這不是兩個人睡在牀上，大談其愛情嗎？朱六要算是笨，直聽到更生任說着什麼丈夫妻子這番話，他也有一點懂了，而且聽他們談話的聲音，簡直是睡在一張牀上，這種情形，不但建才發呆，連帶朱六也呆了，朱六一呆，建才就發覺他手裏挾着一雙男人的橡膠套鞋，越發相信朱六是串通一起的，老實說，這時在建才的眼睛裏看朱六，簡直就當他是一個拉馬人，屋子裏的話，慢慢的輕微下去，建才就禁不住向朱六冷笑道，

「原來是如此，怪不得你不准我進去，你這是給你們的張先生送套鞋來了，大約得了不少好處罷！這很好！今天我就請你作一下證人，我們五叔的屍骨未寒，地倒橫起心來了！孀娘偷人，作姪子的也好管他一管呢！」

建才是從沒有這樣硬過的，今天這一硬，却是出人意表之外，建才一硬，朱六反而軟了，他挾着套鞋，就要想往外邊溜，建才那裏肯依，一把領子，就把他抓住了，朱六縮着脖子，笑道：

「鬆手！鬆手！我就借你五毛錢罷！」

建才冷笑道：「狗頭！你現在送我五塊五十塊，也不放在張大爺的眼裏，走！跟我一塊

兒走進去！」說到最後一句話，聲音也特別提得高，那房裏這一對露水鴛鴦，聽得清清楚楚，更生從床上直跳起來，來不及穿衣服，就是汗衫短褲，就往外面走，可是他往外面走，建才抓住了朱六的領子，正往裏邊走，兩邊走弄來，正是碰了個對面，更生只見建才一把揪住了朱六的衣領，挾着一雙自己的套鞋，哭笑着臉，一路讓建才拖了進來，一見這個情形，更生不覺的呆了，他站在廊子裏，這麼大熱天，身體却只管在發抖，建才見了更生，倒不像是過去睡在如錦床上被他轟出來的那副可憐相，他今天雖然穿的和過去一樣的可憐，卻顯得特別的神氣活現，一路向更生點着頭，笑道：

「張先生！早呀！怎麼不再跟我的五嬸娘多睡一會兒呢？」

更生聽了這話，越發的抖得厲害，他拿什麼話可以回答這個如錦的堂侄子呢，他一瞧自己身上這個樣子，還有什麼話好說呢，總不見得一個教書先生穿着這麼一身汗衫短褲，大清早跑到學生家去的，更生在廊子裏發抖，說不出話，如錦卻在床上發抖，也說不出話來，然而建才抓着朱六，已經天井裏走到廊子裏，而且從廊子裏又將要走到如錦的臥房裏，更生把身體斜靠在廣漆的柱子上，一手指着朱六，隔了半天，才道：

「朱六！你……」說到一個你字，連指着的手，也在發顫起來，他心裏實在把朱六恨透了，這一個你字以下的話，真想要把朱六臭罵一場，但是自己做錯了事，又將如何的罵法，然而我們的六叔也難透了，他那裏是故意把張建才引進門來，他的好意現在反而變成了惡意，竟使他一時也說不上話來，這個時候，臥房裏的如錦，硬撐着身子，從床上坐了起來，穿了上衣，又穿了下裙，一聽外邊這個情形，一定知道是僵了，而且又知道這件事情，憑更

生的力量，無論如何排解不開的，事情已經是這樣做，而且也已經讓建才和朱六都知道，到這個地步，也顧不得什麼顏面，一時放出一點更生所說的勇氣來，蓬着頭髮，就往外邊走，走到外房，只見更生建才和朱六三個人正僵在那裏，建才一回頭，看見他的五嬸娘頭不梳，臉不洗，而且面孔黃黃的，從內房走到外房來，他就微微一笑，叫了一聲五嬸娘！

如錦板着臉子道：「你這是來幹什麼？」

建才今天可硬了，一聽如錦的話還是比他硬，不由冷冷的一笑道：

「我問問你？我是來幹什麼的？好嬸娘！五叔要是有靈！你這樣的做，似乎也太荒唐一點罷！」

如錦又一正臉色道：「建才！你這是什麼話！別不知輕重，要錢也是一句話，要不到錢，嘴裏就夾不清的亂說，你不怕吃耳刮子嗎？」如錦提到錢，她也有意思的，過去她捨不得在張建才的身上化錢，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想拿錢來搪塞建才的嘴，建才也何嘗不是爲了錢，然而他又明知道如錦拿出來的決不能滿足他的慾望，現在證據拿在他的手裏，他也決不是像過去開口的百兒八十所能了事，因此如錦提到錢的話，他又冷笑的回答着：

「五嬸娘！今天我不是爲了錢而來的！」

如錦依然板着臉子道：「你不爲錢！那爲了什麼呢？我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含血噴人……。」

建才笑道：「對呀！我決不會含血噴人的，今天大家評一場理，五嬸娘是不是做錯了一事件？」

如錦一見這個情形，簡直沒法子封住他的嘴，這件事情，少不得要鬧出去了，這一鬧出去，那還有什麼臉子見人呢。想到這裏，又是心虛，又是驚怕，掉轉身子，往內房一跑，一直撲到床上，不禁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她一哭，那床上睡熟着的仰良，被她驚醒，也跟着哭了起來，建才在外邊高聲笑道：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真是一樣沒辦法的事！」

這話說得多麼的尖刻，讓如錦和更生聽着，好像一枝尖針直刺到心裏那樣的難受，更生看看自己身上，汗衫短褲，短褂子和長褂子，都丟在如錦的內房裏，這個樣子，要溜也溜不掉，要賴也賴不掉，再看看站在旁邊的朱六，朱六手裏還是挾着那雙橡膠套鞋，像木人一樣，呆呆的只管發憤，更生無可奈何的向朱六道：

「我往日也不會待錯你，何若這樣的跟我為難！」

朱六哭喪着臉子，話也說不上了，半天才道：

「我……我……並不是帶他進來的！我是好心給你送橡膠套鞋來！」

建才笑道：「這就夠了！總之一句話，事情已經在我的手裏了！張先生！我告訴你罷！昨晚我就在外邊的弄子裏打了一整夜的公館，好容易守到了！你還賴呢！」

朱六百忙裏急出一句話來，他伸着一個指頭，差些兒直指到建才的鼻子上，

「你別煙膏子蒙了心，天底下那兒有這樣的事！」

「天底下沒有這樣的事嗎？可就出在我們姓張的家裏，好呀！我們裏邊說沒有用！到外邊的茶樓酒館，評評這個理！」建才說着這話，一手就要去握住更生的胳膊，就要往外邊

拉，更生瞧今天這個情形，越弄越僵，心裏也就越發的害怕，到這個時候，他也不由的愈弄愈軟了，當建才來拉他的胳膊，更生忙一縮身子，但是隨即又走了過去，反而去拉着建才焦黃的手，裝着一臉子的笑容道：

「我們有話好說！別這樣纏對纏，鼓對鼓的鬧了起來，大家都是場面上的人，你不顧我的面子，也得顧你孀娘這一點面子呢！」

建才一聽這話，張更生簡直把這件醜事承認了，只要他承認，建才也就不像剛才那樣一味的強硬，不覺微微一笑，說道：

「好罷！我們現在就談上一談！」說畢這話，一拉旁邊一張骨牌橙，就坐了下去，兩手環抱在胸前，眼睛望着更生，更生不覺訕訕地也在旁邊一張檯上坐了下來，朱六在旁邊瞧着這個情形，簡直有點不大妙，趁着他們面對面的一坐，他找了一個機會，丟下那雙橡膠套鞋，人就往外邊跑，慢提建才和更生這一場談論的結果如何，且說這個鬧了一場大禍的朱六，從張奶奶的家一口氣急奔了出來，東西南北，連路都認不清楚了！本來打算跑回到學校裏，然而他不向南走，却向北走，這一走，不覺就走到城區裏，一想自己路遠迢迢的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呢！這可以不是急昏了嗎，掉轉身子，再向南走，這一回，走得比剛才要慢得多，一路走，一路在想，今天究竟是怎麼回事，自己一番好心，三湊六巧的，卻弄出一場鬧事來了，我們的六叔，也有十六七歲的年紀，除了喝酒以外，對於這種男女間的事情，也略知一二，今天他也算是親見目睹的，這位素來安靜的張奶奶，竟和這位陸先生纏上了，早知道這樣，自己真不該百忙裏送這雙橡膠套鞋去，但是那裏知道他們睡在一張床上，又那裏知



道這個張建才又睡在外邊的弄子裏，這件事情，自己是無意的一個錯誤，但是更生和如錦又那裏會原諒他的錯誤是出於無心的，只以為他是故意把張建才引上門來，六叔是懊悔透了，他知道長一百張嘴，也不能在他們面前可能把這件事情辯明的，而且也決不能去告訴別人，越發的去丟他們的醜！他悶着一肚子的氣，悄悄的回到學校裏來，也是臉也不會洗，稀飯也沒有吃，呆呆的坐在龔校長房裏那張環椅上，兩臂撐着書桌，兩手支着下巴，抬着臉，出神的望着窗外濃綠的桐蔭，心裏轉念到，這個時候，不知道他們談論到怎樣一個光景了，龔校長回來了，這件事又怎樣的一個交代，自己夾在中間，可怎麼好呢！想到這裏，這位一向沒有心事的六叔，不由的也提上了一大篇心事，一時弄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正在沒個安排，忽然想到還是上大酒缸去喝酒，主意打定，走出房來，把門掩上了，就向外邊走，剛走到門口，不料這位才昨天到上海去的龔校長，今天却回來了，兩個人在門口碰個正着，龔校長一開口便問：

「張先生沒有出去嗎？」

朱六一聽，就是一呆，順口回答說：「沒有出去！沒有出去！」心裏一想，這句話可不是說錯了，沒有出去，人在那裏呢？忙又改過來道：「出去了！出去了！」

龔校長見他慌慌張張，不知又搞的什麼鬼，料知他大約又喝酒喝糊塗了，因此就嚴厲的問道：

「你大清早又喝了酒嗎，說話沒有準數兒！」

朱六訕訕地笑道：「我沒有喝酒！我說張先生已經出去了！」

「上什麼地方去呢？」

朱六又訕訕地笑道：「大約是張奶奶的家能，要不要讓我去找他一找，老先生！你不是剛從早車回來的嗎？」

龔校長聽了朱六的話，心裏就不免一楞，一想更生老早的上如錦家去幹些什麼呢？這個時候去給仰良補課，似乎也未免太早了，正要問朱六的話，只見迎面來了一個人，穿着一身青綢短褂褲，長長和黑黑的臉子，向龔校長點頭招呼着，龔校長一見這個人，認識是縣衙門裏徐知事貼身的當差，那當差好像是專門到國民學校裏來找龔校長的，龔校長見了這個人，大半都明白了，不等開口，先笑問道：

「大約徐知事請你來找我是不是？」

回答說：「不錯！知事請校長先生去一趟，聽說孫大帥的軍隊，一、二天就要到了！」

龔校長微笑着點頭，他回答的是「準就來，」本來呢，他打算到學校裏轉一轉，現在有了當差這句話，也就不打算轉了，一時他就撇下了朱六，又從校門口回了出去，朱六跟在後面，訕訕地笑着問道：

「要不要找張先生呢？」

「不用了！等我縣衙門裏回來，也要上張奶奶的家去！」

朱六一聽，嚇了一跳，心想這個時候，可不是張建才正和他們僵在那裏呢，龔校長怎麼能去得，他一去，可不是這場禍闖得更大了，可是朱六又有什麼權利不讓龔校長不上如錦的家去，心裏雖然在跳，嘴裏那不敢說，龔校長一回頭見他也跟着自己一直往外邊走，這就問

道：

「你上什麼地方去？」

朱六訥訥地說道：「我……我上街買點兒東西去！」

「不是去喝酒嗎？」

「不……決不敢喝酒！」

龔校長微微一笑道：「我告訴你！你以後不能再喝酒了，你要是喝酒，我就不帶你到上海去；買了東西，趕快回去罷！學校裏沒有人呢！」

朱六心不在焉，龔校長的話，簡直一個字都不會聽進耳去，他站定了身子，垂着兩隻手，只是亂應着是，等到龔校長走得不見了，人就像一隻流星，直奔到如錦的家裏，奔到裏面，這個張建才還卻沒有走，他們已經從臥房的外房，搬到了書房裏來，三個人品字兒的坐在八仙桌旁邊，桌子中央放着一厚沓的鈔票，都是十元八元的，看來大約有二三百塊錢的數目，這個樣子，好像已把事情談判到半中間，還在僵持些什麼，朱六一走進門，大家一見他，都不由一楞，可是我們這位六叔氣急喘喘的，要緊把龔校長回來的消息，來不及的說了出來，這一說出來，那裏料得到他又闖了一場禍，張建才現在所爭的，不過桌子上鈔票的多少問題，一聽龔校長回來的消息，抱剛才談判的結果，全部推翻，站起身子，連說兩個好，一面說着話，人就向外邊走，更生和如錦聽了，不由的也發起慌來，更生伸手一把便把建才拉住了，急着道：

「怎麼走了！我們的事情不是已談判好了嗎？」

張建才今天簡直是他的天下了，他活了二十八歲，一直在困若艱難中苟延殘命，從來也沒有交過一步好運，今天這步運，真像是從大上掉了下來，平常跟他的五孀娘借個一塊八毛，苦苦哀求，不知要說上了多少的好話，今天却毫無條件把整厚疊的鈔票奉送他，他却十足一股子的臭勁，嫌多嫌少的還在那裏討價還價，現在一聽龔校長回來，他又有新花樣了！一個錢也不拿，一拂袖子就往外邊走，他五孀娘做錯了事，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如錦低着頭，一顆心簡直像放在鞦韆架上，只是盪了起來，臉子也紅一陣白一陣，一刻一刻的在轉變着顏色，當更生一把拉住了建才的手，她一頭伏到桌子上，不由又哭了起來，但是張建才今天的得意，真是作夢也想不到的，這個千強萬強的五孀娘，居然也會掉在他的手裏，他聽了更生的話，掉過頭去，看了看伏在桌子上嗚咽着的如錦，聳着肩膀一笑，說道：

「錢固然是好東西，但是有時候也會失掉效用，五孀娘！你別以為有錢可以買人心，今天這件事情，你把銀行裏整批的鈔票送到我面前來，可也堵不住我的嘴，龔校長回來得好！讓我去見見他，問問他開的是什麼學校，是不是開的專門軋妍頭的學校！」

「建才！」更生簡直沒有辦法了，苦着臉子叫了一聲，差些兒給建才跪下去要哀求了，這使如錦聽着，心裏這種磁味，簡直難受，她的臉也丟盡了，氣也受足了，到了這個地步，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一股子勇氣，橫豎填不滿這狗洞，一橫心，就抬起臉來，人也站了來，板着臉說道：

「建才！你究竟打算怎麼樣？」

建才笑道：「不怎麼樣！五孀娘！我就要走了！」

如錦冷笑道：「你走罷！誰在留你呢！」

建才笑道：「可不是有一個人要在挽留我嗎？」他說着這話，更生正拉住他的手，一時無可奈何地放了下來，看了看兩個人的面孔，只是苦笑着，建才讓更生一鬆手，滿臉笑容，說了一聲「再見」，頭也不回，一逕走了！

這個時候，真像是一場大禍，就在眼前，如錦看着更生，更生又看着朱六，面面相覷，誰還說得出話呢，更生呆看着朱六大半天，不由一頓腳道：

「我的六太爺！你有什麼地方跟我過不去，也好說呢，何苦這樣的暗箭傷人，誰叫你把張建才引進來的，誰又叫你說龔校長回來了，你這……這簡直是跟我搗蛋……。」

朱六亂搔着頭皮，竟又回不出話，可是心裏想着，誰把張建才引進來呢，他自己睡在外邊的弄子裏，不是他自己跟進來的嗎，那末龔校長回來這句話，難道又說不得，龔校長從縣衙門裏回來，就要到這兒來的，他遲早要知道，自己不過先說了，反而招了許多的不是，朱六真是怨透怨透，差些兒就要哭出來了。

朱六的眼淚還沒有從眼眶裏滾下來，如錦的氣可就發大了，她一挺身子走到更生的面前，那樣的有決心，有勇氣的說道：

「更生！你不是說過這麼一句話，一個人要有勇氣去克服環境，現在我的勇氣放出來了！什麼事情都由我擔當，我們的事情，不論讓龔老師知道也好，讓社會上一切的人知道也好！我做錯了！我願意一錯錯到底，但是我沒有錯！我需要像你這樣一個知心的伴侶，在迢迢的人生路上，相攜着慢慢的前進，龔老師罵我也好，社會指摘我也好！甚至於把身外的產

業丟了都甘心，我是多麼的愛又房，但是又房已經死了，又房活着的時候，他也是多麼的愛我！他死後有知，瞧我活着這樣的受罪，他又多麼的心痛呢，假如我們換了一個地位，又房縱然愛我，他一定會再娶，那末一個女子死了丈夫，爲什麼不可以再嫁呢？……」如錦這一番話究竟和誰說呢，和更生說罷，其實在昨天晚上，這些話都是更生所說出來的，不過在她的嘴裏說出來！略微更動了幾個字，要是和朱六說罷，「這話，朱六自有生以來，簡直聞所未聞，雖然其中的意思，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子，大約也略知一二，不過在朱六的心裏想來，怎麼素來安靜的張奶奶，今天卻突然變得潑辣了，至少在朱六的眼裏看現在的如錦，卻並不覺得對的，說一句笑話，如錦這些話，並不是在跟那一個說，她簡直是在喊口號，可是這一股口號，一喊就發生了反應，外邊有一個顛危危的聲音，說着進來道：

「如錦！你的話都是對的，不過封建的思想還牢牢地鎖住在大家的腦子裏，這種越軌的行動，在我們這個小地方，無論如何行不通的，你們簡直太沒有主意了！把這種一般人所認爲丟臉的事情，怎麼會落到建才的眼裏！」

這個說話的人，不是列人，卻是龔校長，建才這一走，不但龔校長已經知道了！一條南門街，差不多也全都知道了，當龔校長說着這話，顛巍巍的從外邊走到裏邊來，屋子裏的更生和如錦，好像是站在法庭上的囚犯，聽到法官宣讀着判決書，不覺都低下頭來，龔校長是氣極了，走路的地步，都有點踉踉跄跄，額上的汗珠，好像剛從大雨裏淋着的雨點一樣，只是在淌下來，他一手拿着手帕子，一面揩着汗，一面氣急喘喘的走了進來，朱六不知是惡作劇，還是看見龔校長的氣，實在喘得太厲害，隨手一把椅子端了過來，而偏偏卻又放在

更生和如錦並站着地方的前面，他們的面對着龔校長，背對着窗子，龔校長坐了下去，正中坐在他們並站着的中間，這個樣子，簡直是法庭上的排場，更生低着頭，如錦也低着頭，當龔校長在那厚厚的一對鏡片子裏，把尖銳的目光注視到更生的臉上，輕輕地叫了一聲更生！更生像抬着一千斤重量的頭，慢慢的仰起臉來，龔校長又像過去鉛塊一樣的臉色，又像的尖針一樣的話：

「你這是第幾次了?!」

張更生剛仰起的臉，不覺又低下頭去，他內心的懺悔，像過去大深夜跑到國民學校裏來一樣，不覺又裝到臉上，龔校長視線又移到如錦那邊，輕輕地也叫了一聲，這一點，好像如錦比更有勇氣，她一抬臉，眼淚糊滿着她的眼睛，像水晶球兒似的，一顆一顆的掛了下來，把一件夏布藍衫，沾溼了一大堆，她堅決的聲音，還是像喊着口號一相樣子，她抱着極大的勇氣說：

「老師，你是不是要責罪我？但是我已經這樣做了！」

龔校長聽了她的話，不由的一楞，他忽然想起過去自己鑄成了一個大錯，他不應該把一個如花如玉的女子，介紹給一個早天的年青人，一個死了丈夫的年輕妻子，一生就是這樣的完了！雖然這種錯誤，在事前是決不會料得到的，然而當他每次看到如錦這樣的年青，這樣的憂鬱，總身得在良心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他的痛苦，也就是如錦的痛苦，現在如錦她自己解決了自己的事，好像在死灰裏撥開了一點尚未熄盡的火星，享受一點溫暖的生趣，又似乎是一條久已離開水地的枯魚，忽然得到了一點清水，禮教是一件事，人情又是一件事，

一個辦了二十多年教育的老教育家，似乎不大好意思專談禮教，不談人情。龔校長簡直沒有話了，他看了看如錦，又看了看更生，禁不住搖搖頭，卻又點點頭。

「我很原諒你！但是有許多人原諒你！」

如錦鼓着勇氣道：「我不算打問旁的事了，只要老師原諒我！就請老師成全我！」

龔校長法官的地位，有了如錦這句話，簡直快一變而為第二次的介紹人，但是他是否答應如錦這個請求呢？他的回答是：

「我帶你們一塊兒到上海去！」

## 第七章 「兩對夫妻的對比」

上海有個外國租界，中國人着實也沾光不少，中國人橫豎就是這麼回事，自己的事情，自己就永遠管不好，過去二十年，一年一年軍閥們的爭權奪地，爭來爭去，被外國人爭些去倒是有的，卻不曾聽見爭到了一塊外國地方，受苦的還是老百姓，聽說要打仗，不免都相顧失色，幾個稍有資產的人家，覺得自己人靠不住，還是去依靠外國人，槍聲沒有響，一窩蜂似的湧到上海租界上來，因此上海就格外繁榮了。

這一年，也其這樣，上海無形中增添了不少的人口，在這一連長上海的戶口數字之中，龔校長在內，張更生也在內，華如錦和張仰良也在內，他們是不是爲了逃避戰禍而來的，這一點，似乎還令人有點不大置信，但是我們至少相信龔校長是被迫而到上海來辦學的，然而這故事裏把他們從常州搬到上海，最重要的一件事，龔校長結果還是成全他們，做了一次第二



次的介紹人。

時序已經是秋天，大家都穿上夾衣了，這一天是星期日，將近傍晚的時候，在福熙路西端有一條僻靜的小弄裏，有一家私立的樹人小學，三上三下的石庫門，從廂房的窗戶裏，透出來亮亮的燈光，一直照到外邊的弄子裏，這廂房是這個學校的辦公室，二隻寫字台，放在窗口，電燈在天花板上吊了下來，正中掛到寫字台的中間，靠壁是兩座木架書櫃，非常整齊的裝着各項簿冊，另一邊的靠壁，放着兩把藤椅，藤椅的中間，嵌着一隻藤几子，龔校長——他還是這裏的校長——穿着一件寬大的青布夾袍，籠着袖子，坐在左邊一把藤椅裏，那右邊一把藤椅，也坐着一個人，這個人斜側着身子，看到一個側影，他穿着一件天青的錦地網夾袍，腳上是淺口黑緞鞋和雪白的白紗襪，架着一條腿，微微的搖撼着，寫字台的旁邊，坐着一個非常年輕的人，面對着門口，怔怔的注視着門口旁邊牆壁上掛着的一幅中國大地圖，這個人不是別人，卻是張更生，不過他已經把長袍脫下，換了一身黑嗶嘰筆挺的學生裝，屋子裏暫時一下子的靜寂，朱六托着一盤子裝着三杯的原泡茶送了進來，他第一杯就送到那穿天青錦地網袍人的藤几子面前，那人一回頭，這就看清他的臉，他不是別人，原來就是潘啓文，三爺！我們已經久違了。

潘啓文，現在是樹人小學的創辦人，他出的是錢，龔校長出的是力，龔校長說得好，在中年人一代裏，啓文是一個熱腸古道的人，他給人家辦事，就像是辦他自己的事一樣，老是那麼的高興，現在的樹人小學，當然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樁事業，不論風雨，他每天總要到學校裏來一次，我們的讀者，對於潘三爺多少還有一點好感罷了！他一生就是愛開玩笑，過

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他並沒有缺少什麼，還是過去那樣的笑臉，過去那樣愉快的笑聲，如果從他的身上找出一件過去所有而現在所無的東西來，那就是襠褲布袋裏那塊雞血的紅的漢玉，現在却沒有了，這一件事情，每當他枯坐一室，手裏特別冷靜的時候，也常常會使他想到傍水居的舊事來，他自己常常問自己，這一件事情，自己做得對，還是不對呢，芙蓉跟着陸一鶴一走，據他所知道的，光景是絕對的不好，他把芙蓉嫁錯了人，小陸第二次回來，其實已在蘇州鄉下娶了妻子，芙蓉過去，屈居了小星，而夫人的悍蠻和暴虐，使她一直在苦難的歲月中，好像在偷偷的活下去，這些消息，都是啓文從陸一鶴的信裏所得來的，陸一鶴信裏的話，也是深深的懺悔着過去的錯誤，然而啓文又有什麼辦法呢，他總不能把已經送走了的人，重又討了回來，他當初是一片好心，成全了他們的婚姻，他心裏何嘗不難過，當他們在暮春的殘陽裏，一條硃漆紅船，搖過了五環洞的大石橋，他站在橋頂上，默默的祝福他們這一去是幸福的，他和芙蓉相處一年，又生下了近安這個孩子，一朝分手，禁不住也掉下淚來，然而芙蓉這一去，和他的理想完全相反，她不是幸福的活着，她痛苦着偷偷的活下去，在這些日子裏，潘三爺總覺得好像在做着一場夢，他意料不到芙蓉竟是一輩子的苦命，更意料不到闖了一場大禍之姜彩霞，現在却變成了這樣一個好好的張更生，天底下的事情老是讓人逆料不到的，要不然，我的故事，大約也搬演得太湊巧了，當張更生和華如錦到了上海，總算由龔校長的介紹，在一家酒樓裏舉行婚禮，潘啓文也參加在內，當他見了新娘華如錦，差些兒錯認了是芙蓉姑娘，她們的面貌實在太相像了，照說，一個寡婦，不應該再享受這種人生的幸福，但是他們卻享受到了，而且婚後的日子，又是過得那樣的甜蜜，陸

一隄和芙蓉應該享受的，他們却沒有享受到，不但沒有享受，婚後的生活，簡直太痛苦了，世間這種不合情理的事情，老是像演戲一樣的搬演出來，啓文偶然和龔校長及張更生提到這件事情，不免都要微微的歎息，尤其是張更生，對於蓉芙的遭遇雖然不是他一手造成的，總覺得非常的對她不住，每次提到芙蓉，心裏就特別的難受，今天潘啓文到學校裏來，照例他們談了些關於樹人小學的計劃，談到後來，不覺又談到了芙蓉，談話的開端，正是關於學校計劃的談話告一段落，屋子裏不覺一沉寂，朱六悄悄的送了茶進來，張更生的視線從壁上掛着的大地圖上，慢慢的移到啓文的身上，他極不經心的笑着說：

「三爺！你把你的襠褲布袋丟了嗎？」

啓文聽了這話，却又想起芙蓉來了，他剛才只是笑話連串的說個不停，被更生一問到他的襠褲布袋，不覺把愉快的臉色，慢慢的轉變到陰沉，他點了點頭，非常沉着的回答道：

「沒有丟！我早已送給蓉姑娘了！」

這件事情，更生還不會知道過，然而更生是知道的，這襠褲布袋的雞血紅漢玉，是潘三爺最心愛的東西，他願意把他心愛的東西送給芙蓉，他對於芙蓉這份情誼，是如何的厚重，由這件事情看潘三爺也很愛芙蓉的，他是多麼的捨不得，而且是壓制着自己的情感，把已經得了的愛人，輕輕易易的送走了，要是芙蓉去得好呢？他多少還能去開來想，但是芙蓉這一去，簡直像潘三爺送進了她的火坑，這一點，是啓文常常引爲他生平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更生也深知道他，能避免談到芙蓉的事情，那是最好，然而無心一句話，却又把芙蓉提上了，張更生對於芙蓉，他的心裏又未嘗不痛苦呢，他在三爺面前，一提到過去的事情，內心

的遺恨和抱歉，和三爺是一個樣子，聽說把漢玉已經送給芙蓉姑娘，一時却接不上話來，大半天子，才像是領會了這個意思，嘴裏輕輕的唔了一聲。

潘啓文卻被提上興頭了！當更生唔了一聲，他就接下來說：

「這孩子，真是苦命！」

龔校長是從來不說笑話的，但是和啓文在一起，偶而也會說上幾句笑話，因為潘啓文是一個善於調笑的人，這不能使龔校長老是板着臉子，一開口，便是教育，所以每當啓文開起玩笑來，龔校長也常常會附和上去，啓文隨便談些什麼事情，開頭無論是怎樣的正經，結果却老是大笑收場，唯有談到芙蓉，他簡直把這個笑字忘了，現在他的臉上，就像是灑了一層嚴霜一樣，連半絲笑意都找不出，然而龔校長忽然却開起玩笑來了，他微微一笑，慢慢的說道：

「啊！啓文！我瞧你真捨不得這個蓉姑娘，你既然捨不得，當初又何以讓這個姓陸的帶走呢？」說着這話，不由的就哈哈笑了起來，龔校長一笑，啓文才想起這個笑字來了，

他笑道：「龔老伯！你別跟我開玩笑行不行！我不是捨不得，正跟你成全你令高徒的情形一樣，也想成全他們呢！那裏知道，成全得反而壞了！」說到這裏，把臉子轉到張更生那一邊，接着說道：「我祝福你們！白頭偕老！別像蓉姑娘一樣，過着一份最痛苦的日子！」

更生不由一紅臉，輕輕的乾咳了幾下，半天才說道：

「三爺的話是對的，」他說畢這話，却又輕輕的乾咳起來，啓文見他這個情形，大約他也在懺悔他過去的錯誤，老是有點說不出口的樣子，這個人簡直像換了名字一樣的換了一個

人，他和過去一打比，現在變得實在太好了，要是他在縣衙門裏作事的時候，也像現在一樣的好，要娶個茶舖子裏女孩子，潘啓文又何嘗辦不到呢，然而那個時候，他這種荒唐的行爲，雖然並不是直接造成了現在芙蓉這種悲慘的命運，但是簡接的說，芙蓉卻吃了他的苦，要沒有他，傍水居不會燒，徐德生夫婦不會死，芙蓉將來的歸宿，不嫁這個姓陸的說書人，也許就會嫁給這個姜彩霞，再退一步說，就說嫁給這個姓陸的，沒有姜彩霞在中間打擾，可能地，陸一鶴也決不回去，到鄉下去再娶婦成親，極可能的，他們就在傍水居裏成婚了，然而陸一鶴愛一個芙蓉，似乎也愛得有點糊塗，他自己已經娶了妻子，第二次回來，也應該向啓文明說，啓文似乎也決不會把一個孤苦弱女，去送給一個有婦之夫，再說芙蓉就算甘心作那陸一鶴的小星，一鶴的大婦，待她好一點，也就罷了，而偏偏這個大婦，又是個蠻不講理的悍婦，根據一鶴歷次的信上看，芙蓉在那一邊，簡直是捱不盡這無邊痛苦的歲月，度不完這淒涼憂鬱的境况，一鶴是一個沒有恆產的說書人，總不能守着妻妾，一輩子在家裏納福，他每次跑了碼頭回來，芙蓉不知受盡她大婦多少虐待，也不知掉下多少的傷心之淚，這件事一錯竟錯成了這個樣子，這是潘啓文絕對所意料不到的，三爺是一個樂天派，然而一提到這件事，他就覺得生趣索然，尤其當他從外邊回來，見到那苦命的母親給他留下來的孩子，伸着小手兒要他抱的時候，他心裏的痛苦，別人又那裏知道呢，他家裏的夫人，是從來不問三爺的事情，他把孩子抱了回來，啓文的夫人，也並沒有細細的盤問，然而也不用盤問，無端裏抱進一個孩子來，當然是明人不必細說，不是啓文和外邊相好的女人生的，又是誰生的呢！啓文的夫人，氣量大，福氣也大，她把芙蓉生的孩子，也是視同己出，雇用了奶媽帶

領，這一點，總算在極不如意之中，使啓文感激他夫人的，那時候潘近安剛二週歲，他那裏懂得，自己的母親，是天下一個最苦命的女人，今天的話，是從更生提起一塊漢玉開頭，這位樂天派的三爺，一下子就變得憂鬱起來了，他怔怔的望着吊在書桌中央發亮的電燈，半天沒有話說，龔校長是知道他又提上了心事，這就笑道：

「啓文！你老是想這些事幹麼呢！已經走了的愛人，現在是追不回來了！別再去想她了！」

啓文忙笑道：「誰想呢？我們到外邊去開一壺酒好不好？」

「不能？」龔校長沉吟一下說：「我瞧你總像有點什麼心事，一喝酒，又像前兒一樣，發起酒瘋來，這又夠受的了！」

啓文笑道：「那兒有這樣的事，我的酒德不是很好嗎？這件事情，我已經想開了，蓉姑娘吃這個苦，那也是她的命，我又什麼法子呢，以後大家不提，乾脆，我就當她已經死了！」

龔校長「拍手道：「這才是聰敏的想法！」

「那末喝酒去！」

龔校長不由一楞，心想這個人就是這股子勁，想到什麼，就是什麼，龔校長還沒有答應他去與不去，啓文已經站了起來，把擱在簾几子上的灰色呢帽，往頭上一戴，這個樣子，竟是非去不可，龔校長也只得站了起來，把黑緞小瓜帽也戴上了，啓文走了幾步，一回頭，看見更生還坐在那裏，這就笑道：

「大家一塊去罷！」

更生站了起來，笑着回答說：「我想失陪了！」

啓文抬頭一想，打了一個哈哈，笑道：「對了！你們是新婚燕爾，也應該陪陪你的夫人去了，可是我有一句話相告，芙蓉的事情，決不能跟你的夫人提起，我的如安和似安兩個孩子，也都在這兒上學了，也決不能跟他們提起，將來我把近安送上校來，那是更不能提他娘的事，這些小事情，雖然沒有什麼大問題，不過我想到了，也就告訴你們！」啓文好像有些瘋了，一路說着這些沒頭沒腦的話，一路打着哈哈，慢慢的走了出去，龔校長跟在他的後面，張更生也跟在他的後面。

他們三個人從學校裏走出來，街燈都經亮了，上海人對於晝夜的感覺，似乎不大靈敏，一個治遊的人，往往享受不到白天的陽光，一直在夜裏生活着，這個時候，幾條熱鬧的馬路，都已處處華燈，家家絃管，那裏會想得到，離開這裏不遠的地方，這些軍閥大爺們，正打算展開一幕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福煦路緊接着愛多亞路，這裏已算是比較僻靜的一條馬路了，他們走出了弄子，潘啓文雇了二輛洋車，就和龔校長一塊兒向東走了，

不提他們此去如何，且說張更生站在弄子口，眼瞧着洋車走遠了，方始也走了，他並不是走回校去，卻一直向西走，這裏必須補敘的，張更生並不是居住在樹人小學裏，他們在兩個月以前到了上海，起先和華如錦就擱在學校裏，後來他們在一家酒館裏補行了結婚的儀式，也就從學校裏遷出來，就在樹人小學的附近一條弄子裏，租賃了一個亭子間，草草的組織了一個小家庭，早上，更生到學校裏去教書，午後四點鐘散學回來，一個月拿三四十塊的

薪水，勉強也能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何況如錦手裏還有一點私蓄，這個日子，倒也過得相當的安靜，如錦在家裏，事情也清閑得很，一天三餐飯作過以後，餘下來的時間，又作了些針線女紅，每天就這樣，都在沈靜的時間裏過去，無非是晚間和星期日，這個小小的家庭，最最熱鬧的時候了，今天是星期，上半天更生在家裏，看了半天的小說，午後到學校裏來，本來打算邀請龔校長上他們的家去吃夜飯，這位老校長，就是這個孤獨的脾氣，他有了這個家，等於沒有家，這一回，他單搶匹馬，一個人到上海來，住的是學校，吃的是包飯，有時逢到假日，更生也常常約他到自己的家裏去吃飯，平時也常常送幾樣可口的小菜到學校裏去，今天的晚飯，也是昨天約好了的，但是橫腰裏却來了一個潘啓文，一把就把他抓去喝酒了，更生是知道的，這位潘三爺也是個怪脾氣，他怎麼說，就怎麼辦，因此他祇得把這個人情，就送給三爺做了，他一路從學校裏回來，路近得很，走不到幾家店舖，就有一條弄子，這條弄子，名叫居安里，他就打居安里走了進去，弄子裏的燈光，也都開亮了，在那七號一家石庫門的後門，站着一個年輕的少婦，她穿着小圓角高領子的月白銀緞夾襖，下面繫着一條黑縐紗長裙，露出一對水紅緞子繡花的平底軟鞋，一手扶着門框子，一手掠着剛被風吹亂了的鬢髮，更生在弄口遠遠的走了進來，他笑臉迎人的一路迎了上去，秋風吹起，把稀薄的羅裙也吹了起來，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俏奔的寡婦華如錦，她向更生笑得那樣的甜，那樣的有意思，更生眼睛望着她，可就忘了腳底下的路，弄子裏電燈點得亮亮的，水門汀的地皮也是光光的，他的眼睛歪到別處，心也歪到別處，筆直的路不走，兩隻腳一路斜了過去，不提防四號的門口放着一隻小橙子，一脚踢到橙子上，人向往前一衝，要不是如錦搶過去把他



攙住了，這一交準就跌上了，如錦一個快步，扶住他的身體，一手就拍着他的胸口，笑道：「呀！你嚇了沒有？」說着話，又拍着自己的胸口，接着笑道：「我倒嚇了一大跳！——更生微微一笑，搖了搖頭，弄子裏幸而沒有人，真要是讓人看見了，這一對年輕夫婦，未免而覺得太多情了。」

他們並肩兒從弄子裏走到家裏，走到梯子口，更生在前，如錦在後，一步一步打梯子上走着上來，如錦在後面笑問道：

「龔老師爲什麼不來呢？」

「潘三爺拉着他喝酒去了！他大約不會來了！」

如錦接着笑道：「這潘三爺可不就是潘校董潘啓文嗎？我記得他是一個矮個子胖臉蛋的中年人，很會喝酒，可是我們已經的好了龔老師的，我做了不少的菜呢，你怎麼讓姓潘的約走了？」

當如錦說着這話，更生已經走上樓來了，房門口的煤爐子燒得紅紅的，爐子上裝着一隻大沙鉢，冒着一股子的熱氣，噴出了醉人的肉香，更生禁不住咽了一下唾沫，笑着說：

「這香味兒真夠吊我的胃口，龔老師不來吃，留一點明天就送到學校裏去罷！」

如錦笑道：「那末我今天就算請請你了！」

更生一回頭，微微一笑，人就走到房裏去，上海的亭子間，真是名符其實，四四方方的一間，活像是一隻亭子，剛從鄉間到上海，遇着這種鴿籠般的生活，似乎有點不慣，但是居住得久了，也就漸漸的慣了，他們從常州到上海，並沒有多帶東西，房裏的傢具，完全是買

起來的，但是也非常的簡單，一張大鐵床，一隻五斗台，靠窗是一張小撐桌，就是這麼一點東西，房間縱然是小，居住着這麼三個人，似乎還不致於掉轉不來身子，何況白大更生和仰良都上學校去的，家裏祇留着如錦一個人，如錦又有個愛潔癖，她把房間收拾得井井有條，更生回來，坐到窗口半桌旁邊的椅子上，比什麼地方都感覺到舒服，再是亮亮的燈光，越發把這間房襯托得溫暖和有生氣，更生兩手插在黑嗶嘰學生裝的褲袋裏，一路笑着走進房來，房裏的電燈也已經開亮了，大鐵床上雪白的套帳，低低的垂着，他走過去一手把帳門撩開一條縫，只見床裏已經鋪好了被褥，仰良睡在裏面，呼呼的已經睡熟了，隨着如錦也跟了進來，更生一回頭，笑道：

「仰良怎麼睡了！不吃晚飯嗎？」

「他已經吃過了！」

「那末你呢？」

如錦走了過去，把一個指頭指到更生鼻子上，笑道：

「我也吃過了！今天我是專請你的，你得謝謝我呢！」

更生忙把兩腳立正，垂着兩手，深深地鞠了一個躬！那麼恭敬的說：

「夫人！謝謝！」

如錦聽了，微微一笑，掉轉身子走了。

她這一走：就走到房門口，把裝在爐子上的肉鉢，端了下來，一個又把一個冷水銅壺裝到爐子上去，她是那麼的嫻熟，在這樣寸金地方的梯子口上，做這樣，辦那樣，一點不慌

熾，而且是井井有條，活像是一個已經居住十年以上的老上海，她蹲下身子，趁着房裏照出來的燈光，揭開了肉鉢的蓋子，一手拿着一隻藍邊大碗，一手拿着一雙筷子，把鉢子裏的紅燒肉，一塊一塊的夾到碗裏去，足足裝了一滿碗，然後把鉢子的蓋子蓋上，端在一邊，手拾着一碗紅燒肉，熱氣騰騰的送到房裏來，更生坐在窗口桌邊的椅子上，環抱着兩隻手，一直慎慎的望着如錦，如錦把肉送到桌子上，更生不由一笑，說道：

「我們還是雇個娘姨罷！你這樣的灣着身子作事，我有點過意不起！」

如錦把肉放在桌子上，轉身又向外邊走，就在梯子口的牆壁上，掛着一個綠紗糊的四方小菜櫥，她打開櫥門，又捧出兩樣菜來，一直送到房裏的桌子上，一面笑着更生的話道：

「這樣鴿籠般的房子，能雇娘姨嗎？」

「但是我瞧你太苦了！」

如錦又一指更生的鼻子笑道：「只要你有志氣，不叫我失望，我就不覺得苦！」

「讓我再罰一下誓你聽聽好嗎？」

如錦一撇嘴，把更生剛伸起來的左手，壓了下去，笑道：

「你別演戲罷！我就不愛看你演這個慘戲！」

更生不由嘆噎一笑，忙一縮手，笑道：

「成！這就讓我幫你一下子忙罷！」

「誰要你幫忙，你一幫忙，我就覺得愈幫愈忙！」

更生笑道：「這也成！我的酒杯子和酒瓶放進那裏呢？」

「我知道你又得喝酒，不喝酒行不行呢？」

更生訕訕地一笑，非常不好意思的說道：

「你瞧！又有魚，又有肉，今夜似乎又非喝一點不可！」

「橫豎你每夜都有理由，非喝酒不可，其實我不是不准你喝，只怕你喝壞了身體！」如錦雖然這麼說，結果還是把酒瓶子和酒杯子都送了出來，更生接了過來，把瓶子裏血紅的茄皮，滿滿的斟上了一杯，抱着拳頭連連的向如錦拱了幾下。

「我有主意：決不會像六叔那個酒罐子，聽說前兒晚上，他又不知打什麼地方去喝個糊塗爛醉，一整宵不回校來，早上開出門去一看，這位六太爺倒是四平八穩的睡在校門口的弄堂裏呢，龔校長對他真沒有辦法！」

如錦抿嘴一笑，又把指頭指了過去，說道：

「我也對你沒辦法，今晚就喝這一杯子罷！」說着話，把那桌上的酒瓶就要拿着走，更生忙一手搶了下來，捧着酒瓶，又連連的作了幾個揖。

「何苦呢？今晚這麼好的菜，飲這麼四兩，也不算多呢！」

如錦笑道：「你可不是和六叔一個料子！要是喝醉了！我也得推着你到弄堂裏去睡覺！」

「成！」更生禁不住笑了起來，一手捧着酒瓶，一手抬着酒杯，微微的喝了一口，然後把右手抱着的酒瓶換到左手，再用右手拿起桌上筷子，伸過去夾了一塊紅燒肉，送到嘴裏咀嚼着，如錦見他這股子皮勁，不禁又抿嘴一笑，一撩垂下的帳子，從床上拿出絨線活計

來，人也就坐到床口上，一面結着絨線，一面說道：

「你自己打點兒主意罷！別把整瓶子的酒都喝了呢，我不管你了！別裝模裝樣的抱着酒瓶子不放！讓人家見了！這不是笑話嗎？」如錦說着這話，停着手裏的絨線工作，抬着臉，只是微微的笑下去，更生看見夫人這樣的嫵媚溫存，心裏禁不住蕩漾起來，一面把酒瓶放下了，呆呆的看着如錦，看着如錦的臉，不由就想起芙蓉的臉，潘三爺今天又提上芙蓉了，他老是這樣的哀憐芙蓉，不知芙蓉的境況，究竟苦到怎樣一個地步，自己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張更生總像是做了一件極大的錯事，每當啓文提到芙蓉，他心裏老是難過的不得了，何況回到家裏，看見極像芙蓉面孔的夫人，越發會提上他的心事，然而這件心事，無論他的酒喝到八九成光景，也決不敢向如錦吐露的，今晚他三杯酒一下肚，不覺又提上他的心事來了，如錦低着頭，只管結着手裏的絨線，卻也不注意到他在那裏發楞，房裏的靜寂，是最容易使人跌落到沉思的深淵裏去的，何況更生一個人在那裏喝着悶酒，這是更容易使他追憶到過去的事情，他呆望了如錦好半天，不覺又把視線注射到當中掛着那盞發亮的電燈，他越發想得神了，他想，這一二年時間裏，自己簡直像做了幾場夢，一場緊接着一場，現在這一場，似乎還比較有點意思，他總算有了個歸宿，巴望到人生甜蜜的結果，過去這幾年，這些夢實在太糊塗了，他屢次的咒罵着自己，不應該一交孫二娘，二交仇四娘，這些下流的婦人，除了一個色和錢，還能談出些什麼愛情來，當初他也覺得濫交這些女人，並不是幸福，簡直是痛苦，然而更不應該把人家好好的閨女，不問個青紅皂白，就想佔爲已有，一場禍事闖了下來，自己溜着一走，跟仇四娘擾了這麼許多的日子，真也擾得灰透了心，但是又

那裏料得到，和黃冠仇四等分道揚鑣以後，跑到自己老師的學校裏來，偏偏又遇上了華如錦，到了上海，偏偏又遇上了潘啓文，人生巧合，簡直太像演戲了，自己就像是扮戲的戲子，一扮下來，什麼都像，他但願不再扮演過去姜彩霞這個角色，永遠扮演張更生這個角色，想到這裏，對着那盞發亮的電燈，只管微笑，如錦一抬臉，見他一個人只管向着電燈微笑，就把絨線上插着的竹針，輕輕的向更生的手背上一撥，更生這才從沉思的深淵裏跌醒了過來，他一回頭，如錦就笑道：

「你又在這兒發呆了！大約又想到過去的事罷！能不能告訴我呢？」

「我並沒有想什麼！」更生紅了臉推賴着。

如錦笑道：「你老是悔醫忌疾，把過去的事瞞得深堂的鼓一樣，但是一個人總有一點錯處，我們既經做了夫妻，又何必瞞我呢？」

更生紅着臉，微微的搖了幾下頭。

「沒有！沒有！」說了兩個沒有，不覺又搖起頭來，接着笑道：「我想你不必追問我過去的事，其實我過去也並沒有什麼錯事，當然！我在你的面前是不應該隱瞞的，但是我是一個女人大約總不歡喜聽他情人以前的過失罷！我告訴你，也是爲着喝了一點酒，跟七月初七在你的家裏，和你所開的錯處是一樣的，不過我們的事是將錯就錯，現在也可以說是對了，我過去的事，不免還鬧了一點小糾紛，我想不必提罷！」

每次如錦追問到他過去的事，他老是含含糊糊的答覆這樣幾句話，無論如錦追問得這樣的緊，無論更生喝得這樣的醉，始終不肯吐露，始終也追問不出，如錦對於更生的懷疑，也

就只能去向龔校長探聽，然而他們的事情，已經是木已成舟，龔校長那裏肯揭開更生過去的真相，而龔校長的回答，也和更生一樣的含塗，不過在含糊之中但帶着一點騙意，說張更生過去的錯誤，爲了喝酒，爲了女人，但是究竟不失爲一個好人，你們既經結合了，大家應該都要信任，才有幸福，龔校長的話，在如錦聽來，那是決不會錯的，她信任龔校長，因此也連帶信任了張更生，今晚更生喝喝酒，只是向着電燈默笑，如錦無意中又問起他過去的話來，而更生所回答的，還是那過去一套的話，當更生說到一個女人不歡喜聽他情話以前的過失，也使如錦聯想到龔校長叫他信任更生的話，由於這個原因，如錦也就不再問下去，微微一笑，就把話岔到一個酒字上面去。

她笑道：「所以我不准你多喝酒，也是這個理由，喝多了！不是要闖禍嗎？」

「現在有了你，總不致於罷！」

「但是我還有點不放心！」

「你還有什麼不放心呢？」更生喝了一口酒，伸過手去，握住了如錦的胳膊，搖撼了幾下，輕輕的這樣問。

如錦紅着臉笑道：「我不放心以前跟你胡纏的女人，她會找到你！」

「我把姓名都改了，她找得到嗎？」

如錦不禁抿嘴一笑說：「你難道把姜彩霞這個姓名一輩子就丟了嗎？」

更生點點頭：「丟了也好！順着你過去夫家的姓，連帶我也改了罷！你還是讓人家稱你一聲張奶奶，如采改了姜奶奶！我想！你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罷！」

如錦聽了這話，禁不住又紅起臉來，她拾着臉，又想了半天，忽然想起一件事，不覺又低下頭去，滿臉的躊躇着。

更生問道：「你一下子又想起了什麼事呢？」

如錦搖着頭，歎了口氣。

「我想到建才，遲早是瞞不過他的，前兒朱三和不是有封信嗎，說是他自從搬進了我的屋子，建才不知已經跟他吵鬧過幾次了！」

張更生和華如錦的同居，除了張建才從中打擾以外，別的都沒有問題的，但是建才這樣的跟他們爲難，倒並不是他以姓張堂侄子的身份去干涉他孀娘的醜事，他也巴不得他孀娘這樣的做，才能長流的跟他孀娘要錢，如錦在建才身上，也化了不少的錢了，但是一個抽大煙的無賴，又何能填得滿他的慾望，說句不好聽的話，更生和如錦也因為是「戀姦情熱」，把身外的產業，早已置諸不顧了，而且極可能的把這些產業，一古腦兒都送給了張建才，每當建才上門來吵鬧一次，如錦怨透的時候，偶而也會說出這樣的怨話來，自從他們到了上海，如錦便把自己住的房子，讓朱六的父親朱三和來居住，張建才找不到路子跟如錦吵鬧，也就和朱三和吵上了，朱三和搬進了如錦的屋子，找了許多的麻煩，真也有點悔不當初，弄到沒有辦法的時候，少不得一封一封的連篇急信，就往上海的樹人小學裏送，如錦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她的租子，也是素來託朱三和經收，這個時候，三和也給她收了一部份，少不得就把這些租錢不進上海，一次一次的從朱三和的手裏送到建才的手裏，建才得了錢，也就安靜了一些時候，用完了呢，少不得朱三和的急信又來了，這件事情，也是如錦最擔憂的一件事



情，常常和更生談起，更生就乾脆回答說，什麼都送了他罷！如錦究竟還有點捨不得，老是在發着愁，今夜無意之中，不覺又提上了，她提到這話，縐着眉頭，怔怔的望着更生，更生今夜的酒，大約已喝到四兩開外了，雖沒有大醉，但是也有點微醉，直截爽快的回答道：

「丟了罷！什麼都丟了罷！」

如錦笑道：「你別說酒話呢？這些產業雖是姓張的，但是姓華的也有不少，我嫁過去的時候，也有不少的花奩田，我就捨不得！」

「捨不得又怎麼辦呢？零散是給，整批也是給，總之給完了才安靜，那有何必一次一次的讓人難受！再說，憑我的力量，大約三口之家，還能維持過去罷！能夠維持過去，也就算了！多錢又有何用呢？」

如錦不覺把坐在床口上的身子，向更生挪進一點，又拿着絨線上的竹針，輕輕的撥了一下更生的手背，笑道：

「你別說饞了嘴！你一輩子就是三口之家嗎？」

「怎麼啦？難道……」

如錦一紅臉，把身子更挪近到更生的身旁，結果素姓從床口上站了起來，坐到更生的膝頭上，更生抱着她的腰，微微的搖撼着，笑着又問：

「怎麼啦？可不是……」

如錦紅直臉，微微的點了一下頭：

「是的！我記得已有一個多月不來了！」

她說着這話，隨手把窗子上的綠色窗帘，輕輕的拉上，窗帘上印着一對緊偎着的黑影子，一直映到對過人家的窗子上去。

### 第八章 藝人末路說珍珠

這一夜天，在那居安里七號樓上的亭子間裏，說不盡的甜情蜜意，道不完的綺賦風光，也是一宿無話，然而在高陞里八號的廂房裏，這一天，却悶壞了一個潘三爺，啓文和轎校長二輛洋車一直趕到四馬路一家酒舖子裏，喝了個糊塗爛醉回來，那時候，大約已經九點鐘，這八號房子，是個三上三下三層樓的大石庫門，啓文就是這點子默勁，家裏夫婦二人，三個孩子，連帶一個老媽子和一個帶領近安的奶媽，連上帶下，一共就是這麼七個人，他竟把這十多間屋子的大宅子，頂了下來，上海儘管有人滿之患，一家七八口，住亭子間的有，住攔樓的也有，而我們的潘三爺卻住得特別的舒服，他這個默勁不知究竟默到什麼時候為止，這麼多的屋子，這麼少的人，也不想放租出去撈幾個頂費回來，他卻甯願貪着一點清靜，把一間一間屋子都關了起來，三層樓是全部空關着，二層樓也僅僅佔用了一間廂房和一間堂樓，當作了臥室，下面的客堂，除了吃飯時候，稍稍逗留一下所，其餘的時間，差不多一直把屏風門關了起來，惟有左邊的廂房，這是三爺的起居室，他不出門的時候，就在這間屋子裏玩些古董玉器，今夜他的酒是喝醉了，從酒館子裏雇了洋車回來，打開了後門，跟踉蹌蹌的跑到左廂房，潘夫人還是這一點鄉派，從來也不出門，吃過夜飯，老早上樓去睡了，孩子們和奶媽也都睡了，惟有老媽子還守着門候三爺回來，三爺一回來，不往樓上跑，就一逕往廂

房裏跑，老媽子少不得捧着一杯原泡茶，跟着也送到廂房裏來，啓文斜倚在窗口一張沙發椅裏，接過了老媽子手裏的茶，一揮手叫老媽子出去，老媽子掉轉身子，輕輕悄悄的出去了。

酒是已經喝到八九分的光景，但是還不曾醉到像爛泥一樣，他至少還能想得起在酒館子裏和龔校長談的話，他對於龔校長現在的憎恨掩沒了過去的信任，他的心裏，老是感覺到這位老師寵愛他的學生，未免有點姑息，他們談到過去姜彩霞的事，談到現在姜蓉的事，這位老先生老是像和他在開玩笑，從沒有啓文面前對於他學生過去的錯事，說過一句抱歉和責備的話，相反的，他也許倒會把現在的張更生獎厲一番，這使潘啓文氣得昏沖：喝糊塗了酒，當面就和龔校長爭論起來。

「老弟！你別這樣的感情用事罷！你以前的愛妾受到現在這種遭遇，雖然姜彩霞不無過處，但是也不能一掃帚都掃到他的身上去，你也得冷冷的想一想，芙蓉的對象，本來是那個姓陸的說書人，爲了姓姜的在中間一鬧，他不得意而嫁你，你呢！也是一片好心，實現他們的宿願，等姓陸的一回來，依舊送還了他，這裏可以分二層說，在前，我是不否認姜彩霞的錯處，在後，這個錯處就應該全部推到姓陸的身上，他們既經是如願以償，何以姓陸的不模出一點良心來，好好的待她呢，就說並不是姓陸的待她不好，是姓陸的大婦待她不好，那末也早該分居，何必讓她們住在一起，受這些折磨呢，這一點，都是姓陸的責任，決不能再說姓姜的錯處罷！老弟！我這些話，你以爲對不對呢？」

龔校長在酒館子裏一番沉着的話，又在啓文的耳邊響了起來，他手裏抬着茶杯，仰着臉，眼睛注視着頭中央發亮的燈光，只管出神的想了起來，想了大半天，禁不住點了點頭，

輕輕的說道：

「陸一鶴，陸一鶴，你太對不住你的芙蓉了！」說着這話，心裏真也恨透了陸一鶴連身子都不免微微的顫抖起來，那手裏抬着的一杯茶，也潑出水來，潑到身上，沾濕了一大片，這就站了起來，拍了拍身上的水漬，就把茶杯送到對面的紅木書桌上，可是當他把杯子放到桌子上，一眼就看到桌子上的銅戒尺下面，壓着一封信，拿開尺信封面子就露了出來，只見上面寫着這兒的地址，當中一行收信人，並不提名，就寫着：「潘三爺安啓」，看到這五個字，也不用再看發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就知道是陸一鶴寫來的了，而且這封信不是平信，卻是快信，陸一鶴雖然常有信來，都是平信，何以今天卻突然寫封快信來，這使啓文的心裏，又是呆呆的一頓，一時就坐到書桌旁邊的轉椅裏兩手撑着桌沿，就把這封封固得牢牢的信，用兩個指頭，把封口撕了開來，抽出信紙，又把書桌上的台燈開亮了，就映着燈光，把這封信看了下去，一路看着，兩個眉頭也深深的緊銷起來，潘啓文這又是所意料不到的，原來陸一鶴的老娘死了，陸一鶴每次寫信來，總說他的大婦雖然待芙蓉不好，他的老娘待她很好的，現在他的老娘一死，芙蓉的命，那是當然更苦了！信中有這樣一段似通非通的粗文說：

「我娘死後！我婦更兇橫，常常責打蓉姑娘！蓉姑娘受不了苦痛，屢次向我哭訴要我三爺，一因我化費喪事之款太大，無力到上海，而且上海又無書場可做，勢必要坐吃山空，二因蓉姑娘身懷六甲，即將臨盆，到了上海，諸多不便，奈何？奈何？……」

這一段文字，也是這封信裏最重要的一股話，啓文看了，躊躇了半天簡直也想不出辦法來，然而覺得奇怪的，芙蓉何以哭訴着到上海要找三爺呢？難道舊情未斷，還想破鏡重圓

嗎？然而自己雖不像朱買臣那樣的覆水難收，似乎也不好意思把送走了的愛人，又從人家的手裏奪了回來，這件事情，三爺是無能爲力，也是無可辦法的，他至多在經濟上幫陸一鶴和芙蓉的忙，只須一鶴的信裏有些生活艱難的話，啓文總是湊個百兒八十進到蘇州去，但是芙蓉精神的痛苦，決不是經濟的援助所能解決的，而且這封信上，一鶴也似乎並不提到在鄉下的生活過不去，而是到了上海的出路沒辦法，關於這一層潘啓文也久已想到，但是陸一鶴也從沒有說過到上海來做場子，所以也沒有提起這句話，啓文對於上海書場的路子也並不熟悉，僅僅在南市城隍廟裏，有一家也是園茶店，兼做書場，這個老闆，就是他父親從前的當差，要是在他那邊設法，大約是不成問題的，想到這裏，就往書桌的椅子裏拿出了信紙信封，磨濃了硯台上的墨，拔下了筆帽，拉起筆來就在信紙上寫着，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說：

「……如願意來滬，可借蓉姑娘來，經濟上余暫時可以援助，在上海做場子，當緩圖可也，大約無甚問題……」寫到這裏，一想芙蓉不是有了身子嗎，而且照一鶴的信上說，就快要臨盆了，這個樣子，又能不能來呢？想到這裏，執着一枝筆，眼睛望着亮亮的台燈，只是出神，大約有大半天，低着頭，重又寫了起來，他在下面拖了這樣一句：「惟蓉姑娘係懷孕之人，能行與否？尙希自決！」

寫畢這封信，又開好了信封，也在信封的左端角上，寫了一個「快」字，在旁邊打了兩個圈子，把信紙塞進了信封，封好了口，找出郵票貼上了，他這樣鬧了大半天，時間已經差不多將近午夜了。

這一夜天，他一切的思潮，都聚集在芙蓉的身上，午夜以後，上樓睡覺，睡在床上，又

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差不多一夜無眠，到了第二天，起來得特別的早，早飯沒有吃，就要緊拿這封信，叫老媽子上郵局去寄，老媽子去了回來，說是郵局的門還沒有開，啓文一看手腕上帶的手錶，還祇六點五十分，一想自己真太糊塗了，郵局的門要八點鐘才開呢，於是緩着性子，把信收了起來，吃過早飯，又混了一些時候，好容易才盼到八點鐘，於是再叫老媽子拿了信上郵局去，老媽子去了大半天還沒有回來，卻有一個電報局裏的信差，送了一個電報來，啓文接到這個電報，心想可不又是陸一鶴打來的嗎？不知道出了什麼亂子呢？抽開封子裏的電報，一看又不曾把電碼翻好，一時急得什麼似的，忙到左廂房書桌的抽屜裏，找到了一本譯碼書，就在書桌旁邊坐了下來，耐着性子，把電碼紙上的七個電碼譯了出來，譯出來一看，卻是：「增事急，請速來京，」這樣七個字，啓文不由一楞，心想沒頭沒腦的，這是那兒來的電報，接着再細看一遍，才看出發電的地方是南京，而且從這個增字，也就聯想到他妹丈凌效增的縮名，一時也就恍然大悟，這個電報，不是別人打來的，原來就是他遠嫁南京的四妹凌姑奶奶打來的，從這寥寥七個字中，啓文已經懂得了，這件事情大約已經鬧了什麼亂子，原來他的四妹丈凌效增是個國民黨，老是跟這些軍閥作對頭，從事情大約已經鬧了局正在懸賞通緝，照這個電報上看，大約已經被捕了，而姓凌的在京裏很少親戚朋友，四妹的公婆也早已去世了，要是效增一被捕四妹舉目無親，叫她找誰去設法營救呢，何況她還有個剛週歲吃奶的女孩子名叫月華，也決不能抱着孩子，到處亂找人，依這個電報上看，她已是弄到束手無策，所以急電催他三哥上去，可是啓文拿着這個電報，也弄得左右為難，他明知自己也是個沒中用的人，去與不去，於事無益，於是拿着電報，就到樓上去跟夫人商量，

夫人倒很有決斷的能力，就說他既經打了電報，無論如何應該去，不但應該去，而且立刻應該就去，你們到底是同胞手足，難道連這一點情誼都沒有嗎，啓文破夫人這幾句話一說，少不得是去了，而且要今天立刻就該動身，一時迷迷惘惘拿着電報走下樓來。正巧老媽子打郵局裏回來，一張快信收據送不他的手裏，他拿着這張收據，不覺又呆了，心想這封信何不設急於寄發，自己現在南京一去，陸一鶴和芙蓉要是來了，夫人是不知道這件事的，這可叫他們怎麼辦呢，心裏一急，不由一頓腳向老媽子說道：

「誰叫你把這封信寄了的？」

老媽子不由一楞：「這……這……不是三爺……」

潘啓文不等她說完，拿着收據就往廂房裏一跑，隨手把收據向桌子上一丟，一面把電報塞到抽屜裏，又在抽屜裏亂找起火車時刻表來，找了半天，好容易總算找到了，一看表上，上半天十點十分有一次特快車開南京，現在是八點半，離開車的時間，僅僅祇有一個多鐘頭，這個時候，他心裏實在紛亂得很，去與不去，似乎還有點決定不下，手裏拿着火車表，一頭倒在沙發椅裏，眼睛望着窗上的太陽影子，只是發呆，呆了半天，他是決定去的，心裏卻怎樣想，這一次到南京，至多二天的時間就能回來，陸一鶴和芙蓉能否到上海，那還在不可知之例，就算是來罷！那也決不能一两天就會來的，今天發的信，至早明天才能收到，收到以後，也決不會立刻動身，收拾收拾，大約也有三四天的時間；這三四天之內，自己無論如何已經回來了，這樣想着，就把主意打定，決定上一回南京去，一時寫了一張便條，把到京的話，關照龔校長一聲，就讓老媽子送到學校裏去，看看手錶，已經九點鐘，這裏離北火

車站很遠，必須應該要走了，於是走到樓上帶了一些錢，又通知了夫人，一路走下樓來，走出弄口，就在隔壁汽車行裏雇了一輛出差汽車，立刻向車站出發。

潘啓文這一去卻料不到半個月以後還不能回來，可是他發給陸一鶴的快信，在那第二天的午後，就送到陸一鶴的手裏，第三天，天氣陰沉得很，太陽打清早起，就不會漏過臉，這一天，京滬鐵路上，從南京到上海的第二次列車，到達上海的時候，已經將近傍晚四點多鐘了，陰沉了一整天的天氣，到這個時候，忽然浙浙灑灑的下起雨來，火車車廂裏吐出來的人潮，像長江裏湧着的浪頭從長長的月台上，湧進了車站，湧出了車站的大門，在這些人潮裏面，發現了兩個相熟的人，一個是陸一鶴，一個是蓉姑娘，「殘陽影裏」的讀者們，你們是多麼的記掛着像芙蓉花一樣美麗的蓉姑娘，但是這部書裏，我們蓉姑娘出場和讀者見面，請你們別太失望，蓉姑娘真樣是一朵花一樣，開花的時候已經過去，現在是快要到凋謝的時候了，回憶是甜蜜的話，最好是不必回憶，傍水居裏拎着水壺子的笑容，多麼的活潑，毀家園子裏在一抹斜陽中跑着的芙蓉，那又是多麼的令人神往，但是這些舊事都已經過去了，現在，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秋天的雨一下起來，老是牽綿不斷，車站的大門口聚集着剛從車子裏下來的人，讓一羣洋車夫包圍着，這中間，有一個女人，經不住這些車夫的拉扯，把身子一直縮到車站大門的牆角裏，她穿着一件灰色布的方角短夾襖，下面繫着一條白布條子白滾邊的黑布裙，白布尖口鞋子，點點的灑滿了泥漿，連帶裙角上也沾了一大塊的水漬，她的臉尖削得很，眼珠子好像是嵌在兩個深洞裏，蠟黃和乾燥的皮肉，呈現出一種深刻的病容來，頭髮要不是沒有梳理



過，那一定是在車子裏給弄亂了，腦後挽着的一個如意髻，要不是還有一支釵針那麼危險地釵住着，差些兒也就快要墜下來了，最明顯的，那件灰色布寬大的夾襖，掩不住她隆起的肚子，她感覺到這樣的站着，身體有點支持不住，每每巡捕拿着木棍子，驅逐着這些包圍的洋車夫，一陳人潮湧了過來，他畏縮的只是往後退，隨着眉頭也深深的緝了起來，就在這一縷眉之間，好像還隱約流露出過去一點美麗的影子，而且是那麼熟悉的，她不是別人，她是蓉姑娘，芙蓉在這裏站得久了，然而陸一鶴又跑到那裏去了呢？大半天子，他才從木柵那一邊，在人堆裏擠了過來，陸一鶴簡直老了十年，當年在傍水居裏彈唱珍珠塔的風度，現在卻完全沒有了，生活的鞭影，在他的身上臉上，表顯得非常的清楚，又是那麼明顯的告訴讀者，他在過去養活一個老娘的時候，顯得心寬體胖，現在要養活兩個老婆，已經是刀不從心了！他也穿着一件灰色布的夾大褂子，瘦的程度和芙蓉一個樣子，頭髮的蓬亂，也和芙蓉一個樣子，他一手拎着一隻扁籐籃，一手倒拖着一隻長長的籃布袋，這籃布袋裏，放着他吃飯的二絃，他氣急喘喘的擠了過來，一直擠到芙蓉的身邊，愁着臉子道：

「我們這就上三爺的家去嗎？你瞧？我的鞋子已經濕透了！這個樣子，能上人家的家去嗎？」

芙蓉低下頭去，看了看一鶴的鞋子，全給水和泥拌住了，白的顏色，一下子就變了黑的顏色，不由的沉吟了一會。

「我想——還是住一天旅館再說罷！這個樣子去見三爺，未免有點不大好！」

陸一鶴笑了笑，不禁也低下頭去，看了看自己的鞋子，然後又點起頭來：

「也好！」

「附近有沒有旅館呢？用不到好的，只要價錢便宜就是！」芙蓉卻又擔心着帶出來極少數的錢，那麼憂鬱地說：

「但是天下着雨呢？就說近，也得走出這鐵欄子，我的鞋子橫豎濕了，不去管它，但是你怎麼樣呢？要不要雇洋車？」

芙蓉連搖了幾下頭，連說二個不字，接着又想了想，那麼堅決地說：

「我也不去管它了，橫豎籐籃裏帶着一雙乾的，到了旅館，不好再換嗎？」她說着這話，也不徵求一鶴的同意，就在車站的門口擠了出來，冒着雨點，大步的向鐵欄外面走去，一鶴明知她是爲自己省錢，禁不住歎了口氣，手拎着籐籃和三絃，也只得跟了出去。

他們在雨地裏走出了鐵欄子，找了好幾家旅館，都要塊把錢的房金，卻又捨不得化，這一路找過去，不但鞋子濕了，連夜衣服都濕了，橫豎一個濕，索性愈找愈遠，一直找到西新橋，卻被他們找上了一家「和興」小客棧，那裏倒有一間四毛錢的房間，說它房間，似乎還過份一點，其實是一間閣樓，人爬了進去，連車子都站不直，裏邊像弄子那麼一條，只放着一張矮鐵床，其餘什麼都沒有，甚至於窗子也沒有，當中一盞鬼火似的一支光電燈，這不到五尺地方的閣樓，卻還照不亮，他們就爲貪圖一點便宜，何況明天找上了三爺，就有辦法，而且在雨地裏淋了大半天，有這樣一個踩雨之處，也就心滿意足了。

芙蓉的病，是無可掩飾的，他從車站步行到和興客棧，在雨地裏淋了這麼大半天，一個懷孕的人，又是一個帶病的人！當她鑽進這一間閣樓的時候，什麼都不需要，唯一的要求，

就是讓她在這一張矮矮的小鐵床上，躺這麼一會子，甚至於身上的濕衣服和腳上的濕鞋子，都顧不得了，一個乾癯老頭子不知是這和興客棧的茶房還是老間，當他問他們要不要這房間，芙蓉已經一頭倒在床上，氣急喘喘的連說兩個要，一鶴把籐籃和三絃放在一個角落裏，灣着身子走到床邊，繃着眉頭說：

「你把濕衣服換了再睡罷！這個樣子，不是更要招病嗎？」

芙蓉只是喘着氣，大半天子才說：

「我已經動彈不得了！」說畢這話，又接連的喘起氣來，一鶴見她蒼白的臉色，映在慘淡的燈光裏，可怕得活像是已經死了的人一樣，焦急和憂慮，好像一把刀子，在他的心上，重重的劃着，他禁不住閉起眼睛來，輕輕地歎了口氣。

「你幹麼又歎氣！」芙蓉睜大着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怔怔的望着一鶴，一鶴歎了口氣，她也一口氣喘了過來，那麼輕輕地說。

一鶴愁着臉子道：「早知道你支持不住，那又何必一定要吵着到上海來！」

「但是在家裏……」她一口氣又喘上了，只說半句話，一陣子的咳嗽，把那慘白的臉色像塗上了一層深紅的胭脂，一鶴輕輕地拍着她的胸脯，大半天子才轉過一口氣來，「我在家裏也受不住！」

一鶴低着頭，沒有話說，他把眼睛注視着烏黑黑的樓板上，然後發覺自己這一雙濕透的鞋，還沒有掉換，不覺又伸過手去，摸了摸芙蓉身上的衣服，一摸上去，簡直是擠得水出來，於是灣着身子走了過去，把角落裏的籐籃拿了過來，打開籐蓋，先把芙蓉的一件大藍布夾襖

和一雙白布鞋取了出來，然後又把自己的一件黑嗶嘰大褂子也取了出來，找來找去，就找不到鞋子，橡膠套鞋倒帶在裏面，只得把濕鞋子，就穿着這雙橡膠子，一手拎着芙蓉的衣服，一回頭：

「換罷！濕透了的衣服，怎麼還能穿在身上呢？」  
「你丟在床上，等一下子，我自己會換！」

一鶴就把衣服放在芙蓉的腳邊，彎下身去，把芙蓉的濕鞋子的和濕襪都脫下了，拉開了床上一條花洋布被子，這一條被子，好像終年沒有洗過，被面上浮着一層黑黑的垢泥，原來鮮豔的顏色，都被這一層垢泥所掩過去了，而且還有一種霉爛的氣味，一透開來，這個氣味就直鑽到鼻子裏，一鶴禁不住又歎了口氣，就拿這條被子，把芙蓉的下半身輕輕的蓋好了，一面把自己身上這件也是濕透了的灰色布大褂子脫下來，換上了這件黑嗶嘰的夾大褂子，當一鶴正在做着這些工作，芙蓉的喘氣，似乎也緩了一點過來，她睜大着眼睛，只是呆看着一鶴在一邊忙亂，直等到一鶴把衣服穿好，重重坐到床口上來，芙蓉輕輕的問：

「外邊還在下雨嗎？」

「好像已經停了罷」我們大半天還沒有吃過東西呢？我買進來呢？還是一塊兒到外邊去吃！」

芙蓉連搖了幾下手，一面卻又咳嗽起來，正當咳嗽的時候，連說兩個「不，」但是以下的話，又被喘氣阻塞了喉嚨，一個字也說不出，一鶴繃着眉頭，輕輕的又拍着他的胸脯：

「你這個樣子！不能不看一次醫生罷！我想……」說到這裏，眼睛望着頭上那盞暗淡的

電燈，沉吟了半天，然後接着道：「……我想，……現在天不下雨，我腳上穿的是橡膠鞋，這個時候，就讓我去找一次三爺，你說好不好？」

芙蓉咳嗽着回答道：「也好……」說這二個字，又喘了好一會的氣！「你……你出去的時候，就到小麵鋪子裏買碗麵吃罷！到三爺那邊，路遠不遠呢？」

「很遠——在法租界！」

「你就雇輛車罷！別省這幾個錢，……」

一鶴沉吟了一下道：「我們帶出來的錢不多呢？」

「化了火車票，身邊還有四塊多錢，三爺在上海，大約就能給你找到場子罷！錢的問題，我想總還不致於鬧慌……」芙蓉在一陳氣喘平了以後，說了這幾句話，她說着這話，一面就伸手到衣袋裏，先摸出一塊銀圓來，然後又摸了一把零散的銅子和銀角子，一齊送到一鶴的手裏，一鶴接着錢，也就在衣袋子裏一塞。

「你不要不要吃點東西！我給你帶回來！」

「不用帶，我一點也不想吃！」

陸一鶴從床口上半灣着身子站了起來，那麼吃力地走到攔樓的門口，他打開了矮矮的攔樓門，外邊開着話匣子響亮的歌聲，清清楚楚地送了進來，一鶴一隻腳從攔樓上跨到下面的梯級子上，重重回過頭來：

「你沒有什麼事罷？」

芙蓉眼望着他，半天沒有話，她一句話要想說，剛到嘴邊，忽然又縮住了，

「你去罷！早點兒回來！」最後她那麼無力的說，一鶴一手把攔樓門輕輕的掩上，重重的脚步声，在梯子上重重的沉下去。

芙蓉把眼睛閉上了，兩顆晶瑩的淚珠就在這一閉眼之間，從眼睫毛裏擠了出來，那麼痛苦地掛到臉上，滴到烏黑黑的枕頭上，這一睡下去，簡直有點動彈不得，身上的濕衣服，在她極疲倦的身子，沒有精神想到一個「換」字，然而冰涼的雨水，慢慢的透到裏面，她的身子也覺得冰涼起來，不由的微微一陳哆嗦，隨手抱蓋在下半截的被子拉到上面來，身體一牽動，只覺得腰也酸，背也痛，尤其是胸前還沒有結疤的傷痕，——這是她大奶奶送給她的賞賜——讓着肉的襯衣擦着皮肉，一直痛到心裏，她禁不住呀了一聲，一張可怕的兇橫婦人的臉，就出現到眼前來，她伸着手掩住了眼睛，極力把這張臉影丟開去，她想——到了上海了，三爺快要來了；她的孩子也快要來了！三爺一張圓圓的臉，她孩子一張蘋果的臉，都是那麼的可愛和親切，雖然是極痛苦，她現在覺得極高興，陰沉慘白的臉上，不覺浮上了一層淡淡的笑意，忍不住身上的痛苦，慢慢的支撐起身子，把溼透的衣服換下了，呆呆的坐着床口上，等着一鶴回來，也許三爺和她的孩子跟着一鶴一同來了，但是等了大半天，他們都沒有來，一切的病，都在她的身上侵襲着，在這樣溫暖的秋天，她卻老是打起寒噤來，眼睛裏看出來的，這小小的攔樓，好像是泥爺兒攤上撥頭彩的轉盤，只管在旋轉，咳嗽又像是止不住的鞭炮，一陳接着一陳，老是咳個不停，她禁不住又倒下床去，痛苦地而且是擔心地閉上了眼睛，不覺沉沉地睡去，不知睡了多少時候，攔樓上的門，呀呀地響了一聲，陸一鶴悄悄地走了進來，隨即芙蓉也醒了。

「你回來了！見了三爺沒有？」

陸一鶴長長一口氣，轉身把門關上，灣着身子，走到床邊，慢慢的坐到床口上，接着又是長長的一口氣。

芙蓉瞧他這樣的神情，微微一怔。

「你沒有找到三爺嗎？」

「三爺不在家！」

「他上那兒去了？你怎麼不等他一等，他……」

「他大前天上海南京去了！還沒有回來？」

芙蓉聽了這話，撐起身子來，怔怔的看了一鶴的臉。

「這……這……怎麼辦呢？」說畢這話，不覺又倒下身去。

一鶴裝着笑臉道：「你別急呀！他也許明天就回來，明天不來，至遲後天也來了，我上他的家去，原想找他的長班跟隨根生的，不料就在弄堂口碰到一個老媽子，跟她一打聽，原來就是三爺家的老媽子，她說，根生沒有到上海，三爺也上南京去了，我問她什麼時候能回來呢，她說，這一二年之內，就能回來，我得知了這個消息，所以不會上他的家去！」

「你不會看見……」芙蓉氣急喘喘的說：

「看見什麼……？」

芙蓉又氣急喘喘的，大半天才道：「我……的……孩……子……！」

一鶴微笑道：「沒有！你可別急呢！等三爺回來了，你總會看見的，我想，三爺既經有

信叫我們來，大約不會走久的，一二天之內，準會回來，你放心罷！我們身邊還有這麼四五塊錢，在這小客棧裏維持一两天，無論如何夠了！」

「三爺上南京去什麼事呢？」

「我問過老媽子，她也不大清楚，說是接到了南京一封快信，大前天一早就趕去的！」芙蓉不言語，疲倦地閉上眼睛。

一鶴笑道：「我給你帶了兩個月餅來，餓了大半天，也應該吃一點了！」說着話，從袖裏摸出一個紙包來，塞到枕邊，芙蓉卻老是搖頭，半天才說：

「我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

這一天，他們還有個巴望，巴望三爺在一二天內就能回來，到了第二天，芙蓉本來是有病之身，昨天淋了一場雨，睡到半天，身體就發起燒來，一鶴一大早起身，天氣還是細雨迷濛，趕了出去，向藥舖子裏買了一塊午時茶回來，可是買了回來，卻找不到一個煎藥的地方，少不得千謝萬謝央求和與客棧裏的老闆娘代煎一下，總算是一個極大的情面，老闆娘也答應了，當一鶴買了一副油條大餅回來，正在擱樓上充飢，老闆娘的煎湯也送上來了，一鶴少不得又千謝萬謝，一面侍候着芙蓉吃過午時茶，看看天雖然還下着雨，卻沒有下大，腳上穿了橡膠鞋，頭上不張傘，也可以走了，這個時候，芙蓉吃過了午時茶，又呼呼的睡去了，一鶴輕輕地叫了二聲，芙蓉不覺又睜開眼來，在那白天也點着電燈的擱樓上，她的臉色，格外的覺得可怕，失神的眼睛，疲倦地看了一鶴一眼。

一鶴輕輕的說：「讓我再上一次三爺的家去瞧瞧罷！他也許回來了！」



芙蓉在枕上微微的點了一下頭，把眼睛又閉上了，一鶴灣着身子，走到欄樓的門口，輕輕的開了門，一脚跨了出去，又輕輕的把門闔上，他跑了一次回來，還是失望，潘三爺還沒有回到上海，第二天跑，第三天再跑，而至於第四天跑了二次，潘三爺簡直不想回來了，陸一鶴灰透了心，在這到了上海的四天日子內，芙蓉一場病一天一天在加重，錢呢，卻一天一天在用少，等到第七天，潘三爺還是沒有回來，而帶出來的五塊大洋，僅僅足夠回去的車資，陸一鶴每次向芙蓉透露回去的話，她在神智糊塗的時候，讓一鶴瞧着，帶着這樣一身病，無論如何也不放心同她走，然而在她神智清醒的時候，她還是一片癡迷，要等候着三爺回來，她堅決的說：

「三爺是有良心的，他一定就會回來，再等一兩天罷！」

一鶴愁着臉子道：「你帶着這樣一身病，而且又快要生產，要是三爺不回來，異鄉客地，一個親人也沒有，一個錢也沒有，叫我怎麼辦！」

「一鶴！」芙蓉痛苦地叫了一聲，伸出微顫的手，握住了一鶴的胳膊，「我……我受不了回去的痛苦！」

他們從第七天又住到第十天，連僅有回去的車資也都用去了，回去是絕對的不可能，但是有了錢，要想回去，也已經不可能了，這幾天之內，陸一鶴一心在三爺的身上，每天老是往高昇里跑，其他的事情，完全都忽略了，可是這幾天，時局卻一天緊張一天，從昨天起，京滬滬杭兩條鐵路，完全派作軍用，停止行駛客車，換一句話說，火車已經斷了，這個消息，傳到一鶴的耳裏，正是傍晚的時候，和與客棧裏的老闆娘，走到他們的欄樓裏來，索討

兩天欠下來的房錢，陸一鶴衣袋裏的全部資產，僅僅是兩毛錢，他哀求着老閩娘寬限他這麼一兩天，他有一位朋友，快要從南京回來了，只要這位朋友一回來，錢就有辦法，而且所欠的情願加倍償付，老閩娘聽了他的話，冷冷的一笑，就告訴他火車已經斷了，一鶴聽了，正如青天一個霹靂，直打到耳邊，呆了一陣，方才想到，火車一斷，自己回去已不可能，三爺回到上海，也沒有希望了。但是所欠的客店房租，卻不能不付，他忍着心裏的紛亂和痛苦，懇求着老閩娘，准定明天晚上照給。

下了好幾天的雨，今天才算是大晴了，閣樓上暗淡的燈光，掩不住陸一鶴臉上的愁苦，老閩娘一走，並沒有把門帶上，外邊熱鬧的情形，從各種聲音裏傳送到這冷靜的閣樓裏，一鶴彎着身子，走過去把門輕輕的掩上了，然後坐到床口上來，看了看芙蓉慘白的臉色，一口深長而沉重的氣，送到芙蓉的耳邊，芙蓉禁不住就睜開眼來，像暗淡的燈光一樣，那麼無力地看了一鶴一眼：

「火……車……斷……了嗎？」  
「斷了！」

她又喘了一口氣，慢慢地閉上眼睛說：「那……三爺是準不回來了！我……們……這……個……錢……怎……麼……辦呢？」

「放心罷！一鶴忍住了心裏的痛苦和憂急，那麼地安慰着芙蓉，他的眼睛又注視着燈光，又自言自語的接着道：「我想有辦法罷！」

芙蓉又沒有話了，她的精神一天一天在萎靡下去，似乎說話的力氣，都有點勉強，一鶴

怔怔的看着她，一個一個可怕的影子，像在腦子裏倒着刀痕一樣，一刀一刀深深地割了下去，芙蓉的病，使他沒有辦法，但是就在一個最近的時期裏，她肚子裏的小生命，也將快要下地了，到了這個時候，這個地步，又將如何呢？想到這裏，兩手抓住了頭髮，瞪圓着眼睛，而眼睛裏的眼淚，也像斷線珍珠似的，一顆一顆的滾了下來，他身子往後一倒，就睡在芙蓉的腳邊，這十天擱樓的生活，他從沒有好好的睡過一夜，他這樣一倒，就算是睡了，一夜天，無論如何睡不着，辦法什麼都想到，什麼都想不通，而且在上海也祇有潘三爺這條路子，要是潘三爺再不回來，唯一的辦法，也祇有向潘夫人去借了，但是他從沒有和潘夫人會過一次面，這種懸空的路子，似乎也沒有把握，他鬧了一夜天的心事，也想了一夜天的主意，一個接着一個，不覺就到天明，這一天，天氣也特別的好，上半天的時間，癡癡呆呆的蹲在擱樓裏，聽着芙蓉沉重的呻吟聲，到了將近十一點鐘，悄悄的帶了兩隻買得還不久的粗大碗，溜了出去，把那僅有的兩毛錢家產，兌到了五十個銅子，買了六個銅子的稀薄粥，三個銅子的花生米，又舀了一碗開水回去，侍候着芙蓉吃粥，芙蓉吃了一二口，搖搖頭，就不想吃了，陸一鶴把整碗的粥，一口喝到肚裏，把碗收拾好，然後告訴芙蓉到高昇里去打聽消息，芙蓉點點頭，一下子又熟睡了，一鶴這才視注到角落裏那個籃布袋套着的三絃，走了過去，就把三絃從布袋裏取了出來，一面又在籐籃裏找出了一隻軟摺的黑緞小瓜帽，歪戴到頭上，一直壓到眉心裏，回頭看看芙蓉，芙蓉閉着眼睛，似乎睡得很熟，他就手裏拖着一把三絃，輕輕的走出了擱樓，輕輕的又把門帶上了。

秋天的太陽是可愛的，上海人什麼玩藝兒，也都令人可愛的，一鶴不知從什麼地方看來

的玩藝兒，給他想出了一個主意，他這一去，竟是上外國坟山的一塊空地上，唱起露天舞台來，這個地方，都是些江湖落魄的賣藝人，唱戲說書的都有，這個時候，非常的熱鬧，每個場子包圍着一羣下層社會的觀衆，其中有一個場子，陸一鶴竟也擠在一羣觀衆的中間，他把白粉宵在地上寫着三個字。

「藝人末路——彈唱珍珠塔——方卿二次見姑娘——」

他把一個開篇唱過了，伸着手那麼不好意思的向每一個觀衆要錢，料不到半空裏卻有三張鈔票飛了下來，一張是十塊，一張是十塊，一張又是十塊，陸一鶴接着三十塊錢，不覺楞住了，正要找那丟錢的人，這個丟錢的人，卻在人羣裏一陣亂擠，早已擠走了。

## 第九章 花將落

天底下似乎決沒有這樣大手面的人，在外國坟山的荒場上，瞧一次窮賣藝的，一丟就是三十塊錢，那個時候上大舞台瞧梅蘭芳，坐在包廂裏舒舒服服的，化一塊錢也已經足夠了，這個丟錢的人，簡直是獸子，把錢一丟，連臉都不漏，在人叢裏一擠，早已擠跑了，陸一鶴接着三十塊錢，不由的目瞪口呆，一手挾着三絃，一手拿着鈔票，大半天說不出話來，這時候，四面圍住着的短衣觀衆，也起了一個極大的轟動，陸一鶴方始迷濛中清醒過來，放下三絃，抱着拳頭，一過的向四週的觀衆作揖，嘴裏也一連的連聲道謝，他跟誰這樣的作揖稱謝，這裏圍着的觀衆，別說找不出丟三十塊錢這樣大手面的人，簡直連一個子兒都沒有丟下，這個丟錢的人，來無蹤，去無跡，老早的跑了，觀衆裏邊，也有人七張八嘴起來，有的

說這個丟錢的人，是穿着黑色洋裝的毛頭小夥子，有的說是銀行買辦，有的說是大學生，這些話，一句一句送到陸一鶴的耳朵裏來，陸一鶴想來想去，在上海這個地方，除了潘三爺以外，自己一個也不認識，難道這個丟錢的人，就是潘三爺嗎？但是潘三老丟了錢，何以又避不見面呢，聽衆們這些談論，這個丟錢的人，是一個穿洋裝的年輕小夥子，潘三爺已經是中年的了，而且潘三爺也從來沒有穿過洋裝的，這個人究竟是誰呢，陸一鶴想到天邊，無論如何想不起來，他心裏悶了一肚子的狐疑，把這三十塊錢收了下來。方卿二次見姑娘，也就不再用再唱下去了，四面圍住的觀衆，在陸續的散了開去，昨晚他想了一夜天的主意，料不到這個馱主意，竟會打出一條生路來，不但積欠下來的房錢，這一點小數目毫無問題，就是再維持個十天半月，憑這三十塊錢，那也綽乎有餘，他把錢塞到衣袋裏，挾着三絃，從外國坟山的荒場上走了回來，一個人窮透了心，正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時候，忽然有這許多大注子的錢，好像從天上掉下來似的，竟會掉到他的手裏，這一種歡喜，竟把十天的痛苦忘了，他一路走，一路想，從蘇州鄉下帶出來的五塊錢，也可以維持十天，那麼這三十塊錢，至低限度，也可以維持一個月，芙蓉病倒在和興客棧裏，不能不找個醫生來給她看一看，只要她能夠起床，就說三爺不回來，他們也可以回到蘇州鄉下去了，據他的猜想，再過十天，火車是無論如何通了，三爺也無論如何回來了，以後的情形，好像完全都有辦法。好像下了好幾天的連綿秋雨，今大一朝放晴，顯得非常的有生氣，他一路轉着這些念頭，歡天喜地的回到和興客棧裏來，把這個丟錢的人，卻忘得一乾二淨，這個丟錢的人究竟是誰呢，不是別人，卻是張更生。

陸一鶴現在這個遭遇，正合上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二句話，一個人什麼都有緣法的，「絕處逢生」，不但小說裏這樣寫出來，人生的過程上，也許有這種事實的，陸一鶴到了上海的十天，舉目無親，錢是用完了，芙蓉又病了，他總不能乾耗着一點都不想想辦法，一想法，卻就巧遇了張更生，然而張更生又怎麼會巧遇了陸一鶴呢，說句迷信的話，這也是人生的點緣法，打遠灣的圈子裏說回來，卻不能不感激這個遠在常州的張建才，原來張建才爲了錢，又和朱三和吵起來了，朱三和把華如錦收下來的租子，一次一次的都送了他，甚至於自己也墊去了五六塊錢，再要讓建才窄，簡直石子裏窄不出油來，少不得連篇急信，就往上海的樹人小學裏送，如錦所有積蓄下來的錢，都買了首飾金子，家庭的開支，完全依持更生學校裏每月三十五塊錢的薪水，當朱三和連篇的急信寫來，更生的學校裏還沒有發薪，而家裏的存款，也僅有這麼多塊錢，如果進了建才，自己的用帳就沒有了，如果要是不能進錢去呢，料知張建才也不肯罷休，這件事情，使更生和如錦上了一大篇心事，直到昨天學校裏發了薪，兩個人一商量，決定進二十塊錢去，連帶所欠朱三和墊去的六塊錢，一共是二十六，午飯以後，張更生帶了三十塊錢，就往四川路的郵政總局去匯錢，到了郵局，卻是火車斷了，連帶進兌也不通，更生只得把三十塊錢依舊帶了回來，本來是想搭電車回去的，不料每輛電車，都擠得水洩不通，一想今天是星期，不搭車子，緩緩的步回家去，也是沒關係的，於是就輕身緩步，沿着秋天溫暖的陽光，一路慢慢的走了回來，可是他並不打熱鬧的馬路走，只是穿那冷靜的路子，這一走，不覺就走到外國坟山那條馬路上來，只見紅牆旁邊一塊空場，有四五處擁集着一羣一羣的人，鑼聲夾雜着絃索聲音，好不熱鬧，

更生空着身子，回到家裏，橫豎也沒有什麼大事，一時好奇心動，倒想瞧瞧這些落魄江湖賣藝人的玩藝兒，他打第一個場子看起，一直看到第四個場子，那第一個場子是玩猴兒戲的，一個乾癟老頭子，歪戴着一頂破氈帽，穿着一件百補的藍布短大褂，腰裏圍着一條青布板帶，下面一條黑布紮腳褲，膝頭上撕下了一大條布片，一隻脚擱在一隻小木箱上，灣着身子，一隻手拿着一面破銅鑼，一隻手拿着一根鑼槌子，就這樣空嘴空喉沒命的打起這面沙鑼來，一隻猴子，穿了一件紅布衫，也就沒命的在人圈子裏跑圈子，更生站了一站，微微一笑，不覺就走到第二個場子上來，這第二個場子，是個唱本地灘簧的，一個看去決不是三十年代以內，一定是三十以外的半老徐娘，穿了大紅襖和大紅褲子，搽了一臉子的花粉，手裏拿着一條大紅手帕子，趑趄呢呢的，在人圈子裏走來走去，旁邊站着穿青布褂子像鬼臉一樣的一個中年男人，扛着兩個肩膀，兩邊太陽穴裏貼了兩塊頭痛膏藥，手裏拉着一隻二胡，一個個調門拉過了，那女人一揮手裏的大紅手帕子，直尖着嗓子唱道：「……情哥待我恩情好！我待情哥好恩情，」隨着這兩句唱詞，媚眼往人圈子裏亂飛，一飛就飛到更生的身上來，更生心裏一跳，一陳肉癢，不覺就走到第三個場子上來，這第三個場子，卻是個江湖賣解的，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年輕的小夥子，都赤了膊，大關刀和三鬚鎗，廝殺得正在厲害，更生站的地方，背對着第四個場子，這第四個場子裏，卻有一陣絃索叮嚀的聲音，輕輕的送了過來，接着就有一个人唱了起來，只聽見是：「……把那舊帕新詩一炬完，說道閨閣文章未可傳……」更生一聽，這不是蘇州彈詞黛玉焚稿開篇嗎，一聽到這樣二句，不由的舊事重提，使他立刻想到紫龍街的傍水居，連帶想到傍水居裏的蓉姑娘，而且這個唱口特別得覺熟悉，一

時回過頭去，陸一鶴已經把一支菸稿唱完了，背對着更生，正在向左邊的觀眾伸手要錢，更生也就從第三個場子擠到第四個場子裏來，一眼先看到地上寫着的：「藝人末路——彈唱珍珠塔——方卿二次見姑娘——」三行白粉脣字，這個時候，陸一鶴向左邊要不到錢，轉過身來，伸着一隻微顫的手，就向右邊的觀眾要錢，他這一轉臉，更生一見，這是誰？這不是陸一鶴嗎？心裏一陳亂跳，差些兒要失聲叫喚，不由的就把臉子避開陸一鶴的視線，心裏想，他怎麼潦倒這個地步，在這個地方唱，唱了半天，又能唱到幾個子兒呢？想到這裏，總覺得過去的事，太對不住他了，一伸手摸到褲袋裏，三十塊錢，整整還在，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全數摸了出來，就往人圈子裏一丟，掉轉身子，在人堆裏一陳亂擠，擠了出來，就往外邊跑。

一口氣跑了一大段子的路，一直跑到大世界附近，方始緩了下來，心裏的跳動，也慢慢的平靜，本來是打算沿着愛多亞路向西走，不知如何，卻沿着愛多亞路一直向東走，這樣的走過去，就快要走到黃浦灘了，他這一陣子的昏亂，倒並不是丟了這三十塊錢在肉痛，卻是惋惜着陸一鶴竟潦倒這個地步，一鶴如此，芙蓉當然更不用想了，但是芙蓉是不是在上海呢，潘三爺到了南京，因為火車一斷，也就沒法回來，要是三爺在上海，至少還可以給他想一點法子，這樣想着，一抬頭，黃浦江卻就在眼前了，這才知道，自己竟糊塗透了頂，連走路都有點濛然了，轉着身子回來，慢慢的又蹙到外國坟山附近的空場上，其餘幾個場子，倒還熱鬧得很，惟有陸一鶴的方卿二次見姑娘，只留着地上的三行白粉脣字，映在暖暖的陽光裏，人卻早已走了，照這個樣子說，他有了這三十塊錢，至少能維持十天一月的生活，在這



十天一月之內，他大約不會再在這裏露臉了，那末他住在什麼地方呢？日後三爺回來，又能不能找到他呢，更生想到這一層，懊悔的不得了，剛才悔不在什麼僻靜的地方踉一踉，暗暗釘他的梢，現在人已經走了，偌大的上海，又到什麼地方去找尋呢，一時癡癡呆呆的站在那塊空場上，眼望着地上這三行粉屑字只管出神，大半天，方始把兩手插在黑嘩嘩學生裝的褲袋裏，一路快快的回去，剛到家門，方始想到這三十塊的錢並沒有匯，竟是這樣的化了，這件事情，在如錦面前，又將何交代呢，自己過去的事情，都是瞞了如錦的，終不能爲了這三十塊錢，把過去的事情在如錦面前完全拆穿，那末就騙一下她罷！說是把這二十六塊錢完全匯出了，郵局的匯票收據在那裏呢，餘下四塊錢又在那裏呢？就說一時能瞞過，張建才收不到這個錢，遲早也會拆穿的，想來想去，簡直想不出一個辦法，最後一個辦法，他在如錦面前從來沒有撒謊，這一面，卻少不得要撒謊了，他微微一笑，計上心來，走到家門口，把臉子一沉，慌慌張張的從樓下直奔到樓上，這個時候，將近四點鐘，如錦也把房裏的電燈開亮，人站在房門口的梯級子上裹飯，更生急匆匆的奔了上來，如錦一回身，讓開一條路子，人就掩到房門口去，一手往正在奔上樓來的更生一指，笑道：

「你怎麼去了大半天，匯了錢，到學校裏去的嗎？」

更生卻一言不答，人往房裏一跑，一屁股坐到窗口的椅子上，就是一口長長大氣：

「怎麼啦？我瞧你……」如錦說着話，也從房門口跑了進來，一瞧更生慌張的臉色，不由嚇了一大跳，她問到這句話，更生卻又長長一口大氣。

「我……我……」更生還是期期艾艾的說不出話來。

「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更生鼓着勇氣道：「我把錢丟了！」

「怎麼？」如錦不由一愣：你怎麼把錢丟了呢？難道三十塊錢，一古腦兒都丟了嗎？」

「怎麼不！」更生昂着臉子說，「不是丟！全給扒兒手扒去了！」

如錦也不禁長長一口大氣，半天說不出話來，隔了好一會子，才說：

「丟了也就算了！你大概大意一點，下次該小心些！你記得在什麼地方丟了呢？」

更生笑道：「電車上！」

「去的時候？」

「不！回來的時候！……」更生把熱熱的臉，用手摸了摸，然後又接着道：「我告訴你，我到郵局裏去，錢還好好的放在身邊，可是到了態局，他們回說是火車斷了，所以郵局也不打匯票，我把錢又塞到衣袋裏，一路搭了車回來，大世界下車，身邊一摸，錢就沒有了！我一時慌了，只得又趕到郵局裏去找，郵局裏沒有，路上找，路上也沒有，我想，那一定是給扒兒手扒去了！」

如錦抿嘴一笑，伸着一個指頭，向更生的鼻上一指，笑道。

「獸子！丟了的錢，怎麼找得回來呢？損失了只得損失了，好在郵局也不匯錢，建才無論跟三和怎麼樣的吵鬧，我們也沒法子寄去！」

更生一紅臉：「我很對不住你！」

「這還談得到這句話嗎？」如錦溫和地笑着說：「你又不是在外邊浪化了呢，這是沒辦

法的事，不能怪你！」

更生聽了，禁不住又一紅臉，「不過我想我們這一個月的開支恐怕又點不夠罷！」

如錦道：「這個和丟了錢有什麼關係呢，你不丟錢，這筆錢也打算送給建才，不能派在自己的用帳裏，你不用發愁，我自會安排！」

更生笑道：「你是打定主意吃金子了！」說着這話，不覺和如錦相對着微微一笑，就是這麼一笑，更生這一筆三十塊錢的帳，總算交代過去了。

這一夜天，更生丟了三十塊錢，和如錦撒了一個慌，如錦聽了，倒也相信，夜飯以後，睡到床上，如錦早已說過揭過，把這件事忘了，可是張更生卻一夜天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他倒並不是在如錦面前撒了慌，心裏在難受，整個思想，不覺都用到陸一鶴的身上，今天自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在一鶴的後面釘梢，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瞧他在這種地方唱起露天書來，一定潦倒得很，這樣想着，覺得自己過去的事情，真太對不住他，也對不住芙蓉，在三爺沒回來之前，他大約找不到一個熟人才幹起這樣的事來，要是火車一時還不通，三爺一時還不能回來，他這樣的流落在上海，又將如何呢？他這一次到上海，是不是一個人，還是和芙蓉一塊兒來的，這是更不知道了，自己總算幫了他一次忙，他有了這些錢，大約也可以維持些日子，明天他是不是在這個地方唱他的珍珠塔呢，要是還在這個地方，倒要暗暗的去釘他一下梢，總要查出他一個地方來，這樣沉沉的想着，把明天再到外國坟止這個空場上的計劃，也決定了，到了第二天，早晨上學校去，把肚子裏這件心事，也沒有告訴龔校長，盼到中午散學，在家吃過午飯，卻不再上學校，一溜就溜到外國坟山那個空場上來，昨天這

幾個雜耍場子，還是舊依的鑼鼓喧天，圍滿了觀衆，唯有陸一鶴這個說書場子，卻空悄悄的，地上還留着昨天寫的三行白粉字，但是已經淡了，更生在這裏候了大半天，卻老不見陸一鶴來，時間從中午候到傍晚，無論如何不會來了，回到學校裏，就向龔校長推說是身體不舒服，所以不能到校，第二天又向龔校長一連請了兩天病假，一個人又悄悄的溜到外國坟山，從早晨候起一直候到傍晚，陸一鶴還是不會來，一天又候了一整天，陸一鶴依然不會來，這個樣子，陸一鶴是無論如何不會來了，更生整整的找了三天，除了在外國坟山曾經一見以外，偌大一個上海，再向那裏找呢，想來想去，最後又想到一個毫無法的辦法，他想，陸一鶴到了上海，三爺的家裏，大約是一定去過的，就說這件事情，三爺瞞着他的夫人，陸一鶴上門去不見潘夫人的面，他家的老媽子，也許是見過的，到了一次潘三爺的家，也許就能探聽出一鶴的住址來，想到這一層，也不管天早天晚，一路就趕到高昇里八號，一找就找到了老媽子，問起她這幾天之內，有沒有人上門來找過三爺，老媽子抬頭一想，就說在一星期之前，老是有個穿黑大褂的男人，天天上門來找三爺，更生一聽黑大褂子，閉目一想，那天看見陸一鶴在外國坟山的空場上，也是穿的黑大褂子，這第一問就問對了，再問這幾天來不來呢，老媽子就搖頭說，他找不到三爺，這一星期就不來了，更生再問：你知道不知道這個穿黑大褂子的住在什麼地方呢？老媽子搖頭說，不知道，說了不知道，卻又說不過這個人曾經交給她一張字條子，要等三爺回來交給三爺，切不可給奶奶看，更生一聽，心裏一喜，就叫老媽子拿出這張字條子來，老媽子在衣袋裏摸了大半天，摸出一張縐縐的小紙條來，那上面是用鉛筆寫的，更生接過來一看，不覺大喜，那上面歪歪斜斜寫着這樣几行

字：

「三爺！我和芙蓉姑娘已到上海，屢次到府訪候，說是到京未回，我們困守在西新橋和興小客棧內，而且蓉姑娘又病，一籌莫展，到滬後，請速來爲盼，晚生陸一鶴拜。」

更生一看這張字條，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當下就把這西新橋和興客棧的地址，牢牢記住，把這張紙條，仍舊回給了老媽子，那還有什麼話說，少不得連夜趕到西新橋之興客棧裏去，他一路興沖沖的從高昇里奔了出來，這個時候，夜市正在熱鬧，看到馬路旁一輛洋車，跳了上去，只說一聲西新橋，車夫拔起腿來就跑，人坐在車子上，只覺得精神恍恍惚惚，心裏可在想，過去的事情，陸一鶴對於自己難免有些懷恨的，今夜這樣的冒昧趕去，前嫌未釋，而且又沒有從中和解的人，恐怕要弄成僵局，轉念一想，自己這一去，又何必一定要和陸一鶴與蓉姑娘會面，祇要能夠把他們確切的住址打聽出來，三爺一時不能回來，自己在暗地裏幫助他們一手，他們就是不知道，自己對於過去良心上的譴責，總算也能稍稍的彌補一下，也一路想，一路興沖沖的讓洋車直奔到西新橋來，到了這個地方，慢慢一找，就把這個和興客棧找到，這個客棧，真是個小客棧狹狹的一個門面，裏邊一間店堂，兩邊架着兩行像鴿籠似的雙疊床，已有好幾個人睡在上面，更生心想，陸一鶴和芙蓉是不是睡在這種床上呢？店堂裏邊，除了已經睡着的幾個人之外，其他空悄悄的沒有一個人，門口的檻子上，卻蹲着一個乾癟老頭子，手裏橫着一隻旱煙袋，正在那裏抽旱煙，更生找不到人，少不得就問這個老頭子了，他走到客棧門口，先往店堂裏一看，無後輕輕的問那老頭子道：

「老伯伯！你不是這兒客棧的老闆嗎？」

那老頭子一抬頭，向更生一打量，瞧他這樣的裝束，不像上這兒來鬧小棧房的，禁不住微微一楞：

「是呀！你先生……」

更生又輕輕地笑問道：「我想跟你打聽一個從蘇州來的客人？」

「他姓什麼？」

「他姓陸……叫陸一鶴！」

「可不是還又一個女人嗎？蘇州人，有這麼二個人，住在後面梯子旁邊的攔樓裏……」

更生忙接口笑道：「對！對！是這麼二個人！」

「可是他們在大前天已經走了！」

更生聽到這句話，實是一個晴天霹靂，打到耳邊來，他楞在那裏，卻沒有勇氣問以下的話，那老頭子接着又說：

「不錯！大前天走的！本來還不算走，可是這女人帶了一身病；又拖了身子，大前天早上，忽然肚子痛，百忙裏生起孩子來了，所以把這裏的房間退掉，已經搬進了醫院！」

「那一個醫院呢？」更生大半天才問上這句話。

「這可不知道！」

就憑這句話，張更生這一線希望，完全又沒有了，來的時候，滿心的高興，去的時候，拖着懶洋洋的步子，一步推着一步，快快地走了回去，心裏想，算了罷，這是無論如何找不

到了，上海有這麼多的醫院，那裏有這種精神一家一家去闖醫院，闖這麼十天半月也未必一定能夠找到，更生到了這個時候，真是灰透了心，從現在起，不打算再找了，然而憑老頭子這句話，又叫他愁腸百結，芙蓉的病，嚴重到怎樣一個地步，芙蓉的孩子，不知道生下了沒有？這三十塊錢，化在看病生產，又能化多少日子，他們這樣的流落在上海，舉目無親，找不到一個幫助的人，然而正有一個人，要想彌補他過去一點良心上的譴責，代了好幾天的精神，要找到他們，要援助他們，然而又緣慳若是，陸一鶴和芙蓉竟像是大海扁舟，不知飄到什麼地方去了，張更生回到家裏，已是晚間十點多鐘，如錦等候他不得，和仰良已經睡了，他一個人悄悄的縮到床上，如錦在睡夢裏問他回來得為什麼這樣的晚，更生却答非所問，不知說了些什麼，這幾天之內，如錦也細細的觀察到他態度失常，在家裏茶飯無心，一出去又大晚的回來，因此又不免疑心到他過去走錯了路子，現在保不定又走錯了路子，現在問他的話，他又回答得莫明其妙，這就提起精神，好好的規勸他一番，更生聽了，方始安定精神，靜靜一想，這件事情，不必再操這個心了，自己現在這位夫人，得來好不容易，過去自己雖然做了一件錯事，對不住好幾個人，現在要想報答，却又何從報起，鬧了這幾天，自己的心，總算已經盡了，再要鬧下去，不免使夫人懷疑，也使夫人傷心，那又何苦呢，這樣想着，把陸一鶴和芙蓉的事情丟開，打算從明天起，依舊好好的去教書，這幾天，他實在奔走過度，心思也用得過度，一睡下去，身體就發起燒來，到了第二天，人就昏昏沉沉，只是重重的哼着，那裏爬得起身子，如錦讓仰良上學去的時候，叫他向龔校長那邊請了一天病假，更生昏昏沉沉的一直睡到午後四點鐘光景，朱六打學校裏奔了來，說是潘三爺回來了，他這

句話，是站在房門口跟如錦說，更生睡在床裏，神智雖然昏迷，却睡得非常清楚，他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拉開帳門，睜大眼睛問朱六道：

「怎麼，三爺回來了嗎？」

「三爺回來了！」朱六走進房來笑着道：「今天的火車一通，三爺就趕回來了！」

「他……他……不是叫你來找我嗎？」

朱六又點頭笑着說：「三爺在學校裏，他說，要是張先生並沒有睡着，身體還好！請你過去一次！」

更生聽了，就在床裏拉了衣服，披到身上，一面穿上了西裝褲，就走下地來，連說：「我去！我去！」

如錦竊着眉頭道：「你面孔紅紅的，不是在發燒嗎？這個樣子，怎麼能去呢？」

更生笑道：「你放心罷！我沒有什麼病，大約是睡在被窩裏睡熱了，三爺好容易才回來，讓我過去一次，跟他談談！」說着這話，回頭又向朱六說：「告訴三爺！我就來！」

如錦見他這樣的固執，而且又觀察他還是那幾天以來那種精神恍惚的樣子，一時也說不出話來，坐在一旁，心裏只是納悶，更生把衣服穿好，就在熱水壺裏倒了半面盆的水，洗了一把臉，把手巾往一根細鉛絲上一甩，和如錦笑了笑，匆匆忙忙的就往外邊走。

朱六已經到了學校裏，向潘啓文說，張先生就快要來了，潘啓文——一個終年不知道憂愁的人，今天坐在樹人小學的教務室裏，却找不出一點愉快的表情，一張臉子老是绷得緊緊的，他坐在窗口籐几子旁邊的籐椅子裏，眼睛望着坐在對面寫字台旁邊的龔校長，龔校長的



臉色也陰沉得很，沉默佔據在無邊的痛苦裏，當啓文一轉臉，看到籐儿子上丟着一張繡繡的字條，禁不住長長的歎了口氣，搖搖頭：

「真是哀樂中年！」

龔校長接着也歎了口氣，「你別太焦急！我想更生也許知道這件事，我瞧他這幾天神魂不守，保不定就是爲了這個姓陸的事情！」

「和興客棧裏我已經去了！他們搬了！」

龔校長沉重的問：「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醫院！誰知道那一家醫院！」

「也許……」龔校長輕輕地又接上話來：「也許更生是知道的……」

這個時候，張更生拖着沉重的步予，好像喝醉了酒一樣，歪歪斜斜的從樹人小學的門口一直蹣跚到教務室裏來，他走了進去，垂着兩隻手。

「三爺！」那歷無力地叫了一聲：「你回來了！」

潘啓文劈頭就問：「你知道陸一鶴的住址嗎？」

更生搖了幾下頭，那歷無力地坐到啓文旁邊一張籐椅裏，睜大着眼睛，注視着潘啓文的臉，你一種萎靡的精神，好像相和過去完全換了一個人，大半天氣抖顫着聲音說：

「三爺！我爲了這件事情，真是必力交瘁！」

啓文睜大着眼睛，也望着他的臉：「你……」

「我什麼都找遍了！只有在外國坡山碰到過一次！他在那兒唱露天書！」

「你……」

「我沒有招呼他，我丟了三十塊錢給他。」

「你不是到過我家去，向老媽子要過字條子看嗎？」說到這裏，就把几子上陸一鶴所寫的字條拿了起來，又把這字條看了一遍，看畢以後，依舊放到几子上，接着道：「你到和興客棧去找過沒有？」

「找過！他們已經搬了！」

「你有沒有打聽出他們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客棧裏的老頭子說，蓉姑娘生產搬進醫院去，但是探聽不出搬到那一家醫院！」

更生回答的話，跟啓文今天從車子上回到家裏，在老媽子手裏，接到了陸一鶴所寫的紙條，一路趕到和興客棧去，那客棧裏所回答的話，絲毫沒有兩樣，他覺得失望！失望！完全是失望了！禁不住兩手捧着臉子，低下頭去，大半天沒有話說，屋子裏的沉寂，讓每個人心房的跳動，自己都能聽得出來，又隔了大半天，啓文方始放下了捧着臉子的手，他雖然沒有哭，眼眶裏却似乎有點潮潤。

「我找不到他們，祇得再讓他們來找我了！」啓文無可奈何地說了這樣一句話，隨即又把眼睛注視到更生的臉上！「你丟了他三十塊錢！」

更生點了一下頭：「請你在任何人面前，給我保守秘密！」

啓文却答非所問：「愁着臉子道：『這三十塊錢，能維持多少日子！』」

龔校長在一邊沉默着，他已經沉默大半天了，當啓文和更生的談話，告一中斷，屋子裏

的沉寂，又回復到剛才一個樣子！他也禁不住歎了口氣，抬着臉子，呆呆的看着啓文：

「老弟！」龔校長露出一絲笑容說：「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你別太焦急，姓陸的知道你住址，他真要弄到沒辦法，自會找上你們來的，你就在南京大半個月，爲了你令妹丈的事情，心境也不好，現在一頭傷心的事剛過去，別再爲了這樣一件小事情又傷起心來……」

「凌先生怎麼了！」張更生吃驚似的問：

啓文搖搖頭，微微的顫着聲音說：「屍首都找不到！」

屋子裏又沉寂起來，沉寂得幾乎使人窒息！大半天，啓文又搖起頭來：

「真是哀樂中年！」

龔校長笑道：「過去的事還有什麼話說呢！你已把令妹和外甥女兒帶了來，以後好好的照顧她們！令妹丈地下有知，他也安心了！」

啓文一抬臉，向龔校長苦笑了一下，低下頭去，又沒有話說了，沉默佔據着這間屋子，痛苦重重的壓在他們的心裏，潘啓文這一坐，不覺從午後四點鐘，一直坐到傍晚七點鐘光景，他還不想回去，這個時候，外邊的電燈都已經亮了，樹人小學的教務室裏還沒有開燈，三個人在黑暗裏坐着，大家都不說話，朱六手拿着一張紙條，急匆匆的從外邊跑了進來，他隨手把屋子裏的電燈開亮了，就把這張字條送到啓文的手裏，笑道：

「這是三爺家老媽子剛才送來的！」

啓文接着這張字條一看，臉色改變了，更生在那啓文微顫的手裏，隔着一個籐几子，斜斜的看了過去，只見這紙條上，也寫的是鉛筆字，看到這個筆蹟，就知道陸一鶴寫的，心裏

一喜，一手撐着兒子，把頭再伸過去一點，這才看到這紙條上的字，一看之下，不覺也臉色大變，只見上面這樣寫着：

「三爺：即刻到府上來，知已回滬，蓉姑娘快要死了！現住馬斯南路廣德醫院四等病房，見條速來，萬急，萬急！一鶴拜。」

這張字條，他大約寫得非常的匆忙，不但文不加點，而且字在潦草得很，寫到最後一個拜字，簡直要讓人猜想出來，旁邊又註了一行小字，粗粗一看，不知說些什麼，一再猜想，也就明白了，原來這行小字，是：「生一女孩活！」這四個字的意思，一定是芙蓉生了一個女孩，倒好好的活着，芙蓉自己本人，反而快要死了，潘啓文和張更生看了這張字條，都大變臉色，龔校長在旁邊看着，也已猜到了八九，一時從啓文的手裏接過字條來，看了一遍，這就問道：

「這字條上的話，不是很急嗎？那末趕快去呢？」

啓文茫然間站在旁邊的朱六道：

「人呢？」

「誰？」朱六一抓頭皮，倒有點弄得糊塗了。

啓文大聲道：「這個寫字條的人，他……他不是把字條送來的嗎？」

朱六一見三爺語無倫次，這就笑道：

「三爺！你別忙！這張字條是你家老媽子送來的，老媽子說，這個送字條的人，已經走了！請三爺趕快到那個字條上寫的地方去！」

啓文聽了！不由的唔了一聲，然後又從龔校長的手裏，接過那張字條一看，一回頭，又看了更生一眼：

更生堅決的說：「我陪你一塊兒去！」說着話，一個人大踏步的走出了教務室，直向學校的大門走去，啓文迷迷糊糊的也隨着更生走了出來，走到門口，啓文忽然從糊塗中想起一件事，他叫更生弄口等一等，自己轉一轉家去就來，更生見他忽然又要回家去，不知是什麼事情，正要問他，啓文已掉轉身子走了，隔不多時，一輛汽車開了過來，一直開到學校的弄口，忽然停下了，車門一打開，啓文在車裏伸出手來，向更生招了招手，更生却料不到他竟會叫上了汽車，一時就鑽進汽車裏，坐了下來，方始發覺車裏除了啓文以外，又多了一個人，這個人抱在啓文的懷裏，不是別人，便是啓文和芙蓉生的男孩子，他叫潘近安，更生會意，默然不語，就讓汽車直駛到馬斯南路的廣德醫院來，這條馬斯南路，冷落得很，兩面人行道上高聳着兩行外國梧桐，枯黃的桐葉，讓秋風一吹，都已落葉辭枝，紛紛的鋪滿了一地，街燈又慘白得很，照着這醫院的大門，冷冷清清，一個人也沒有，他們跳下汽車，啓文抱着近安，大步的就往醫院門口裏走，更生跟在後面，走到門口，忽然又躊躇起來，不由一拉啓文的衣袖，苦着臉子道：

「三爺！我想不進去了！我……別再讓蓉姑娘見了我這個人，又引起她的舊恨來，也別再讓張更生這個乾淨的名字，留給她一個惡劣的印象，三爺！你千萬別提起我！我等在這兒！等你的好消息！」

啓文瞅了他半天，長長的歎了口氣，說道：「也好！」說畢這兩個字，抱着孩子，就往

裏邊直衝進去，一條甬道，又長又黑，走了大半天，方始找到最後的四等病房，病房外邊的廊子裏，一盞暗淡的電燈，發着昏黃的光線，照見一個坐在一張藤椅裏穿黑大褂的男人，當啓文的脚步，急促的在廊子裏走過去，那人一抬臉，滿臉淚痕，不是別人，正是陸一鶴，一鶴站了起來，又驚又喜，更咽着聲音，叫了一聲「三爺！」

啓文的千言萬語，什麼也都說不上來，半天才迸出一句話：

「人怎麼樣了？」

陸一鶴一頭又倒在藤椅裏，伸着衣袖子揩着眼睛裏正在急奔出來的眼淚，聲音岔得幾乎聽不出他在說什麼：

「不……行……快……要……走……了……」

啓文焦急的道：「她在那兒呢？」

「十……二……號……病……床……」

啓文聽了，轉身一看，對着這門口，正是一大間四等病房，裏邊密層層的排着四五十張雪白的矮半床，一時抱着孩子，就直衝到裏邊去，一個穿白衣服的看護小姐正從裏邊走出來，問他找那一號，他說找十二號，看護小姐就把兩手一攔，那麼溫和地說道：

「先生！請求你別瞧了！」

「怎麼啦！」

「她完全糊塗了，只剩這盞一口氣，一下子就要送太平間！」

啓文聽了！差些兒倒下身去，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挾住了旁邊的床欄子，只覺得天旋

地轉，支撐不住，身子往前一衝，就要往裏邊走，看護小姐兩手攔得更緊。

「先生！你回去罷！」

「不！不！好小姐！我求求你！你讓我見她這麼最後一面！」

啓文的聲音已經岔了，眼淚也止不住的流下來了！看護小姐縲着眉頭，卻弄得毫無辦法起來，她沉吟了大半天，然後說：

「你見了以後，不准哭，也不准叫！你想！一個臨死的人，她是多麼的捨不得離開她活着親切的人呢！」

看護小姐這句話未免說得太引逗啓文的傷心了，當她引着啓文走到壁角裏十二號病床的前面，芙蓉睡在床上，已經奄奄一息，房裏的燈光也慘淡得很，尤其在這幽暗的角落裏，燈光越發微弱，他現在看見的芙蓉，是這樣一個蠟樣的人，他想不到當年榜水居裏的蓉姑娘，像花一樣的，開不到幾個美麗的春天，就這樣枯萎了，白被子覆在她的身上，看不出有一點呼吸的起伏，那麼平靜地，像覆在沒有生命的東西上一樣，完全不是當年豐滿美麗的臉子，簡直像骷髏一樣的模型，所能發覺她現在還沒會離開人世，嘴是張着，眼睛也張着，嘴角微微的牽動，她痛苦地在掙扎着最後一口氣，不甘心就這樣輕輕的閉目，她似乎等待着一個人，似乎等待着一件未了的心願，現在三爺來了！她的孩子也來了！而且是清楚地站在她的床面前，她應該說話，她應該交代，她睜大着的眼睛，是不是看見將要一別千古人世間這最最親愛的兩個人，然而看護小姐叮囑啓文的話，啓文又如何能辦得到，他第一個聲音就是哭，第二個聲音大叫着蓉姑娘，芙蓉的耳朵裏，好像從千里以外傳來一個極遠的聲音，這個聲音等

候多久了，現在方始親切地聽到，她睜大着眼睛，似乎並沒有看到床前站着的人，心裏却明亮得很，知道三爺來了，孩子也來了！她要活，她要活下去，痛苦地喘過一口氣來，大半天，一個極細的聲音：

「三……爺……」

啓文大哭大叫着：「你不能走！你無論如何不能走！還有你的孩子呢！」

「好……三……爺！」

這是啓文最後聽到她叫他的名字，看護小姐用武力把他拉走了，他迷迷糊糊地走出來，陸一鶴依舊倒在廊子上的藤椅裏，瞧他的樣子，似乎也已經入了昏迷的狀態，啓文似乎也昏迷了，他不和陸一鶴打個招呼，抱着孩子，人就往外邊走，這個時候，張更生站在醫院的大門口，等了好久時候，秋風一陣陣的吹到身上，他這個正在發熱的身子，簡直要受不了，好容易盼到了啓文像瘋了一樣的跑了出來，老遠的大聲招呼着：

「姜先生！不！張先生！」

更生一怔：「怎麼啦！」

「完了！辦後事去！」

更生臉仰着天，長長一口大氣，一張枯黃的桐葉，從樹枝上掉了下來，悄無聲息地掉到地上，他好像看見芙蓉樹上一朵芙蓉花，也像枯桐葉一樣，悄無聲息，輕輕地掉了。



## 第十章 花又開

時間把歷史沖淡了，這些活動着的人，這些活動着的事，像銀幕上的電影一樣，一幕一幕演下去，一年一年淡下去，那麼容易地，我們把歷史又翻後了十多年，這一年，中國神聖的抗戰，將要爆發了。

春天！花又開了！是那麼一個溫暖美麗的日子，學校裏全都放上春假了，從創辦到現在，也有十多年歷史的樹人小學，還是那麼一座三上三下陳舊的屋子，還是那幾個人，龔校長，潘啓文，張更生，現在還都活着，而且好好地活着，十多年前的一件舊事，深深地埋他們的心裏，但是日子久了，像褪走了水銀的鏡子，一種模糊的印象，浮映在不清楚的鏡面上，偶然記憶起來，都是些斷零殘片，不大完全了，在不完全和糊塗的印象中，還留着一個過去人的影子，這個影子，是潘近安，啓文和更生見了近安，就不由的連想到芙蓉，因為他們長得實在太像了！

這是學校裏放春假後的第二天，天氣特別的好，早上金黃的太陽，映在居安里七號亭子間的玻璃窗上，這亭子間還是十多年以前的陳設，不過傢具比十多年前舊了許多，屋子裏的主人，也比十多年前老了許多，華如錦，也從短衣長裙改穿了長長的旗袍，腦後挽着的一個如意髻，也付之一剪，從她的身上，可以找出一點時代進展的影子，十多年前俊俏美麗的臉子，似乎在生活的磨礮裏，慢慢的把她磨老了，要是細心地找出一點老的證據來，一頭烏黑的頭髮，不難有幾莖白髮發現，但是張更生似乎比如錦老得更快，雖然他還有一個過去的影子

子，額角上的繻絃，却掩不住他這十多年來在生活的洪流裏肉博留下來的痕跡，他穿着一件大藍布的長褂子，坐在窗口桌旁的椅子上，兩手捧着一張報紙，遮住了一張臉，正在出神地細看，如錦還是那麼的忙碌，她剛從菜場上買了菜回來，手裏的菜籃子，還掛在手臂上，笑嘻嘻地從籃子裏拉出一塊鮮肉來，拾在手裏，似乎在試試這塊肉的重量，一面笑着道：

「真貴！四毛錢的肉，就這麼一些兒！」

更生把報紙移開了視線，露出一張臉來，臉子比過去蒼老得多，額角上的繻絃，也添了不少，他看了一眼如錦，似乎消失了當年談情說愛時的那個勇氣，繻一縷眉頭。

「東西太貴了！其實我不想吃肉，你也不必買！」

如錦笑了笑，把肉依舊送到籃子裏，然後又把籃子放到地上，一移身邊一張凳子，慢慢的坐了下去。

「別那麼想不穿呢！自己掙出來的錢，爲什麼不吃呢！我就比你想得開，家裏的田產，讓建才什麼都賣完了，我一點也不痛心，只要你好！仰良好，將來秋芳也好！爲什麼不快快樂樂的過日子……」

更生把報紙攤在膝頭上，抬着臉，也向如錦笑了笑，不覺微微的點着頭：

「仰良是有出息的？你以後一份日子，大約也可以苦盡甘來……」

如錦啾住他笑道：「我好！你也未必不好！」

更生一紅臉，隨手拿起攤在膝頭上的報紙，重又看起報來，看不到兩行，不覺又把報紙放下，昂着臉問道：

「仰良春假不打算回來，前兒寫信回來，他不是要一件絨線馬甲，你寄去了沒有？」

「早寄去了！還用得着你問嗎？」

「秋芳呢？」更生拿起報紙，不覺又問到了他自己生的女孩子，正當他問到這句話，梯子上一陣零亂的脚步聲，接着就有幾個小孩子嘻嘻哈哈的聲音，一窩蜂似的在梯子上擁了上來，如錦站起身子，回頭向更生笑着道：

「這不是秋芳的聲音嗎？你聽！大約又跑到潘三爺家去玩兒了，這不是合着他們一塊兒都來了嗎！」她說着話，人跑到房門口，梯子上的三個孩子，都已跳了上來，一個男，兩個女，都是十多歲的年紀，打前一個是張秋芳，這是他們的孩子，第二個是潘近安，這是潘三爺的孩子，第三個是凌月華，這是三爺的四妹，凌姑奶奶的孩子，他們都穿着學校裏黑裙藍褂的校服，近安是穿着黑斜紋布的學生裝，多麼的活潑天真，當秋芳跑上樓來叫了一聲媽，隨着潘近安和凌月華，也都叫了一聲張師母，如錦笑得甜甜的，伸出手來，一個一個摸着他們的頭，然後說道：

「你們在什麼地方玩兒呢？」

秋芳抬着臉子笑道，「我們在潘近安家裏玩紙牌兒！」說着話，一跳就跳到房裏來，見了更生，垂着兩條手，叫了一聲「爸爸！」潘近安和凌月華也跟了進來，叫了一聲「張老師！」

更生把報紙又放了下來，看着這三個差不多長的孩子，並肩兒站在面前，禁不住微微一笑，然後伸出手來，向他們招了招手，三個人都一齊站到更生的面前，更生一隻手握住了潘

近安，一隻手握住了凌月華，微微的搖撼着，眼睛却注視着秋芳的臉，嚴厲之中帶着一點溫暖的微笑，這個樣子，活像是龔校長教訓一個學生的神氣，他緩緩的說道：

「一個讀書的學生子！不應該玩紙牌！」

如錦走了進來，笑着說：

「你這個老師，也太嚴厲一點了！小孩子們！玩玩紙牌，又不賭什麼錢，那有什麼關係呢？」

「這究竟不是一件孩子們應該做的事！……」

如錦笑道：「你要教育孩子！你自己把酒戒了罷！孩子們看你喝酒，也學起喝酒來，你有什么話說呢？」

更生禁不住微微一笑，便把近安見和月華的手都放下了，他嗽了一眼如錦，笑道：

「你提到酒！我就想到朱六！」

「唔！」如錦似乎也記憶起一件事來，看着更生的臉，唔了一聲，接着笑道：「朱六怎麼樣了！自從他回去娶了親，換了三和到上海來當這個學校的差事，我們差不多有十年不見他了，這個酒！不知道戒了沒有？」

「戒？」更生微微一笑說：「據他的老子說，不但沒有戒，却是愈喝愈多，家裏老婆兒女成了羣，還不想巴巴的做起這個家來，一個月在肉舖子裏賺下來的錢，一古腦兒都送到大酒缸裏去！」正說到這話，梯子上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叫着上來！

如錦笑道：「你提到朱六，朱六的老子三和可就來了！」一句話未畢，一個穿着短衣的

老頭子走了進來，這是朱六的老子朱三和，也就是現在樹人小學裏的老校工，他走到房門口，叫了張先生，又叫了張奶奶。

更生笑了笑說：「正提到你的兒子，你老子倒來了，學校裏有什麼事嗎？」

三和縐着一臉子的縐紋笑道：「我的兒子不成材，你們還提他呢，」

「學校裏有什麼事嗎？」更生又問了一遍。

三和笑道：「潘三爺剛才在學校裏，他叫我帶一張條子給你！」說着，就把一張紙條，從衣袋裏摸了出來，送到更生的手裏，更生接到這張字條一看，不禁微微一笑。

如錦在旁邊問道：「什麼事兒！引得你這樣的高興！」

「三爺巴巴的叫三和送這張字條來，一點也不爲什麼？原來是約我去聽書！」他說着，就把這張字條又送到如錦的手裏，如錦看了！只見上面這樣寫着：

「今日也是園有好書，午後一時請到校，同去如何？龔老先生亦去，文」

如錦不禁也微微一笑，說道：「你們都是書迷，只要一空下來，就想到這件事情，你不去呢？」

「當然去！現在還早呢？」說到這裏，又向三和道：「三爺還在學校裏嗎？他走了沒有？」

「沒有走！」

「你回去告訴他，說我吃過午飯，一點鐘準到學校裏來！」

三和笑着應了一聲是，掉轉身子走了，三和一走，三個孩子也一窩蜂的湧下樓去，如錦

把他們叫住，又那裏叫得住，更生禁不住搖了搖頭，說了聲玩皮，重又拿起報紙來看。

如錦笑道：「你還記得罷？」

「什麼？」

「你跟他們一樣大的時候，這一點玩皮，還有過之無不及呢？」

更生禁不住又一紅臉，笑道：「你還談過去的事！」

「那末我們就談現在的事，我說……」如錦睨斜着眼睛，一手撐到桌沿上來，那麼愉快

地笑着說：「你瞧近安這個孩子怎麼樣？」

更生搖着頭笑道：「我說未必一定是好，這個孩子，學了他大哥如安的樣子，就是愛賭，潘三爺的三個孩子之中，我就獨賞老二似安，這個孩子，將來或許有點出息，其餘二個，我就不敢寫這張保票，你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如錦笑了笑，這就不接下去說了，隔了半天，方始笑道：

「我瞧秋芳跟近安那麼樣子親熱的，倒像是一對兒！」

更生聽了這話，原來如錦竟存心把秋芳配給近安，不覺把臉子一沉，搖着手道：

「你別打這個獸主意罷！別說潘三爺不會找上我們這門子的親，就說是找上了，我也不願意把秋芳配給近安的！」更生鑽釘截鐵的這樣說，如錦聽着，覺得他的話也未免說得令人生氣，別人還可，要是讓潘三爺聽見了，這不是要見怪嗎？然而如錦僅知道更生不歡喜這個潘近安，然而更生除了不歡喜近安之外，他別有心腸，如錦又那裏知道呢？當下如錦就有點微噴薄怒，把手一指更生的鼻子道：

「你這個人！我就跟你沒辦法，老是發這個精神病！」她說畢這話，也不和更生再談下去了，拿了旁邊的柴簍子，就一個人燒菜煮飯去，這裏更生又繼續的看報，這一份報，直看到吃過午飯以後，方始丟下，這個時候，將近一點鐘，潘三爺所約的時間，已經到了，更生站了起來，洗了一把臉，取下衣架上的灰色呢帽，往頭上一戴，如錦也知道他是赴三爺的約會去了，只問着什麼時候回來，更生笑着回說：「大概總要傍晚的時候才能回來！」

他一步一步的慢慢踏下樓去，走出後門，又走出弄子，太陽是暖暖的，遍照着這富有生機的大地，張更生在上海一住下來，就是這麼十多年，打居安里到樹人小學，這一條路，他簡直是熟透了，他輕裝暖步的走着，慢慢的走到樹人小學裏來，樹人小學還是當年一個樣子，所不同的，這屋子比十年前以前，更陳舊一點，學生一批批的進來，一批批的出去，教員也在一年一年增加和掉換着，其他都沒有變，甚至於桌椅的位置，還是從前那個樣子，不過服務十多年的龔校長和教務主任張更生先生，一個顯得老了，一個也似乎顯得有點老了，這幾天是春假，學校裏也特別的冷靜，當更生從大門一腳踏進天井，教務室裏龔校長和潘啓文洪亮的笑聲和談話聲，一直送到外邊來，

一個說：「要是中國真能夠上下一致跟日本打一打，未始沒有辦法，這樣的因循敷衍，別說叫老百姓失望，一塊塊大好河山，都要送給人家了！」

更生一聽，這是龔校長的話，這位老校長，雖已花甲之年，但是說話和精神，都是壯年人所不及的，尤其是他的愛國思想，不但其他的老年人不及他，壯年人大都也不及他，這個時候，他大約又在和潘啓文發表他的愛國理論了，啓文回答他的是哈哈一笑，這笑聲，使更

生聽着，覺得是潘三爺獨有愉快的笑聲，當他這樣一笑，更生一隻腳已經踏進了教務室，一面笑道：

「你們又談上了國家大事，找我來，原來不是聽書，就談這個事嗎？」

龔校長和潘啓文都坐在窗口邊的藤椅裏，當更生說着話進來的時候，啓文已經站起來了，他不比更生，還是那樣的漂亮，雖然時間在他的臉上也已經劃了不少的縐紋，愛美的程度，還是當年一個樣子，他的頭髮梳得精光，身上一件錦地縐淡藍夾衫，一點摺痕也沒有，圓圓的臉蛋，福福的耳朵，大約中飯喝過一點酒，臉色比平時格外的紅潤，也覺得格外的年輕，他見了更生，那麼愉快地笑了，從這一點笑意裏看，三爺一點也沒有變，他還是十多年前的三爺，他還是在人生舞台上，一個善演喜劇的角色，相反地，相差約有十年年齡的張更生，他變得比三爺老，也變得比三爺憂鬱了，當更生站到啓文的面前，常常使啓文懷疑，這樣一個人，決不是當年闖禍的姜彩霞，要不是龔校長的保證，他簡直有點疑心，現在他所感覺到的，這個人真太善變了，龔校長說完他的愛國理論，啓文哈哈大笑，接着更生也說着話進來，啓文站起身子，拉着更生的手笑道：

「這位老校長常常愛發這些牢騷話，我就少不得陪着他打哈哈！今天我們又是也是園，不談旁的，讓你瞧個人去！」

更生把頭上的泥帽脫下了，放到寫字台的玻璃台板上，一屁股坐到寫字台旁邊的靠椅裏，一隻腳擱在另一隻椅子的檔串上，手臂撐着桌沿，一手托着下巴，眼睛注視着啓文，笑道：



「今天也是園又有什麼好書嗎？瞧誰去呢？」

啓文點着頭笑道：「這個人我們已經好久不見面了！你猜猜罷！」

更生聽了這話，腦子裏立刻就掠過一過影子，他微微一笑，問道：

「陸一鶴嗎？」

「這一猜就被你猜中了，他說的是最後一檔送客書。」

更生問道，「他怎麼混到上海來了，前一陣子聽說他不玩這個舊行業，改作了小本買賣嗎？」

啓文歎了一口氣道：「憑他這個老實人，還能作買賣過日子嗎？蓉姑娘死了這麼十多年，他就一直潦倒到今天這個日子，跑了好幾個碼頭，賺下來的錢，糊過了一個人一張嘴，最近又抽上了一筒煙，那兒有餘錢送回家去，他這個大老婆，那是不用說，把蓉姑娘逼死了，逼得他也走頭無路，他就把三絃一丟，幹起買賣來，幹了半年，他的大老婆死了，錢也用完了，少不得又找到我這兒來，要我在上海想點法子，打算再抱琵琶，重作馮婦，我就給他在也是園設法到一檔送客書，瞧瞧他的運氣，能不能說出一些苗頭來……」

更生糊糊塗塗的聽着啓文在背着陸一鶴過去的歷史，他倒不曾一句一句都聽到耳裏，忽然又想想一件事，那麽疑惑的問：

「我記得蓉姑娘還留下一個女孩子呢？這個女孩子現在那裏去了！」

啓文點着頭笑道：「這個女孩子在着呢，她今年大約也有十三四歲了罷！前兒一鶴上我的家裏來，就帶着這女孩子一塊兒來的，長得跟芙蓉一樣，非常的俊秀，一鶴說，她叫陸小

鶯，一年前正在教他這部珍珠塔，現在正書還說不上口；琵琶的指法已經彈熟了，尤個下手，唱唱開篇，已經是很好了，所以他這次到上海來，打算父女兩口子一齊登台，我特別約你去，瞧瞧蓉姑娘的孩子罷？」

更生呆呆了半天，却答不上話來，啓文回過臉去，瞧着這位鬚髮都白透了的龔校長笑道：

「龔老伯，你也去！」

龔校長兩手籠在大青布的衣袖裏，一連的點着頭，一連的笑着說：

「行！行！我老聽你們談論這個蓉姑娘，今天也讓我瞧瞧這個蓉姑娘！」

啓文笑道：「不！這是蓉姑娘的孩子，蓉姑娘可不是早已死了嗎？」

龔校長也笑着道：「那也行！瞧瞧蓉姑娘的孩子，不是跟瞧瞧蓉姑娘一樣嗎？」

龔校長難得說笑話的，他一說這話，大家都笑了，啓文站了起來，龔校長也站了起來，更生却有點躊躇，他依舊坐着不動身，啓文不由一怔，要想走，把身子又站住了，他看着更生那張滿面躊躇的臉：

「怎麼？你打算走嗎？」

更生不由訕訕地，搖搖頭：

「我不打算去了！」他紅着臉輕輕地說：「我想——不必再讓我跟陸一鶴見面罷！因為

我很對不住他！」

啓文一拍他的肩膀笑道：「張先生！你不用發愁罷！陸一鶴無論如何再不會記你的仇

了！十多年前你去他三十塊錢，已經把你過去對不住他的事情，一筆勾銷了，莫奈地下有知，他也不會恨你，去！爲什麼不去！」他說着這話，拉着更生的手，更生很不好意思地站了起來，把桌子上的呢帽戴到頭上，慢慢的跟着啓文和龔校長走了出去，當他們走到弄口，正在雇洋車的時候，更生悄悄的向啓文道：

「你千萬不要跟我介紹！」

啓文笑了笑，點着頭道：「你放心！我決大會沾辱了你張更生這個名字，你相信我，跟相信你的龔老師一樣，可不是，我在你的夫人面前，也從沒有提過你過去這件恨事呢？」潘啓文這幾句話，說得張更生越發訕訕地，那麼不好意思地踏上了洋車，讓車子一直拉到城隍廟的也是陶去。

太陽是暖暖的，照遍了光滑的柏油馬路，當車子到達城隍廟的也是園書場，時間大約已是一點鐘了！這個也是園，也是個茶舖子，打那九曲橋走過去，有一座矮矮的平屋子，門口掛着一張紅紙招兒，一行一行的寫滿了說書人的名字，最後一行，就寫到陸一鶴和陸小鸞兩個名字，下邊又寫着彈唱珍珠塔，裏邊絃索叮當，已經在開書了，更生把呢帽壓到眉心裏，隨着啓文和龔校長走進書場，他老是抬不起臉，拉着龔校長的衣袖，揀那最後一排坐位坐了下去，龔校長和啓文也理會他的意思，也祇得跟着他坐到這個最僻靜的地方去，這個時候，其實並沒有輪到陸一鶴在彈唱這部珍珠塔，那台上是一個煙鬼一樣的人，正在彈唱一部描金鳳，他們坐定了以後，啓文輕輕的拉了一下更生的衣袖，笑道：

「把帽子拿下來罷！戴帽子的時候還早呢！」

更生聽到這句話，不由又一陣臉紅，非常不好意思的把帽子拿下了，抬着臉，靜悄悄的聽着這回錢篤照求雨的書，接着是開講三國，三國說過了，又是雙橋的落金扇，等落金扇下了場，這才是陸一鶴的珍珠塔登台，這個時候，已是傍晚的時候，斜陽一抹，映在書台旁邊的牆壁上，啓文也就在落金扇將要下場的時候，悄悄的走了，過不到多少時候，他又回來了，回來的時候，瞧見更生的呢帽又戴在他的頭上，不禁微微一笑，又輕輕的拉着他的衣袖笑道：

「快上場了！你別低着頭老是抬不起臉來，隔了這麼十多年，他也不會認識你了！」

「你沒有跟他提到我嗎？」

啓文笑道：「沒有！你這樣的怕見他，我怎麼會提到你呢，剛才我到裏邊去是點了一支焚稿的開篇，讓我們再溫一次舊夢罷！」啓文說到最後一句話，語氣也略帶傷感，更生輕輕歉了口氣，才抬起的臉，不覺又低了下去。

這個時候，落金扇已經下場了，接着陸一鶴的珍珠塔就要登台，今天他們在這裏第一天開書，往往新書開始，聽客也特別擁擠一點，也是園滿坑滿谷，現在都已經擠滿了人，陸一鶴從人叢裏擠到台上，接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也跟着上了台，雖然是黃昏薄暮，場裏還不會把電燈開亮，陰暗的很，但是殘陽從頂頭的大窗裏射下來，照亮了書台旁邊的一塊白粉壁，也照亮了書台上的兩個說書人，更生躲在一個角裏，眼睛從帽沿邊裏斜斜的看看前去，要不是這紅紙招兒上寫的是陸一鶴的珍珠塔，他決不會相信這個台上說書的人，就是當年傍水居裏彈唱珍珠塔的陸一鶴，他閉起眼睛來，在他印像裏的陸一鶴，是一個穿着鵝黃夾

衫加着對胸扣子黑背心的年輕人。至少在外國墳山的空場上，看見他穿着黑大褂子彈唱方艸二次見姑娘的那個神情，那個時候，他不過潦倒，並沒有老，但是現在他老了，老得令人不相信這十多年歲月加在他的身上，簡直像加上了二十三年一樣，他穿着一件灰布罩袍，彎彎着腰背，遲緩地步上台去，又遲緩地坐到那高高的靠背椅上，頭髮已經禿了頂，眼睛老是像睡去的樣子，焦黃瘦削的臉上，掩不了這許多年生活的鞭痕，也掩不了一種深刻的嗜好，坐在他下手的一個女孩子，像秋芳一樣的高，坐在高高的靠背椅上，兩隻腳還墊不到下面的摺腳櫈上，她像芙蓉一樣，又是個活潑美麗的女孩子，穿着一件大紅地子小黑點的窄腰長旗袍，衣袖子齊到臂肘裏，露出兩段雪白的胳膊，粉團一樣的圓臉，薄薄的抹着一層胭脂，他時常骨溜着一對烏黑的眼珠子，向滿場的觀衆掃射着，而且又常常伸着一隻手，去玩弄着垂在胸前的兩條烏黑辮梢這個樣子，可不是又是第二個芙蓉，當年芙蓉也是這樣，跟潘三爺在榜水居的書台上，客串開篇的時候，這種情景，似乎又重演到眼前來，陸一鶴陰沉的臉子，一絲也找不出笑容。他把桌子上的茶壺提了起來，在旁邊一隻藍邊淺口瓷杯裏，斟上了大半杯，然後端起杯子，微微的喝了一口，這個時候，他把眼睛也在場裏注射着，更生禁不住又低下頭去，就在他一低頭之間，陸一鶴把杯子放下，臉上露出一絲慘淡的笑容，他輕輕的乾咳了兩下，這咳聲是多麼的蒼老和衰頹，接着才說道：

「今天是第一天開書，多謝諸公捧場，更多謝潘三爺照顧……」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把眼睛又閉起來，大半天又接着說：「晚生說了二十多年的珍珠塔，亂闖江湖，就是在貴地不曾漏過臉，這一回，大家有緣見面，請多多指教，開篇是二爺點的黛玉焚稿，就讓我

的小女兒小鶯囀唱，這孩子今年不過十三歲，這樣的年齡，照說正是上學讀書，巴圖上進可是我的孩子，命太苦了，一下地就不見親娘，我苦苦的把她撫大起來，教會了彈絃說唱那裏有福氣上學，今天她登上台來，和諸公見面，彈唱都很幼稚，要請特別原諒。特別包瞞！」

陸一鶴說這話的時候，場子裏鴉雀無聲，一個字一個字都送進每個聽客的耳朵裏，別人還可，這話讓潘啓文和張更生聽着，真像是千把剛刀，割着一顆心：快樂的三爺，禁不住也沉着臉子，低下頭去，這時候，陸一鶴說畢這番話，拿起三絃，斜斜的看了小鶯一眼，小鶯也就懷抱琵琶，伸着五個小指頭，跟着三絃，撫弄起絃線來，一時間，這間陰暗的屋子裏，充滿着絃索叮噠，歌聲嘹亮，一場子的人，都迸住聲息，靜靜的聲了下去，在那一個僻靜的角落裏，張更生把一頂呢帽，越發的壓到眉心裏，潘三爺的頭，也格外的沉下去，阻不住的絃聲，聽不完的唱句，送到耳裏，鑽到心裏，聽到了「……把那舊帕新詩一炬完，說道聞開文章未可傳……」這二句，潘啓文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了，張更生拿着手帕子，偷偷地去揩了揩眼睛，他們真像是溫習着一場舊夢，這唱詞，這絃聲，當年傍水居蓉姑娘客串開簾的情景，不是都和現在一個樣子嗎？但是蓉姑娘像一朵花，早已凋謝了，現在陸一鶴也老了，這個所唱的女孩子，又是新芽裏長出來的一朵小芙蓉，在這個春天裏，含苞待放，將要爛漫的開下去。

「走罷！」當一支菸稿唱完了，還未有說到正書的時候，場子裏起了一陣談笑聲，似乎有點小騷動，啓文站了起來，一拉更生的衣袖，就往外邊走，更生也茫然，跟着啓文走出了

也是園，龔校長也無可奈何地走出來了！

這個故事，龔校長是非常熟悉的，他走到書場的門口，禁不住又回過頭去，看了一眼書台上坐着的二個說書人，忽然想起一件事，抬着臉，望着將要回去的太陽影子，那麼輕輕地說：

「一個娘生下來的兩個孩子，他們的遭遇，實在相差得太遠了！」

啓文默然不語，慢慢的向九曲橋上走，更生低着頭跟在後面，他的腦子裏，老是使他記憶起十多年前一個深秋，傍晚，梧桐樹上一張枯黃的桐葉，悄無聲息地掉了下來——現在——現在花又開了。

長江後浪推前浪，二十年前一台戲剛剛演完，二十年後一台戲又緊接着上場，那時候正是抗戰時期的第六個年頭，潘三爺已經過世了，張更生也已經過世了，龔校長還健在可他和張仰良又在遙遠的大後方，留在淪陷區裏這幾個孩子，一年一年的長大起來，他們已經上了一部「勒馬懸崖」，緊接着「勒馬懸崖」，保不定再要演下去，我的故事，也就要回復到一個大雪天的深晚，在那街燈寥落一條廣闊的柏油馬路上，張秋芳一輛洋車，正在追趕着前面潘近安和陸小鶯的三輪車，陸一鶴在中華飯店的房間裏，斜倚在床上，呆望着芙蓉的照片，正在等着——等着。

版出月 年六卅國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 花落花開

全書一冊

實價法幣

(外埠加郵運費)

著 者 沈 心 池

校 正 者 厲 驥 千

發 行 人 張 瑛

出 版 者 華 英 書 局

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東 廣藝書局



